#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楊開泰

繪圖監生臣董　椿

圖書編卷五十七

黄河圖叙

明　章潢　撰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

四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地庫庫楚

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而臨州朱思本於巴爾

濟蘇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

俱載元史黄河本東北流歴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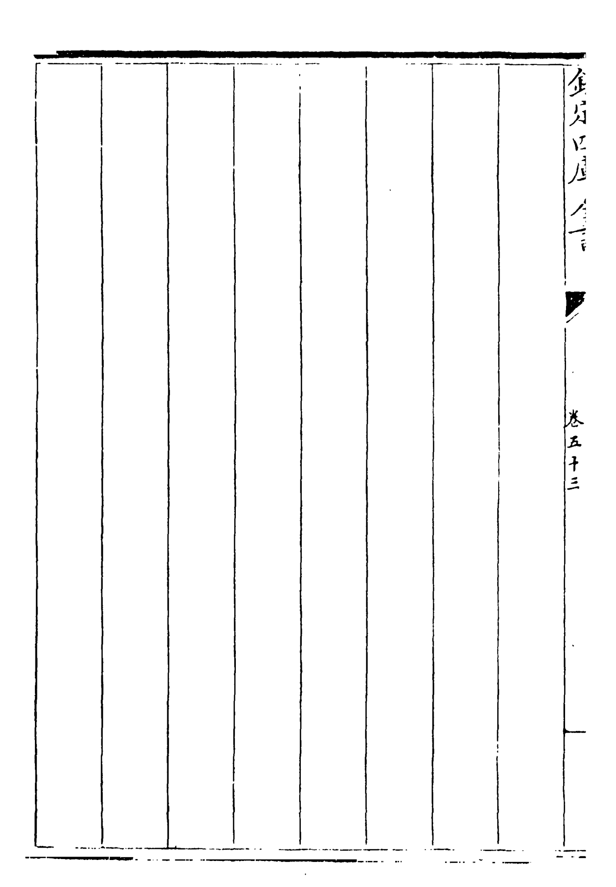
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番境凡二千五百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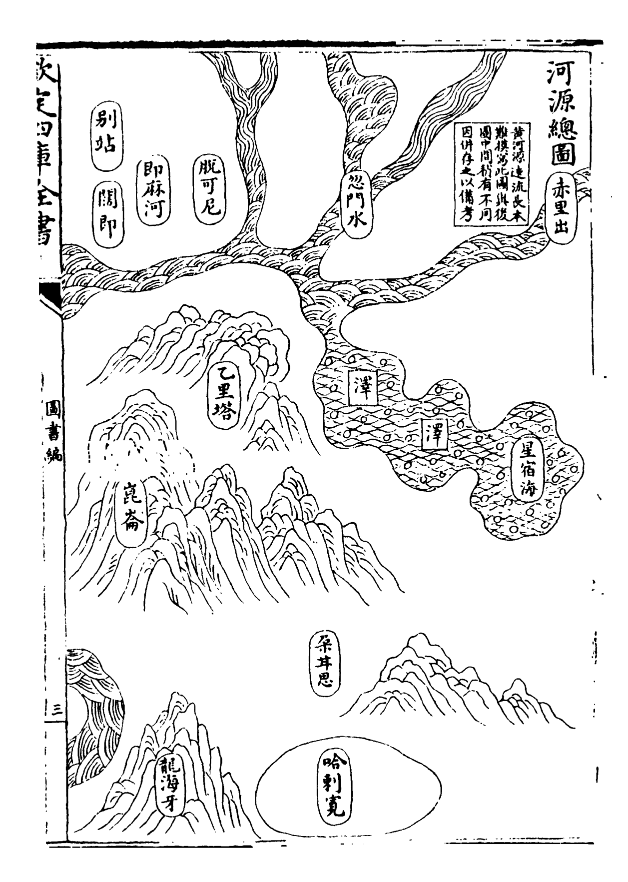
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凢一千八百餘里通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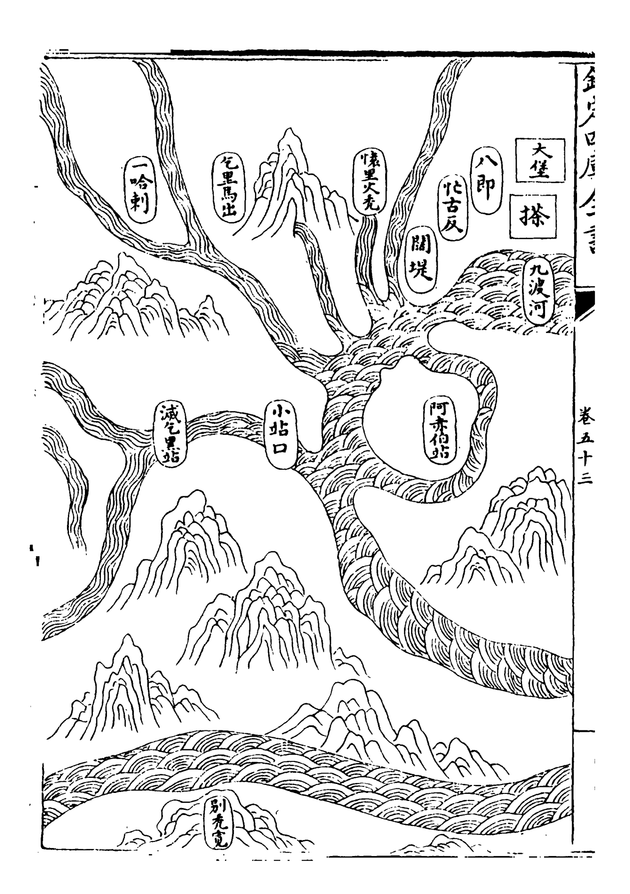
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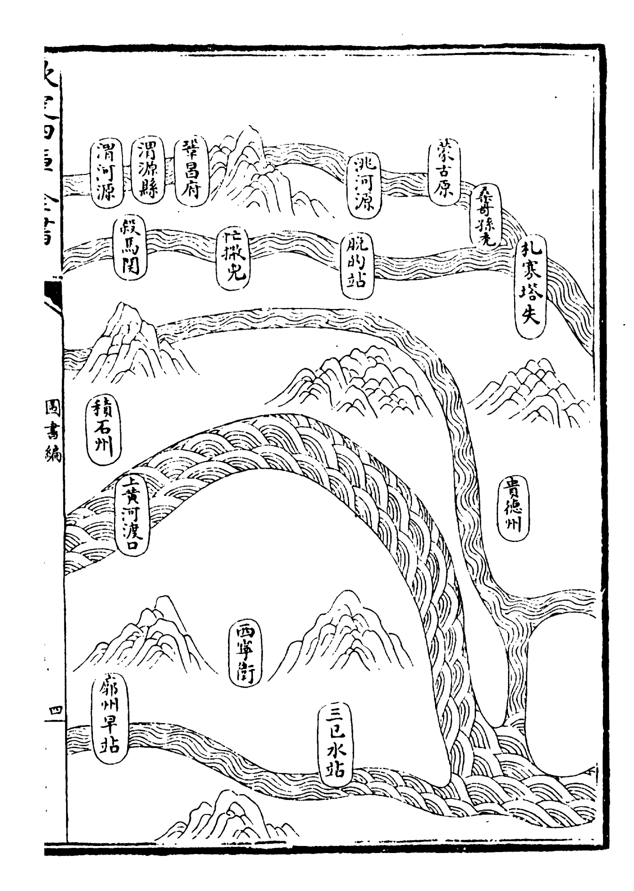
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於外舍近求逺

者何以異此朱思本姓名因河源記始傳其為圖與所記山水道里不少差舛特存之以代輶軒之對或言天下之山皆原於崑崙今觀之圖豈足與辨未能實詣而狥傳聞不獨於山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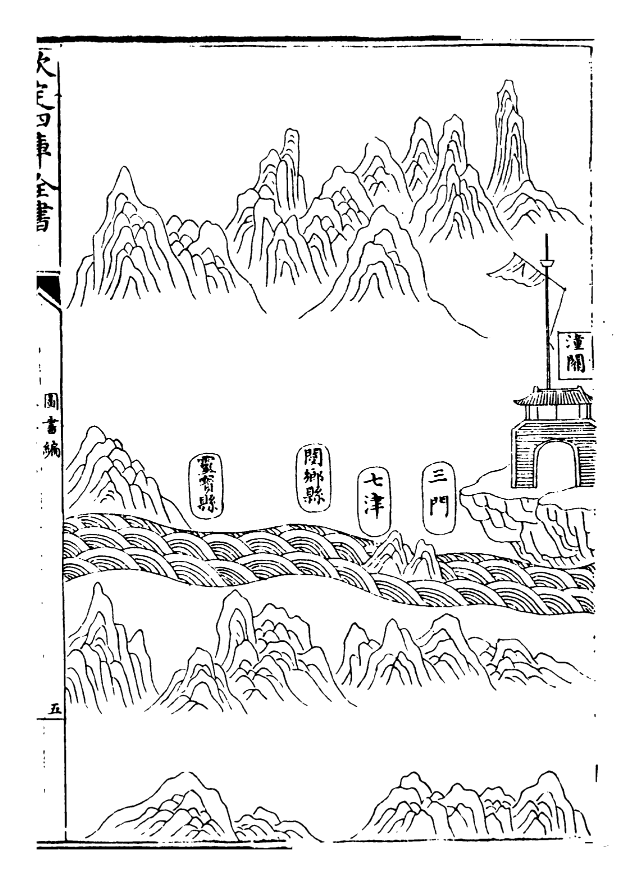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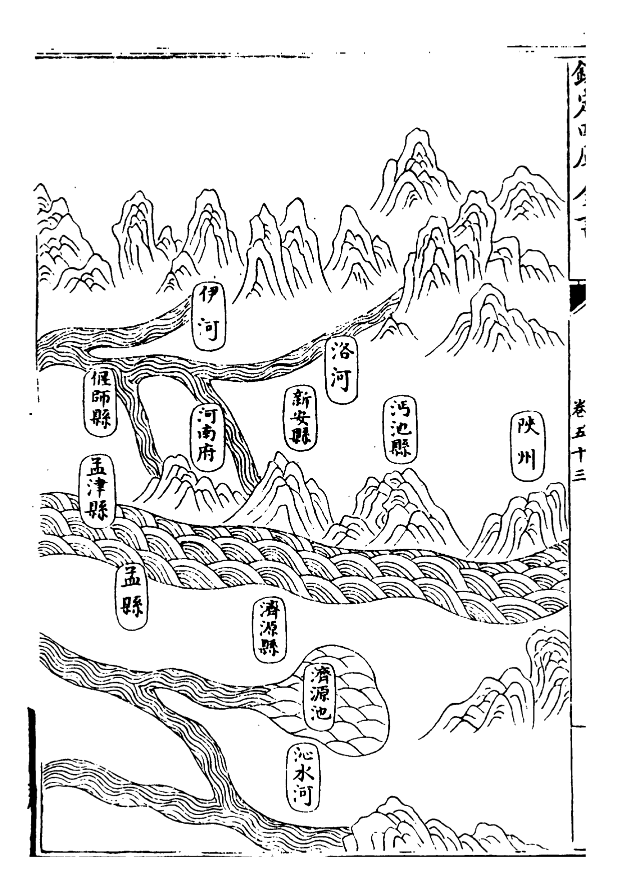

河源總圖
黃河源遠流長本難摸寫此圖與後圖中間稍有不同因併存之以備考
赤里出
怨門水
朊可尼
即麻河
別站
闊即
乙里塔
澤
澤
星宿海
崑崙
朶耳思
龍海牙
哈剌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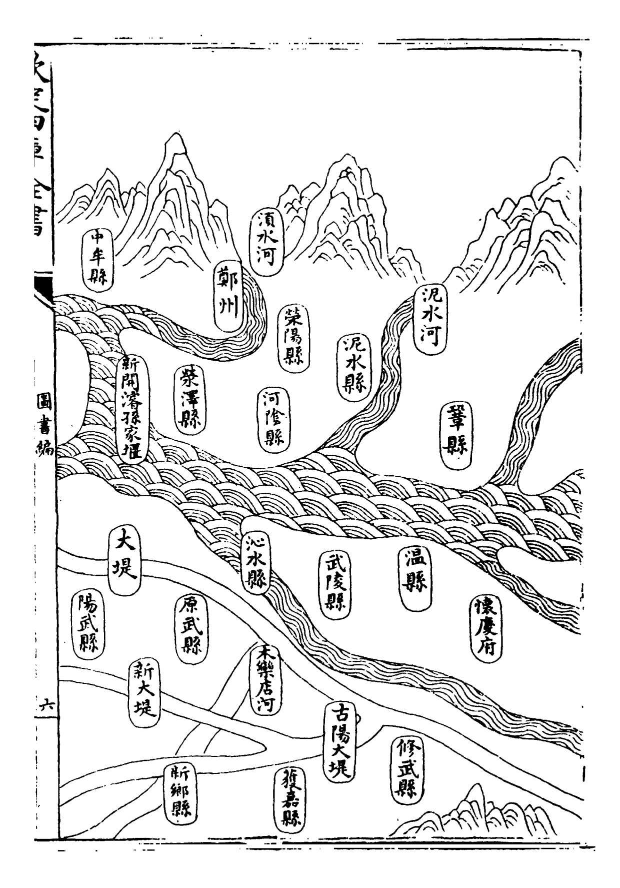

大堡
搽
八郎
忙古反
闊堤
懷里火禿
乞里馬出
一哈剌
九渡河
阿赤伯站
小站口
滅乞里站
别禿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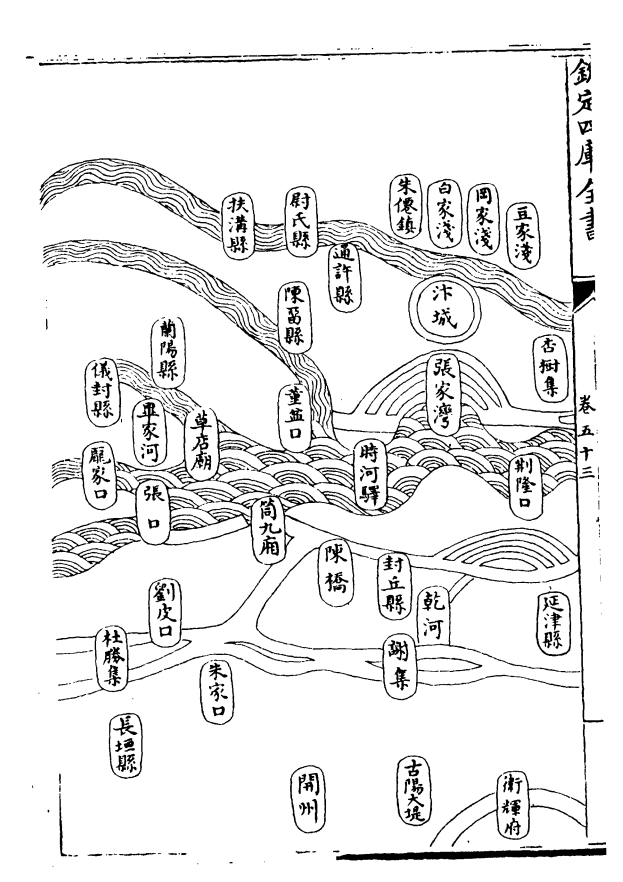

渭河源
渭源縣
鞏昌府
洮河源
蒙古原
乞哥孫兒
殺馬關
忙撒兒
脫的站
扎寨塔失
積石州
上黃河渡口
貴德州
西寧衛
鄯州旱站
三巳水站


烏鼠山
臨洮府
沙泥驛
摩雲嶺
莊浪地方
寧河驛站
寧羌驛站
河州并衛
三分山站
安鄉水站
寺子堡站
蘭州
峽口水站
五日到寺子
上橋水站
扎由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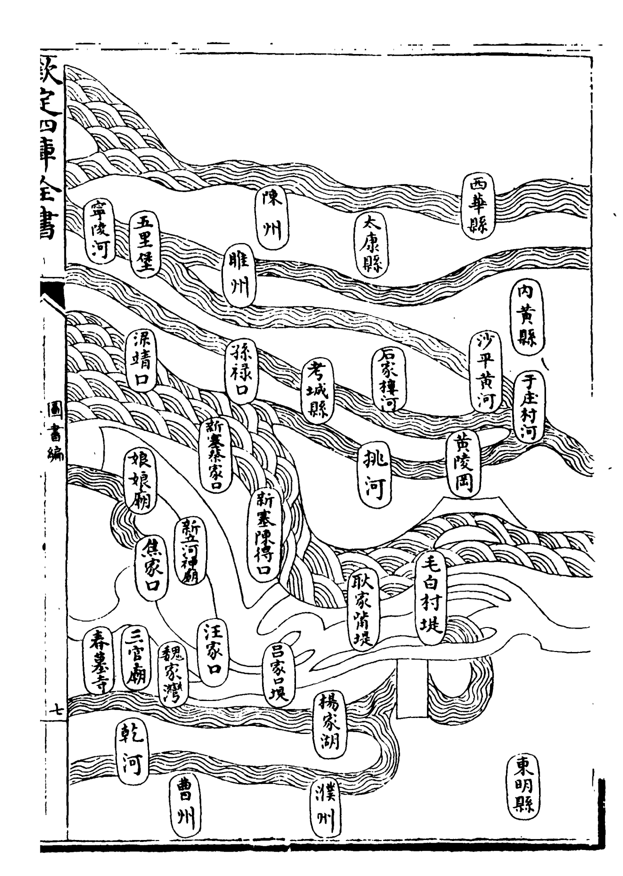

潼關
三門
七津
閿鄉縣
靈寶縣


伊河
洛河
偃師縣
河南府
新安縣
沔池縣
陝州
孟津縣
孟縣
濟源縣
濟源池
沁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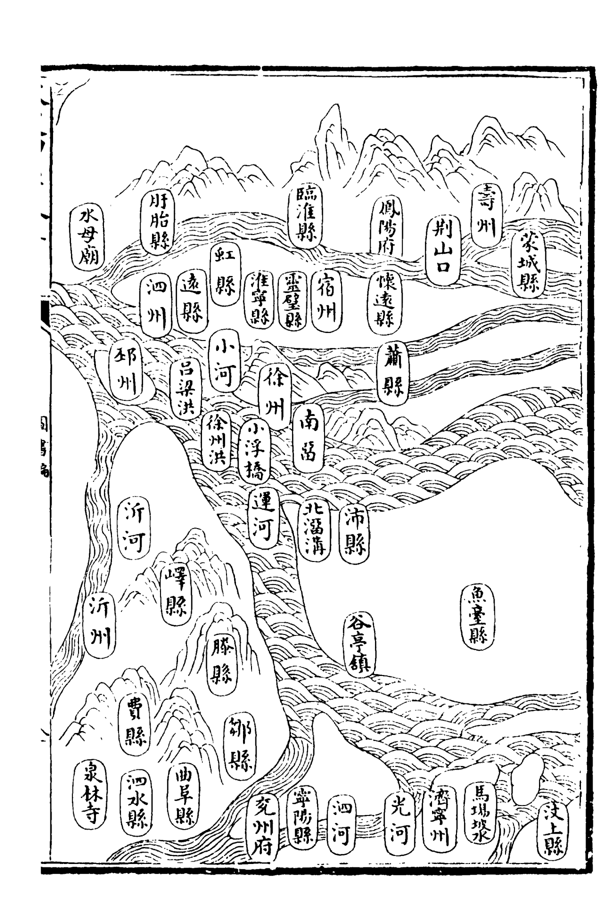

中牟縣
鄭州
湏水河
滎陽縣
泥水縣
泥水河
新開濬孫家堰
滎澤縣
河陰縣
鞏縣
大堤
沁水縣
武陵縣
温縣
懷慶府
陽武縣
原武縣
新大堤
木樂店河
古陽大堤
修武縣
獲嘉縣
新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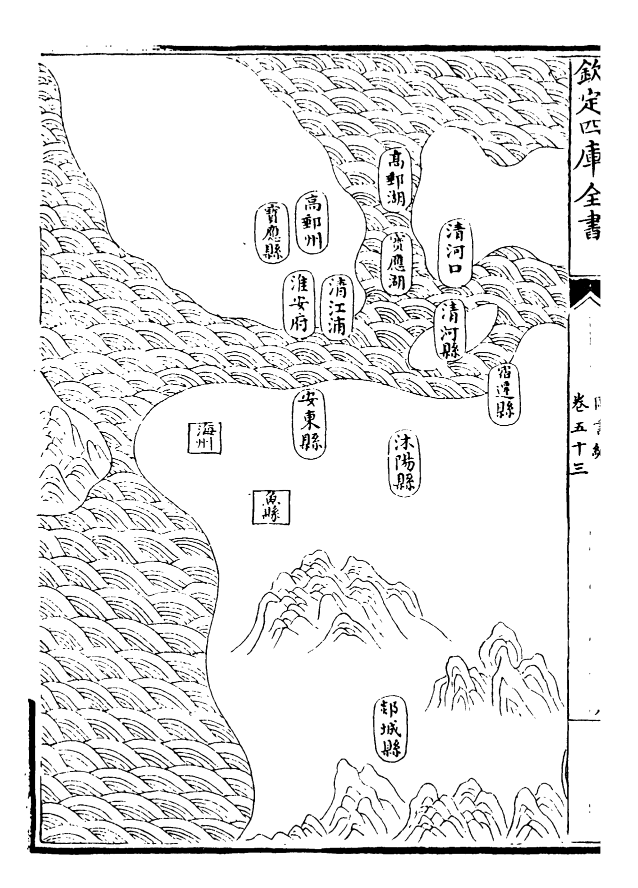
豆家淺
岡家淺
白家淺
朱僊鎮
尉氏縣
扶溝縣
通許縣
汴城
陳留縣
蘭陽縣
儀封縣
杏樹集
張家灣
董盆口
畢家河
草店廟
時河驛
荆隆口
龎家口
張口
筒九廟
陳橋
封丘縣
乾河
延津縣
劉皮口
杜勝集
朱家口
胡集
長垣縣
開州
古陽大堤
衛輝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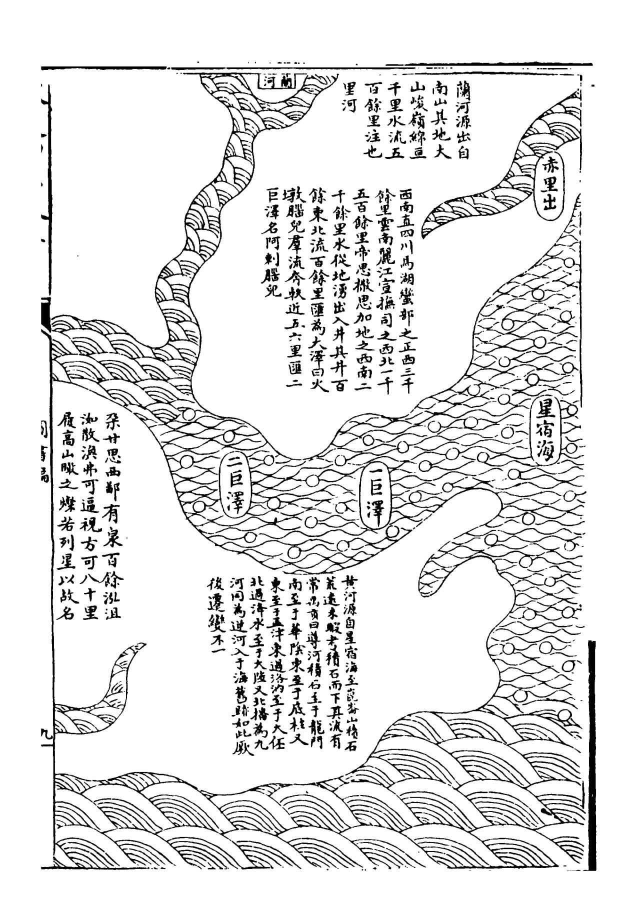

西華縣
陳州
太康縣
寧陵河
五里堡
睢州
內黃縣
沙平黃河
于庄村河
石家樓河
考城縣
孫祿口
梁靖口
新塞蔡家口
黃陵岡
挑河
娘娘廟
新塞陳得口
新立河神廟
焦家口
毛白村堤
耿家脊堤
汪家口
呂家口堤
三官廟
春臺寺
魏家灣
楊家湖
乾河
曹州
濮州
東明縣


雙河口
沒河潁上縣
潁州
太和縣
柘城縣
鹿邑縣
小埧河
亳州
渦河
歸德州
白龍王廟
永寧縣
夏邑縣
丁家道口
虞城縣
湯山縣
豐縣
單縣
舊被水淹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華塚集
官路集
安仁集
郭家嘴
城武縣
苟村集
金鄉縣
南旺湖
定陶縣
嘉祥縣
鉅野縣
安平鎮
運河
鄆城縣
雙河縣
汶河



水母廟
盱眙縣
臨淮縣
鳳陽府
荆山口
壽州
蒙城縣
泗州
遠縣
虹縣
淮寧縣
靈壁縣
宿州
懐遠縣
邳州
呂梁洪
小河
徐州
蕭縣
徐州洪
小浮橋
南留
運河
北溜溝
沛縣
沂河
嶧縣
沂州
滕縣
魚臺縣
谷亭鎮
費縣
鄒縣
泉林寺
泗水縣
曲阜縣
兖州府
寧陽縣
泗河
光河
濟寧州
馬場坡
汶上縣


高郵湖
高郵州
寶應縣
寶應湖
清河口
淮安府
清江浦
清河縣
宿遷縣
安東縣
海州
沭陽縣
郯城縣


蘭河
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河
赤里出
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思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墩腦兒羣流奔輳近五六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
星宿海
一巨澤
二巨澤
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八十里履高山瞰之燦若列星以故名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山積石荒遠未暇考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舊跡如此厥後遷變不一

馬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之聚落斜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狹束可廣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懐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

火墩腦兒火墩譯言星宿也河源在中州逶邐東鶩成州號赤賓河

朶思甘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人云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

乞里塔

崑崙

即麻哈地番地亦耳麻下莫剌其山高峻非常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

閼閼堤地閼及閼堤二池相屬

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冦盜有官兵鎮之

納鄰哈剌譯言細黄河自白狗嶺北流五百里

與亦西入思河源自鐵嶺之北正北流之黄河

崑崙迤西人少山多水溢散漫獸有氂牛野馬狼羊之類其山東益高地益漸下岸漸狹隘有狐可躍而越之處乞兒馬永合流入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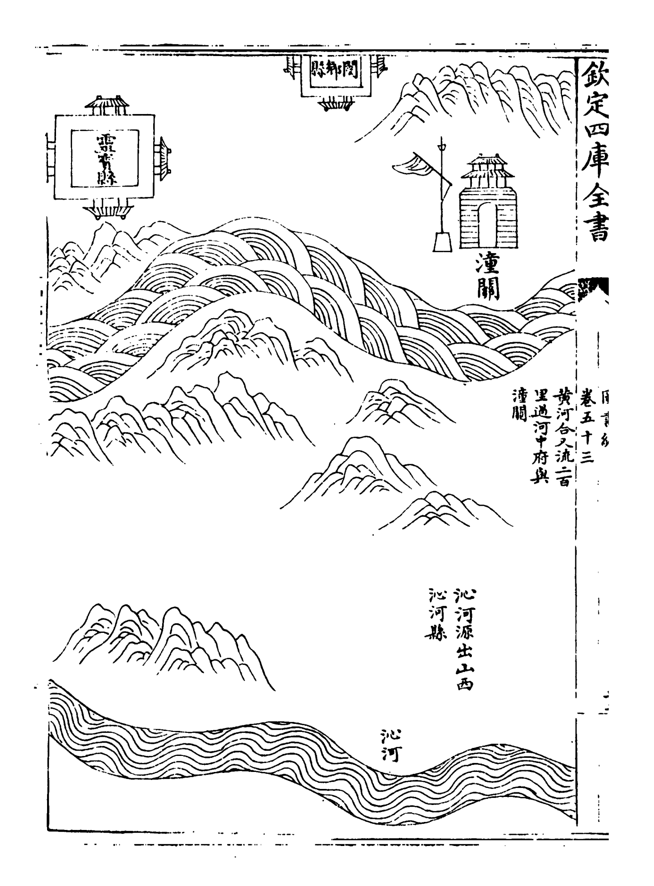
威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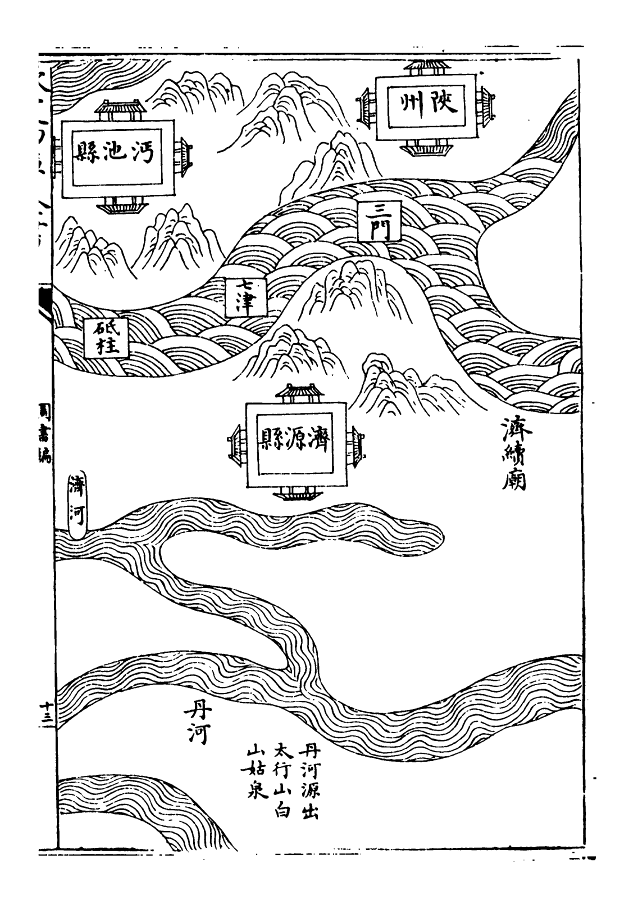

歸德即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番等處宣慰司治河州
古當州境北流四百里與黃河合
納鄰哈剌
入黃河
哈剌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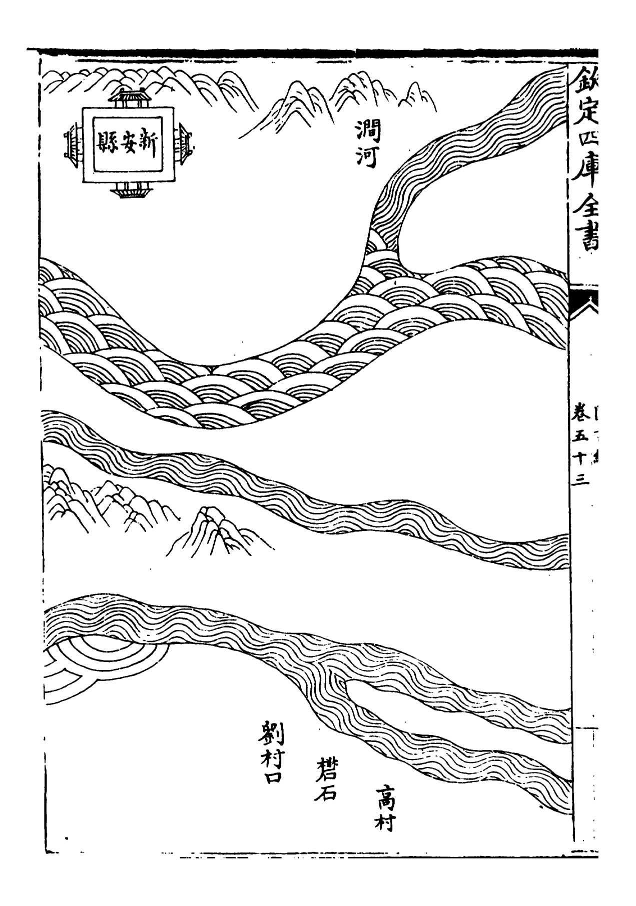
河州安鄉
關打羅坑
洮河
積石州
即禹貢
積石
積石州
來羌縣
正東流五百餘
里過三巳站與
黃河合
西寧府
禮塞塔失地
鵬棱河源出
鵬棱山
貴德州馬嶺
邈水源白
唐宿軍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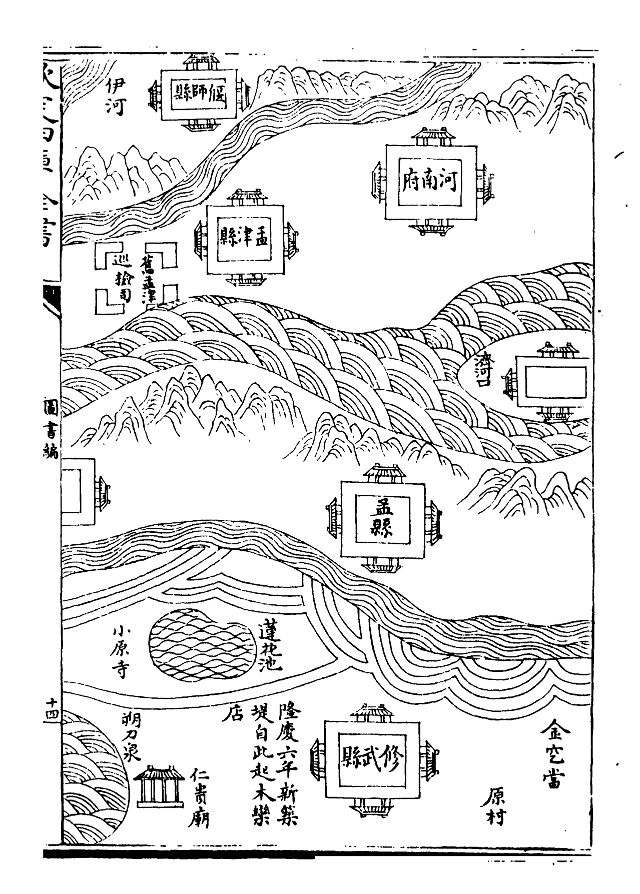

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
河合蘭州過小渡至鳴沙
河應吉望州正東
又一百餘
里與洮河
合洮河源
出羊撒山
一百里過踏白城銀州站與
黃水浩疊河合浩疊河源
出山丹州
寧夏府東南行即
東勝州縣大同路
自發源至漢地南
北闊溪細流旁貫
莫知紀山皆草石
鳴沙嶺
寧夏府
受降城
又北土橋站積石州
來羌城廓州溝米
站界都城凡五百餘
里野龐河河西傾山
凡五百餘里與黃
河合
黑水西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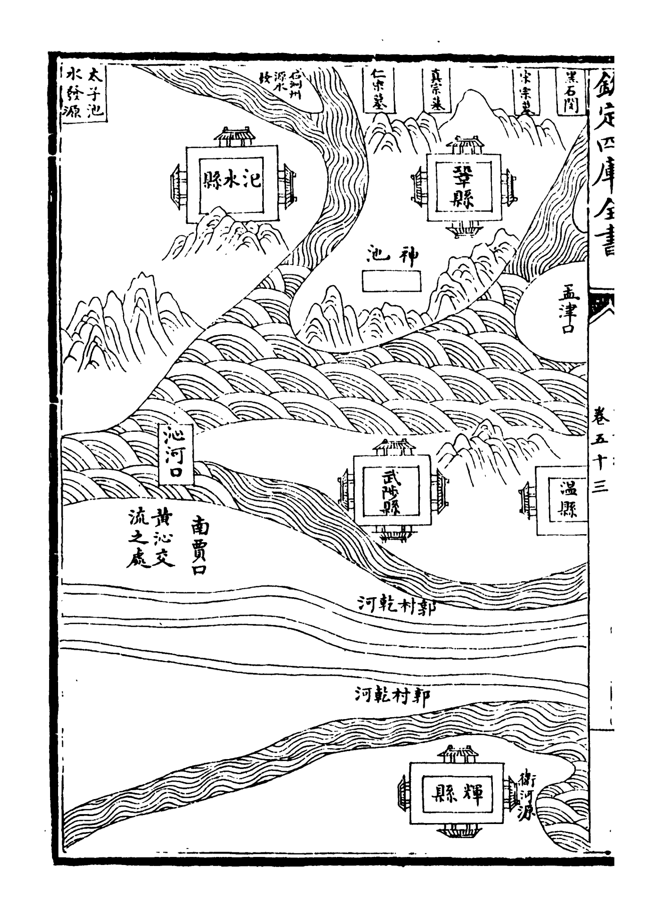

臨洮府
大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東流三百里入黃河
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里馬出貴德必赤里也
正南流保德州又過臨州凡千餘里與陀那河合陀那河源自古當州東南流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南流三百餘里與汾河合流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與寧路汾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正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
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凡七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閿鄉縣
靈寳縣
潼關
黃河合又流二百里過河中府與潼關
沁河源出山西沁河縣
沁河


陝州
澠池縣
三門
七津
砥柱
濟源縣
濟瀆廟
濟河
丹河
丹河源出太行山白山姑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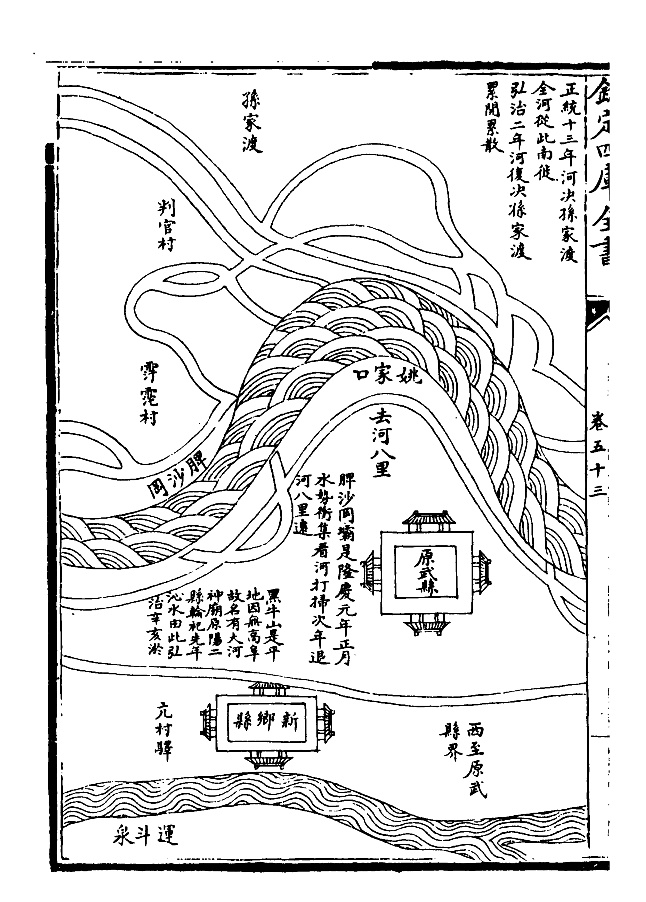

新安縣
澗河
劉村口
楷石
高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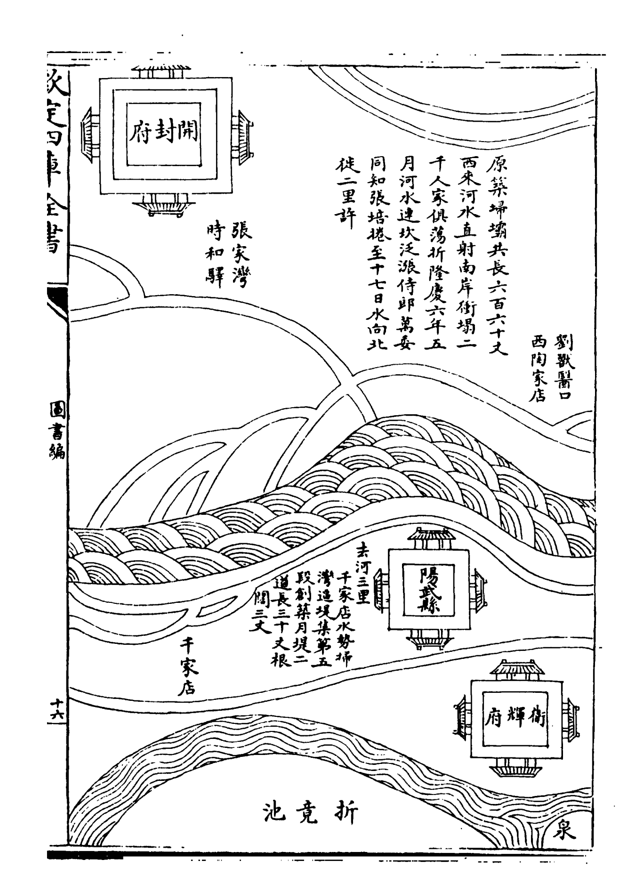

偃師縣
伊河
河南府
孟津縣
巡撿司
舊孟津
濟口
孟縣
小原寺
蓮花池
隆慶六年新築堤自此起木欒店
修武縣
金空當
原村
朔刀泉
仁貴廟


太子池水發源
石州源水發
仁宗墓
真宗墓
宋宗墓
黑石關
汜水縣
鞏縣
神池
孟津口
沁河口
武陟縣
温縣
黄沁交流之處
南賈口
郭村乾河
郭村乾河
輝縣
衛河源



柏池山水發源
乾河身
任家店
河陰縣
廣武山
滎澤縣
孤柏嘴
詹家店去河三十里至古堤五十里
南岸縷水堤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
廟王口嘉靖三十二年六月發水出岸流向陽武封丘王知縣打壩令無患惟加高防禦不曾捲埽去河五十步
月堤
獲嘉縣
竹林泉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
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河復決孫家渡
累開累散
孫家渡
判官村
霹靂村
脾沙岡
姚家口
去河八里
脾沙岡璫是隆慶元年正月水勢衝集看河打掃次年退河八里遠
原武縣
黑牛山是平地因無高阜故名有大河神廟原陽二縣輪祀先年沁水由此弘治辛亥淤
新鄉縣
亢村驛
西至原武縣界
運斗泉


開封府
原築埽壩共長六百六十丈西來河水直射南岸衝塌二千人家俱蕩析隆慶六年五月河水連坎泛漲侍郎萬恭同知張培捲至十七日水向北徙二里許
劉獸醫口
西陶家店
張家灣
時和驛
陽武縣
去河三里
千家店水勢埽灣逼堤集第五段創築月堤二道長三十丈根闊三丈
千家店
衛輝府
折竟池
泉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隆慶六年新築堤

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

陳橋集

祥符界

判隆口

下埽七處共七段議定四百四十九埽弘治甲寅年由此決板丘集過張秋嘉靖二十四年決一次築塞

封丘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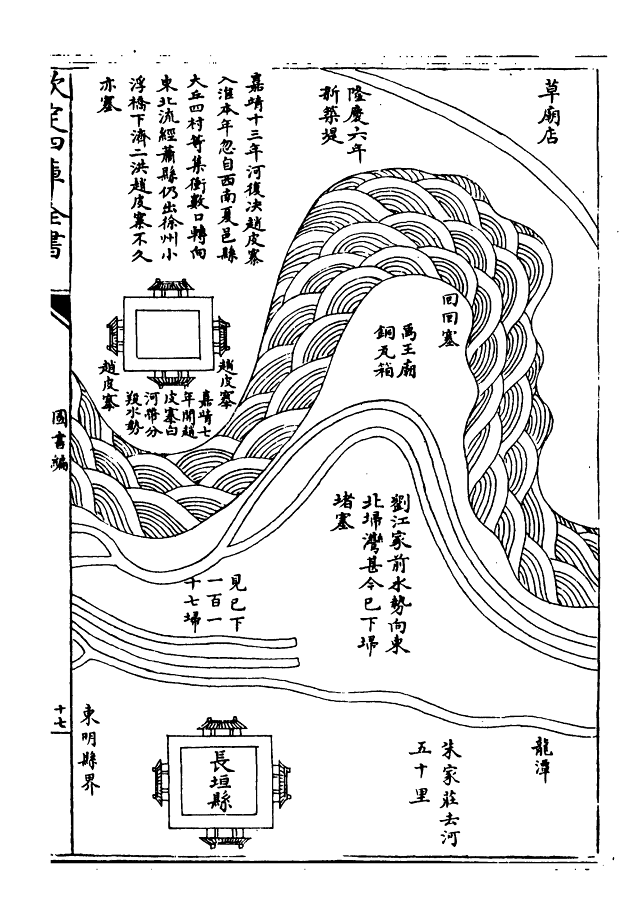
加幇三百丈

沙門巡檢司

馬家口

胙城縣

龍潭


草廟店
隆慶六年新築堤
嘉靖十三年河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西南夏邑縣大丘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不久亦塞
回回寨
禹王廟銅瓦箱
趙皮寨
趙皮寨
嘉靖七年開趙皮寨口河帶分殺水勢
劉江家前水勢向東北埽灣甚今已下埽堵塞
見已下一百一十七埽
龍潭
朱家莊去河五十里
長垣縣
東明縣界

嘉靖十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入淮二洪告涸閒浚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閒二年亦淤

李景高口

李景高口嘉靖十九年二洪涸開此口濟洪次年淤

儀封縣東北獲城堤起至石家樓止計長五十八里

築堤捲埽水去古堤十五里

王現口

沱泥河

煉城口

榮花樹

埽壩長一千二百六十丈古堤去河二十五里

劉皮口

壩長一百九十三丈水勢湧烈下埽三十五里去縷水堤一里半或二三里不等

隆慶六年築堤增壩

地字號長堤

隆慶六年新築堤

本縣䕶城堤起至寧海杭園集東舊堤頭止計長四十三里二百四十步

儀封縣石家樓

考城縣汪家集

考城縣西白汪家集起至本縣西䕶城堤止計長十七里二百四十步

黃陵岡

九九口

二家莊

考城縣

弘治五年河復决金龍口潰黃陵岡堤趨張秋凡二年塞無估計預防

陳隆口

九壩口

芝蔴莊陳

仕家灣

原衝張秋裏河故道

洪武元年河决曹州雙河口

張秋故道歲納蓮藕蘆柴銀兩

圖書編

桃園集

桃園舊堤頭至陳家地止計長十四里

陳家地至商丘縣小壩集東胡世清地北長四十四里

陳隆口

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九日黑羊山一帶坡水決開合蔡月堤兒由本口出黃河決口百丈去河不足五十步甚為喫緊

全家

黑羊山坡水頻續為害每年是山東鄉民開塞

武家壩

孝順口

李家廠

崔家壩

李家莊

大王廟

武家壩隆慶六年水勢洶湧埽灣今下簾防禦

曹縣界

北大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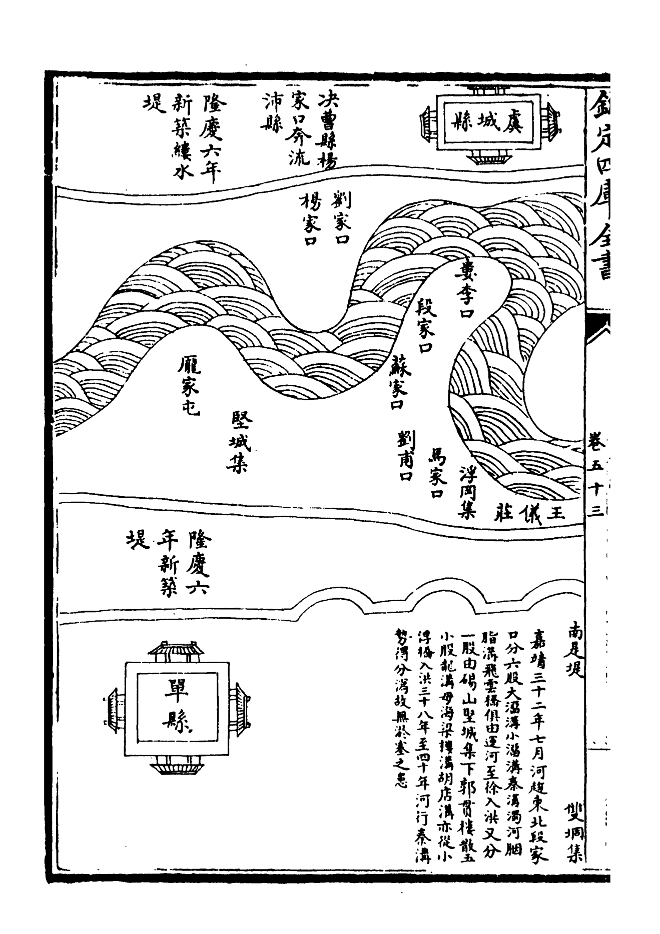
王訓口

鄭家口

鄭家口

崔家口


黃河故道
新集
黃堌口
羅家壩
梁靖口
底家口
有埽處長八十丈
揚頭堤
瓦堌口
劉溝
袁河堤三里
牛市屯
隆慶五年四月沙起於夏家前郭家入河長十里
娘娘廟
王家廠
月堤
馮家廠
遙月堤
曹縣
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谷亭運道無阻
孔宣莊月堤
崔家口
王家口
正德七年築北大堤自魏家灣起至雙堌集止長八十里後又接築三十里
武城縣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龍溝母溝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河行秦溝勢得分瀉故無淤塞之患

碭山西界

碭山縣

隆慶六年新築堤

胡世清地起趙虞城至碭山縣西界長七十里一百四十步

趙家口

趙家口

陳孟口

邵家口

蘇家口

華山

許家樓

戚山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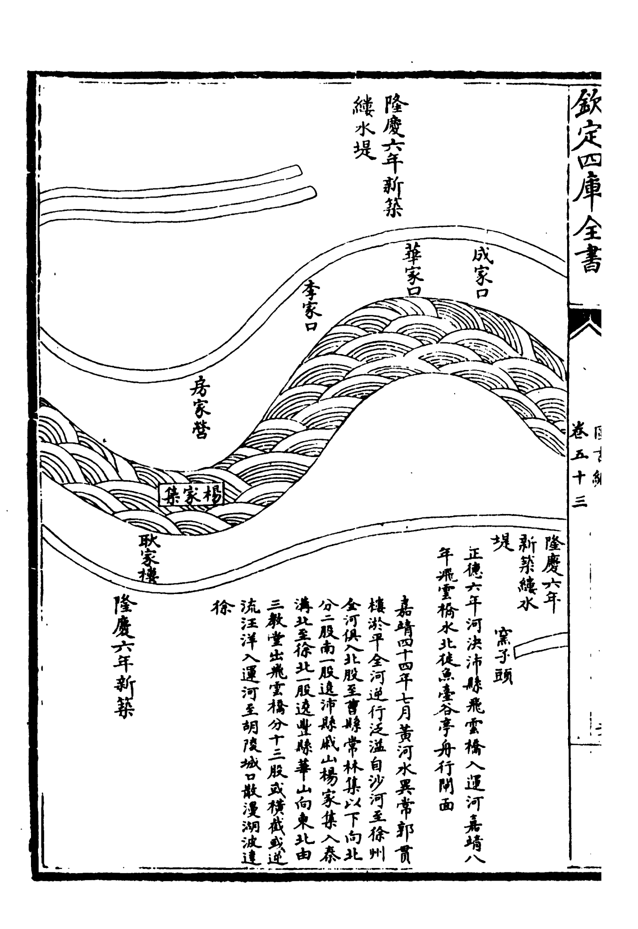
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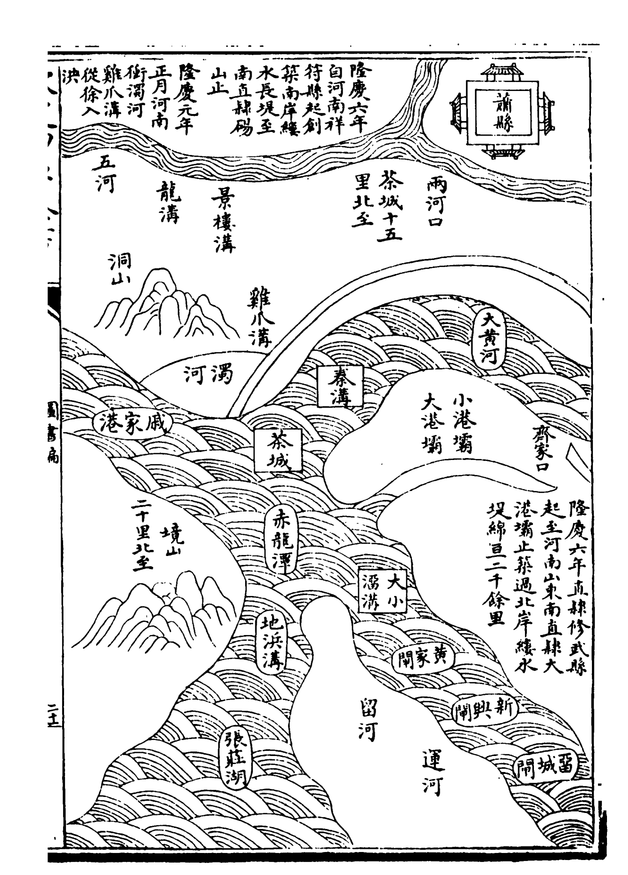
嘉靖四十五年河復決沛縣三三等鋪衝運河亦由胡陵城口入湖陂本年九月馬家橋堤城障水始南趨秦溝

沛縣斷流

沛縣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塲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年水俱不去至十三年廟道淤塞


隆慶六年新築縷水堤
成家口
華家口
李家口
房家營
楊家集
耿家樓
隆慶六年新築
隆慶六年新築縷水堤
窯子頭
正德六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面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黃河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泛溢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常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北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胡陵城口散漫湖波達徐



蕭縣
隆慶六年自河南祥符縣起創築南岸縷水長堤至南直隸碭山止
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從徐入洪
五河
龍溝
景樓溝
茶城十五里北至
兩河口
洞山
雞爪溝
濁河
大黃河
秦溝
戚家港
茶城
小港壩
大港壩
齊家口
隆慶六年直隸修武縣起至河南山東南直隸大港壩止築過北岸縷水堤綿亘二千餘里
境山二十里北至
赤龍潭
大小溜溝
地浜溝
黃家閘
新興閘
留河
張莊湖
運河
留城閘


雲龍山
九里溝
胡店溝
楊氏溝
九里山
兵備道
户分司
工部分司
徐州
户部分司
小浮橋
徐州洪
東岸驛
呂梁洪
彭城驛遞三十里北至
徐洪分司半里北至
莫直
子房山
隆慶六年創築徐呂起至宿遷縣止兩岸隄各長三百七十里又徐州北至茶城築兩岸堤各長三十里

隆慶四年七月河決睢寧縣曲頭等水兩分閘運道百里淤重諸船九百餘隻次年開復

白浪淺

房家口壩

王家口壩

張擺渡

馬家淺

曲頭集

田淺

房村四里北至

關家口

雙溝二十里北至

清陽十里至

曹家口

塘池

油房口

新安集遞運所

二十里至

陸家灣

栲栳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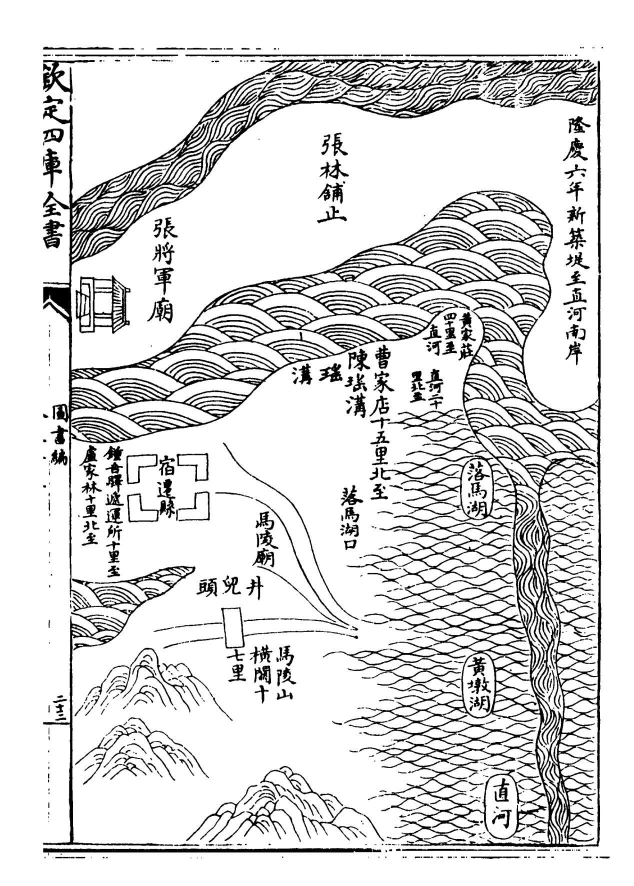
呂梁分司二十里北至

嘉靖三十二年河決房村本年新築淤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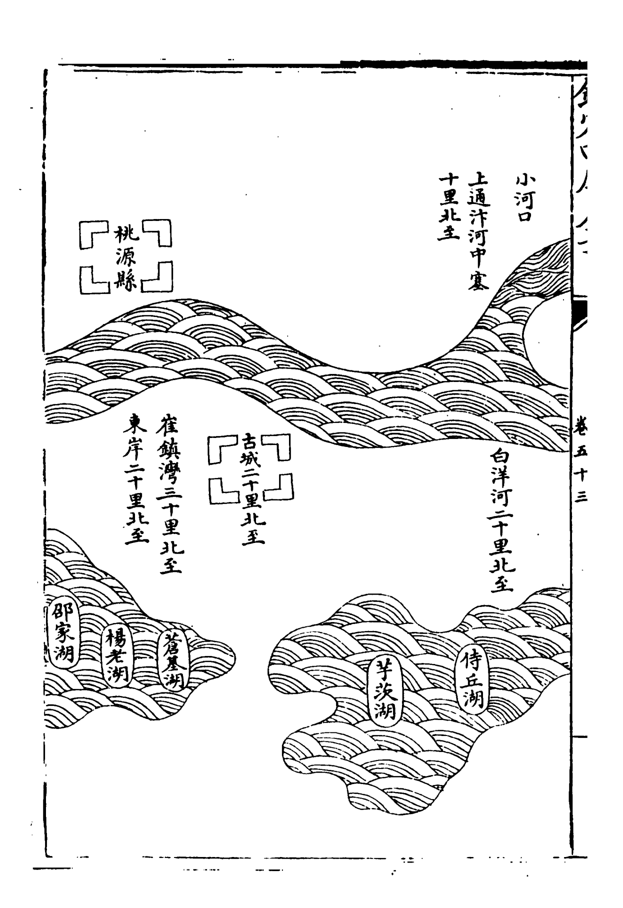
蠻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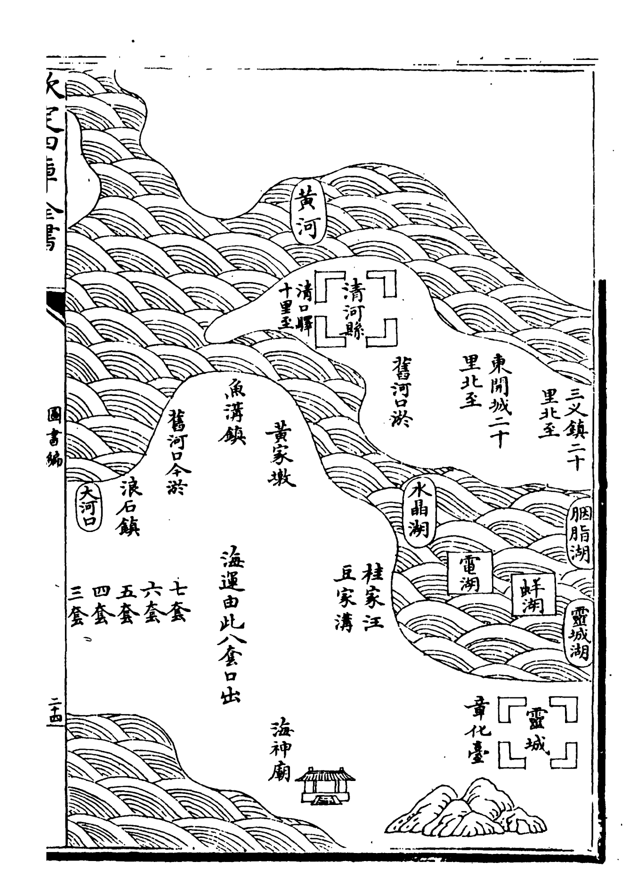
成子河


張林鋪
半戈山
邳州
下邳驛二十里
下溝十里北至
武河口
沂河口
蛤湖
柳河
周湖
距山湖
連汪湖
沂河
蘆塘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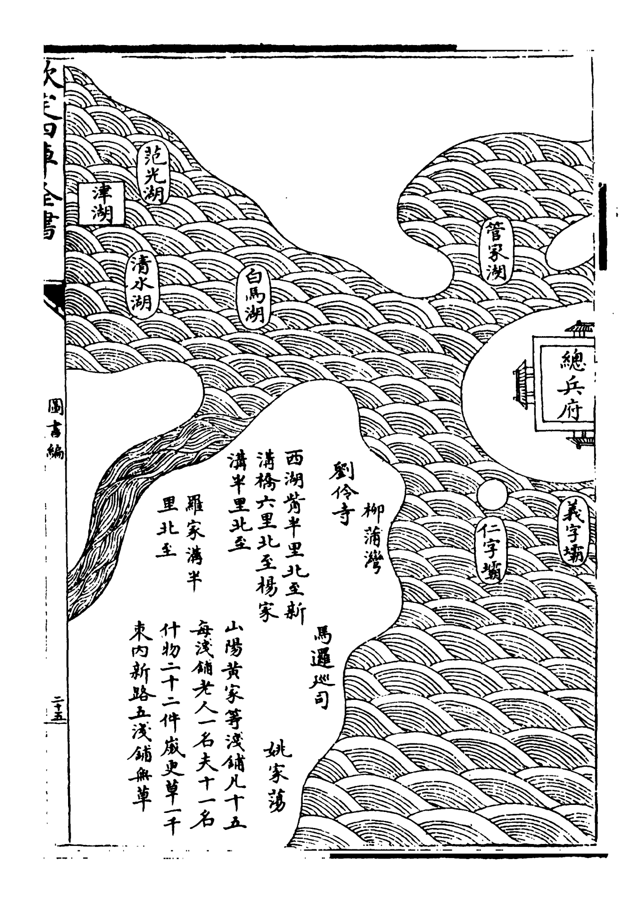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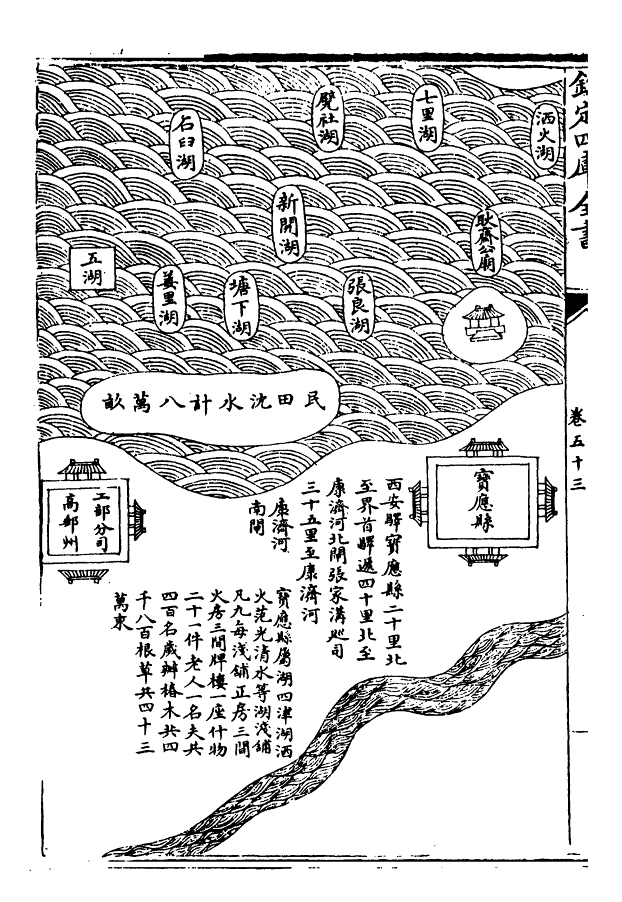
隆慶六年新築堤至直河南岸
張林舖止
張將軍廟
黃家莊四十里至直河
直河二十里北至
曹家店十五里北至
陳瑤溝
瑤溝
落馬湖口
落馬湖
宿遷縣
鍾吾驛遞運所十里至
盧家林十里北至
馬陵廟
井兒頭
馬陵山橫闊十七里
黃墩湖
直河


小河口
上通汴河中塞十里北至
桃源縣
白洋河二十里北至
古城二十里北至
崔鎮灣三十里北至
東岸二十里北至
侍丘湖
芋汥湖
蒼基湖
楊老湖
邵家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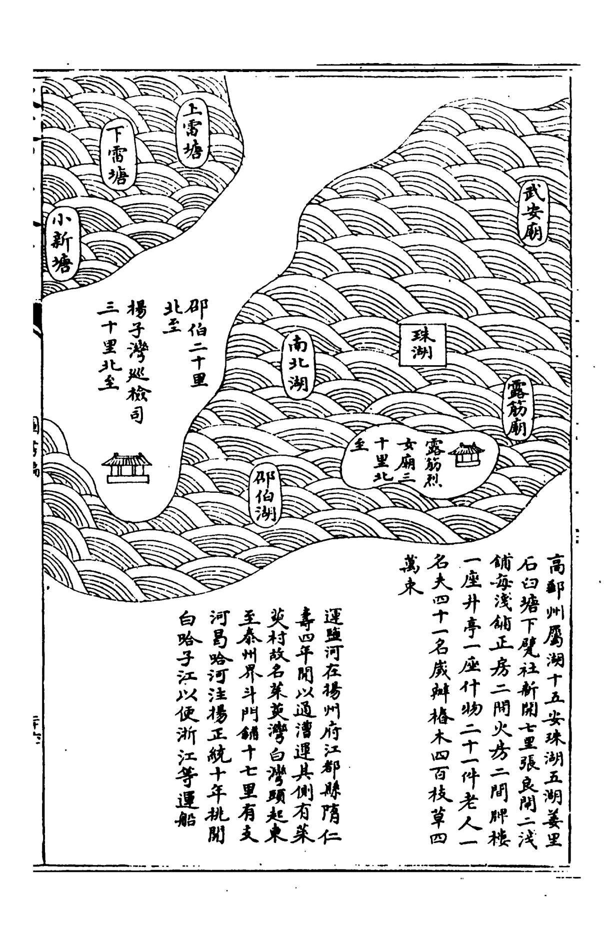

黃河
清河縣
清口驛十里至
舊河口淤
東開城二十里北至
三义鎮二十里北至
魚溝鎮
黃家墩
舊河口今淤
浪石鎮
大河口
水晶湖
胭脂湖
雷湖
蚌湖
靈城湖
桂家汪
豆家溝
海運由此八套口出
七套
六套
五套
四套
三套
海神廟
靈城
章化臺

淮河
二十五里清江浦口
一里至新莊閘
五里至福興閘
二里至清江閘
五里至移風閘
板閘三里北至
信字壩隆慶三年淤令開通黃河泛議船由此掣壩
舊城
信字壩
智字壩
禮字壩
雲梯關
央道墩
二套墩
淮安五壩仁字壩在新城東門外義字壩與仁字壩相連禮字壩在新城西北距仁字壩五里智字壩在通橋北新城五里信字壩與智字壩相連俱永樂十三年建
大海


范光湖
津湖
清水湖
白馬湖
管家湖
總兵府
義字壩
仁字壩
劉伶寺
柳蒲灣
西湖嘴半里北至新溝橋六里北至楊家溝半里北至
羅家溝半里北至
馬邏巡司
姚家蕩
山陽黃家等淺鋪凡十五每淺鋪老人一名夫十一名什物二十二件歲吏草一千束內新路五淺鋪無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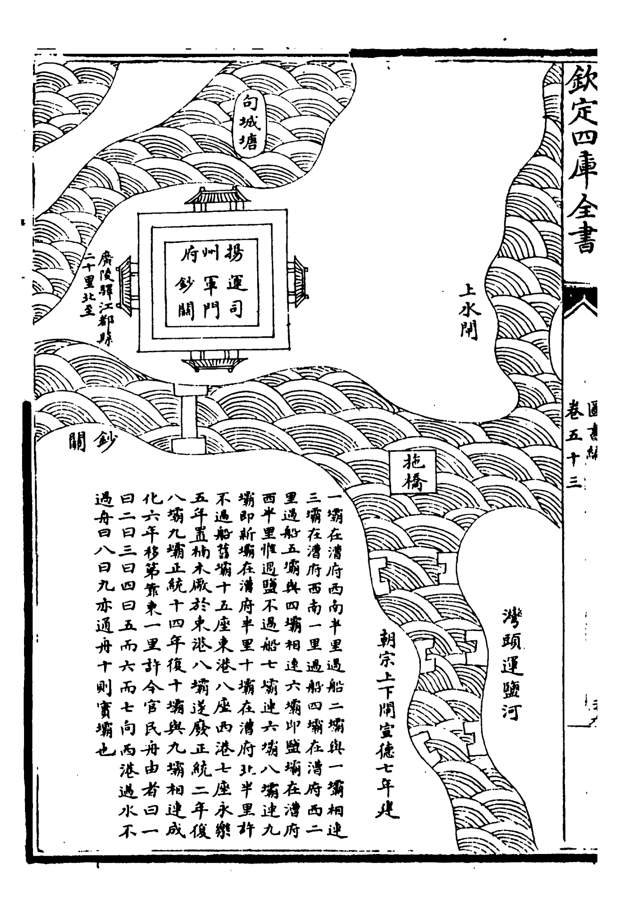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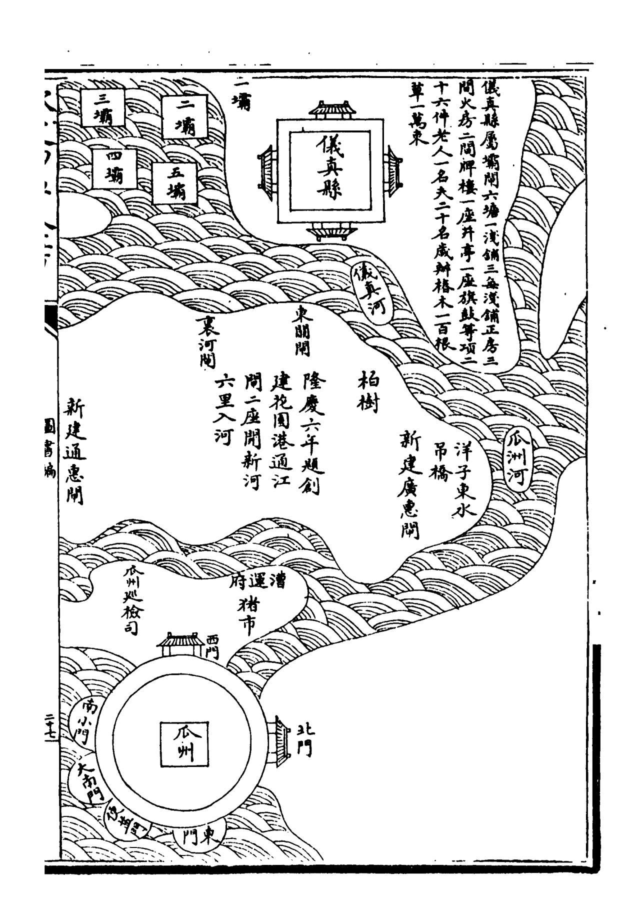
洒火湖
七里湖
甓社湖
石臼湖
耿裔公廟
新開湖
五湖
姜里湖
塘下湖
張良湖
民田沈水計八萬畝
寳應縣
工部分司
高郵州
西安驛寳應縣二十里北至界首驛遞四十里北至康濟河北閘張家溝巡司
三十五里至康濟河
康濟河南閘
寳應縣屬湖四津湖洒火范光清水等湖淺鋪凡九每淺鋪正房三間火房三間牌樓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共四百名歲辦樁木共四千八百根草共四十三萬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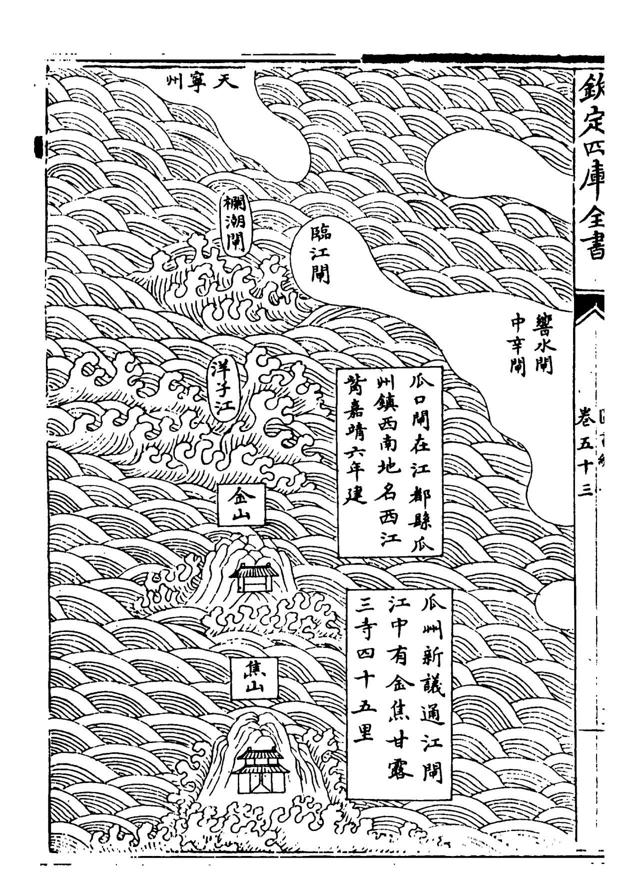



高郵州屬湖十五安珠湖五湖姜里石臼塘下甓社新開七里張良閘二淺鋪每淺鋪正房二間火房二間牌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四十一名歲辦樁木四百枝草四萬束

運鹽河在揚州府江都縣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運其側有茱萸村故名茱萸灣白灣頭起東至泰州界斗門鋪十七里有支河曰哈河注揚正統十年挑開白哈子江以便浙江等運船


句城塘
揚州運司
軍門
府鈔關
廣陵驛江都縣
二十里北至
上水閘
鈔關
拖橋
灣頭運鹽河
朝宗上下閘宣德七年建
一壩在漕府西南半里過船二壩與一壩相連三壩在漕府西南一里過船四壩在漕府西二里過船五壩與四壩相連六壩即鹽壩在漕府西半里惟過鹽不過船七壩連六壩八壩連九壩即新壩在漕府半里十壩在漕府北半里許不過船舊壩十五座東港八座西港七座永樂五年置楠木廠於東港八壩遂廢正統二年復八壩九壩正統十四年復十壩與九壩相連成化六年移第十壩東一里許今官民舟由者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六而七向西港過水不過舟曰八曰九亦通舟十則實壩也


儀真縣屬壩閘六壩一淺舖三無淺舖正房三間火房二間牌樓一座井亭一座旗鼓等項二十六件老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
二壩
三壩
二壩
四壩
五壩
儀真縣
儀真河
東關閘
裏河閘
柏樹
隆慶六年題創
建花園港通江
閘二座開新河
六里入河
新建通惠閘
新建廣惠閘
吊橋
洋子東水
瓜洲河
漕運府
猪市
瓜州巡檢司
西門
北門
瓜州
南小門
大南門
東門


天寧州
欄潮閘
臨江閘
響水閘
中辛閘
洋子江
瓜口閘在江都縣瓜州鎮西南地名西江觜嘉靖六年建
金山
焦山
瓜州新議通江閘江中有金焦甘露三寺四十五里

## 河源 元史

元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源奔輳近五七里滙為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歧為八九股行

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即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利别里赤兒之地合細黄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大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盖彼地有二折焉

黄河源流大約説

約河源倣經為之辭曰河源于星宿海滙為二澤流合三水岐為九渡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之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于積石

河源辯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

疑也曰予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歴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濵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晋西七萬里得崑崙

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巳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幷千七百川色黄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杞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

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塩澤塩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

記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信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

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光樹玉樹懸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别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

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盐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河源總論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

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之水赤黄黒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為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番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盖得目覩非傳聞者也元太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黄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錫里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

河源在域内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庫庫楚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竇歴歴如列星然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腦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滙為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

河析為九即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逺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為舟以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两山峡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為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狍羱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岩至狹或狐可躍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歴積石至

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
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
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
書言葱嶺至蒲昌海水洑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
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
其洑流信然其復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黄河與天通
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積瑶華蓋仙人
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

之若源於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折而抵山之東北其繞山之三面玦玦焉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脈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耶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畧之爾

黄河九曲

黄河九曲其説出河圖絳象今録於此河導崑崙山

名地首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為鉅樓星二曲也郊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為別符星三曲也郊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石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坯山名地宏上為輔星八曲也東流過滏水千

里至太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攷云黃河九折徼外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逹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匈奴分境或當匈奴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

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肅凉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徃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三門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黄

堐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道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北為神門又次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為夜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廹窄水勢極峻急人門遂稍平緩直東河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東流又十步其水瀠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脩廣水安妥盖唐宋漕運之道山嵒上有閣道其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

石聳起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河南北廣約二丈其峯石如甃又如繩之取直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黄相襍其嶺多鶻鸛巢疊石為爐形非飛纍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或謂老君煉丹爐蓋神之也新開河左就嵓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嵓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顔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嶢然如鴟蹲者人號

掛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剥落不可摸不知何時立祠搚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元興定十二年修禹廟之記也

禹門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謂三月魚上渡而為龍也其東岸曰看鶴臺左孤峭不可下瞰西為梁山即河

梁也北曰建極宫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
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煙雲水石之聚蟲蛇罔象之居
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始異今也並河
之東為太史公墓前為廟有晉永嘉中殷濟樹碑今
皆圮於河徘徊良久作龍門之歌下山日昃道過子
夏墓墓在新豐里新豐南曰通化里即文中子講學
處也
底柱

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徹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駝二峯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今年内濵初公谷泉儲公約往觀之乃七月三日至平陸同劉虞州緣河北岸崎嶇而東至其下登拜禹廟出先臨門蹈禾黍中迤邐南望彷彿窺其形狀但為雙樹所蔽翳爾既坐三公問底柱何在羣指而未得予曰兩岸雙樹蔽翳而突兀祠前者是也乃自先臨門之磴而下東

緣河滸至於懸崕去河咫尺倚崕而立南望底柱形
狀峭拔與河中諸峯不同時暴雨新落大河泛漲是
柱頗偏西岸予又疑曰往何以謂之柱在中流邪虞
州子曰河至秋閑冬後則東流倒于西岸而是柱正
當中爾諸人欲前進求至其所而路益隘阬内濱子
乃命繪人扶二吏往直至紫金峯東與柱相對而東
岍山碑有古刻底柱二字及唐宋人銘詩繪人皆賸
來以觀遂開尊河滸之上内濱子浩然嘆曰斯河也

自崑崙積石而來北過龍門東至底柱納水不啻萬流過山不啻千重雖崇嶺峻巘俱避左右無一能當之者獨此柱高不及數尋圍不及百丈乃巋然中流上撐昊天下係厚地汚濁不染波盪不去亘萬古而不磨乃人之一心本與乾坤相通或為巧言所入或為正議所拂遂移其正理變其常性乃不若此柱何耶

古河辯

漢許昌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今獻州樂壽縣景城鎮古有成平城

胡蘇在東光今景州東光縣東連滄州古有胡蘇亭鬲津在鬲縣德州有鬲縣城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潔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葢皆北流衛漳注之今之御河漢初猶入河漢魏時名漳水隋唐以來名御河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宋會要神宗熙寧三年議開御河臣寮奏云可于恩州武城縣開約二十餘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詳此則御河入黃河北流故道無疑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

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今曰大梁五龍堂宋碑作大連疑即隋末羣盜所據之豆子䴚也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土人云因河會得名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潔等河歟無棣溝通海隋末廢塞唐薛元鼎開之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凡此溝澱今皆為鹽司堰塞平時潴水不通纔遇霪雨水即潰溢故河間清滄之地常被水害無有寧歲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埭

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德州有盤河鎮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所謂士傷者土人云昔人戰場因傷賢人故云

按水經漢安帝時劇縣賊畢豪等東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史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戰敗為賊所擒輔求代雄豪縱雄殺輔于此津蓋此河也

蔡氏書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横之言引碣石為證謂九河已淪于海按禹貢文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

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大鹿又曰巨鹿呂氏春秋曰鉅鹿之北遂分為九河路史云九河始元城大名縣西三百有故瀆鄭夾漈謂大陸非趙地之廣河澤乃汲郡之吴澤也如此則又遠之矣又東至海中始叙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絶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横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兖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没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三或五

變遷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辯

黃河流入中國

黃河源出西番星宿海貫山中至西戎名細黃河繞崑崙至積石經陝西山西境界至河中潼關流經河南之閿鄉靈寶陝沔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溫氾水武陟河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陵歸德諸縣至直隸亳縣馬丘村合馬腸

河城西北合渦河東至直隸懷遠縣之荆山合淮其在盂津西有楊家灘西北有維家灘杏園灘馬糞灘築護民堤三百十五丈永安堤一百二十丈以防漫流又有支流一自祥符縣西南八角决八安家河一股從朱仙鎮閙店流經尉氏一股從三里岡劉岡流經通許北境西至扶溝鐵佛寺合流經西華會沙河穎河入北湖又經商水項城之南頓至直隸壽州西至正陽鎮合淮一自祥符縣白墓子岡决入流經通

許杞大康之馬厰集舊名馬厰河又經柘城縣鹿邑東北境合渦河至亳縣北關仍入本河合淮俱入海

黄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至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决酸棗東南流經豐丘入北直

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泒其一東南流至滁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潰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至通許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經諸州入南直隸大和縣入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

張秋入海

河源考

夏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州同為逆河入於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

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積石因其方向辯其故迹則猶可考也

程氏曰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輙並河求之安得舊山之真歟

西漢書張騫傳

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名河所出山崑崙云

西漢書西域志

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下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山海經

崑崙山縱横萬里高萬一千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

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為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

北入河東即龍門所在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陜州東河北陜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臯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漬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為九河鉅鹿今

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津又合為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貝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漢代河決金堤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舊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兹距漢以亡其八枝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地出馬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于華陰北至

于砥柱東至于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臯也山再成曰伾北過絳水至於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為一名為逆河逆行也言海日有朝夕潮以迎

河水

河決考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在大名府開州城南二十五里決于館陶今東昌府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即今衛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今東昌府地方分流於博州今聊城縣後又決平原今德州決渤海今景州滄州武定州皆是決清河今廣平府清河縣及真定棗強縣是決信都今真定冀州深州地皆東北並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村今開州地北

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濼在東平州西分為二派一入南清河入於淮在今淮安清河縣即泗水下流發源泰安州經徐邳南流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即濟水故自兖州東北流經濟南府長清齊河濟陽武定濱臺利津等州縣界入于海黄河入淮自兹濫觴矣舊黄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

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併妨漕運而關繫國計故我朝治河視前代為尤急

治黄河議

黄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

麓黄河流于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于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内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至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矣況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

此黄河之大槩也今之論黄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此盖以河視河而未嘗以理視河也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治以理視河則河易而可為瀰漫之勢盖因夏秋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納遂至瀰漫然亦不過旬日至於春冬則鮮矣是則瀰漫者不得已也水之變也豈其常性哉至於所謂神水者尤為無據其故何耶盖以黄河之水泥沙相半

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今日淤之明日淤之今歲淤之明歲淤之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疏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瀰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傾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近日蘭陽縣父老謂黄河未徙之先數年城中

井水已是黄水足為證驗故人徒見一時之遷徙而不見累歲之浸灌乃以為神無足怪也為照河南山東及南北直隷臨河州縣所管地方多不過百里少則四五百里若使各該州縣各造船隻各置鐵扒并尖鐵鋤每遇淤淺即用人夫在船扒濬若是土硬則用尖鋤使泥沙與水並行既無淤塞之患自少衝決之虞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黄河水激湍而泥沙則又易起更有船隻則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而風雨

可擻宿食有所是修河之智而寓愛民之仁推而言之其利甚愽若夫瀰漫之勢殆不能免所可自盡者則在築堤防患不與水爭地耳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髙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歴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

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彦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黄河治法

今之治河者難於禹焉夫三代以上或都秦雍或都陳貢道皆遡黄河水擊數千里直達耳而江南之貢

賦猶未入中國也且王畿自以公田之入足上供祭祀宴享軍國之需故餉道不經見禹特治河之患播大伾析九河至今天津入于海事畢矣彼一時也河利於北而不利於南徙今則餉事大半仰給江南而江南之舟泛長江歷揚淮而北非河以濟之則五百四十里當陸運耳京師若何故治水者必不可使北行由禹之故道必約之使由徐邳以救五百四十里餉道之缺是不徒去河之害而又欲資河之利者也

不亦難乎若不為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廂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永絶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為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黄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閘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從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遂四十里至茶城悉為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汶

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黄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經徐邳則二洪平舟以不敗是黄河決堤之害有限而濟運之利無窮今惡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歲治黄河徐邳歲治運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運河即所以治黄河治黄河即所以治運河其功合一不亦便哉

黄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

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堤以制其上河南水正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堤治是滅址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黄河上源支河一道自歸德飲馬池歷虞城夏邑永城宿州靈壁睢寧出宿州小河口弘治中侍郎白昂濬之一殺河勢一利商船今淤若河趨則因勢利導

之而豐沛蕭碭徐邳之患紓矣

黄河為中國患久矣神禹以來或言于三代或言于漢唐宋時固不同或言于秦晉或言于宋鄭徐淮地固不同今治河者動泥古説則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漢唐宋可乎又以秦晉治河之法用之宋鄭徐淮可乎特以數事拘儒牢不可破者列于左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匯土疏大穿則全河由

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即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國家之福也

一我朝之運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盖欲黃河由

禹故道而以為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吕二洪為可以濟運遂倡為不頼黄河之説耳夫徐吕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趙皮寨或南會于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黄河之助也今欲不頼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水曾不足以濕徐吕二洪之沙是覆杯水于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歴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竒汶河勺水能

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朝之運半頼黄河也

一黄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之說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黄河若張弓然其時大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既不便而黄河之水從大行而望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徵古今貢賦全給于江南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黄河南徙則

萬艘渡長江穿淮揚入黄河而直達于閘河浮衛貫白河抵于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茍北徙則徐邳五百里之運道絶矣故曰黄河南徙國家之福也

一黄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之議也盖懲徐邳連歳河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之患由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南必在徐邳

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九重捎膺百工蹙頞
思與河南圖一旦之命策力畢舉竟莫支吾兩河南適
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
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
不勝即勝之是又徙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
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徐邳三百里有奇河不泛濫
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河
南則民與運兩患之姑毋論王土王民鄰國為壑之

大義也又况堤固水深即碭徐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明甚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復也

一黄河清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彼盖謂五百年王者興說也非河渠說也夫王者興非臣所當言而今拘儒每以黄河清為上瑞誤哉夫黄河濁者常也清者變也欲其常濁而不清彼濁者盡沙泥水急則滚沙泥晝夜不得停息而入於海而後黄河常深常通而不決清則水澄水泥不復行不能入海徒積塾河

身與岸平耳夫身與岸平河乃益弱欲衝泥沙則勢不得去欲入於海則滞不得疏飽悶偪廹然後擇下地一決以快其勢此豈待上智而後知哉夫河決矣餉道敗矣猶賀曰上瑞非迂則愚故河清則治河者當被髮纓冠而救之不爾憂方大耳故曰黃河清變也非常也災也非瑞也

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國家餉道延袤幾三千里黃河之水每患其大盈有法以制其

盈令不溢閘河之水每患其大縮有法以濟其縮令不竭蓋有玄運存焉未可以言而盡也

瓜洲上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諸上元閘匠取諸夏鎮丁夫募諸江北經三月而後成排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

黄河若河南銅瓦廂陶家店練口判官村宅泥河滎花樹劉獸醫口若山東武家壩瓦堽口皆要害也以頭年下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為兩年之用則桑土

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治黄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如墻而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游乗急流衝去之效莫覩也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奈何以人力勝黄河哉虞城生員獻策為余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中深則南北隄兩束之衝中堅焉而中自

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者也功當萬之於人又其始也假隄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任隄之毀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以為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為之固隄令漲可得而踰矣漲衝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隄復漲急流使之别出而隄外水皆緩固隄之外悉淤為洲矣余試之為茶城之洲為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事處事以將選將以兵練兵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閘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以達于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沙接之以達于京南北地里之遠近既侔而水道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誠天下河道第一形勝我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每思兩河

修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黄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治運河者濬泉導流不少懈惰則體立矣而又挑淺修閘築壩治堤之類其用亦行河其少艱乎治黄河者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於水中以鐵扒併尖鐵鋤濬之使沙泥隨水而去夫淤塞既除則水得其道自無衝决之患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池或防耕種

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渰沒之虞則黄河之事可少濟矣今黄河三委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寧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通流以殺水勢第人多狃于俗見惟以瀰漫之勢為言謂黄河為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若夫今日徐吕二洪則在用黄河之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其於其要處致力如此

嘗考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元建都于燕其漕運自海道浙東西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粟自江入海淮東西之粟自淮入海而其得人則有若朱清羅璧之徒至元十九年始至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絶濟直屬漳衛名曰會通河盖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

至我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通以便糧於是江淮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為我國家有矣頃者徐呂呂梁徐州二洪河流斷絶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湧泉是可不為之重慮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南至漕河二千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諸流而已必頼黄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水利深廣故曰黄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賦貢之來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

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之國矣盖言運道之利必資於河也然河勢播遷靡有定向今或自趙皮寨南向亳泗或復經流徐邳衝決乾涸不常又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為今之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徙有決口獨不可因其舊而為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於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於徐而頃為黄河所併要惟自武陟而上

導濟源引沁歷曹州由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于二洪可也或謂徐呂二洪黃河南徙盖嘗引沁矣沁流微弱不足以濟則如晉謝玄之樹栅立埭擁二岸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閘修月河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者也

漕河詳節

宋少保禮河南永寧人永樂初治會通河先是國朝都金陵餉道悉仰給于南江右湖廣之粟江而至兩

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黄河而至而金陵至舟楫之會而灌輸焉置餉道彿講永樂中治北京上供百官六軍悉待哺于江南之稻粱永樂初治海運運艘兩浙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于海湖廣江西自洋子江入於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於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於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於張家灣輸上都而舟溺亡算

計臣曰海道險不可運乃令江南之運皆由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上都而車費算計臣曰陸道費不可運少保乃請治會通故道顧元末鼎沸不暇治餉事故道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為平沙乃究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為堽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寧濟寧今天井閘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特聳濟

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盍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於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保乃造梁窒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為

罷海運河成

坎河口者其運漕之槖鑰乎旱則止汶以濟漕澇則洩汶以全漕石灘天壤俱弊可也後來者時為槖時為鑰有權存焉酌而用之存乎人耳

諸閘漕以汶為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顧汶水微於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於夏秋之交而運事已竣要在節

宣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聞河原屬人為河身博不踰六丈故水束而深惟自留城以下往年為黄水所盪漕博至有數十丈者夫以半汶南流而鋪數十丈淺宜然今立小河之法於秋盡水落之候因勢創築縷水小隄以小漕身如平淺則兩旁夾縷之延袤以淺為度大都漕博止六丈隄高止五尺根四尺頂二丈攔以小樁草夏秋水漲則任其敗水落復脩每千夫日可小二

三里漕立小則水立深浮舟俄頃耳此歲功也

夏春運盛之時正汶水微弱之候南北分流之則不足併流之則有餘特為番休之法如運舸淺於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灌茶城逆舟屯於汶之上源以待北決如運舸淺於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灌臨清此役汶全力者也萬歷元年始用此法漕大利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閘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

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清萬歷元年臨清稍滯運余以尾入幫南旺閉之南閘令全汶趨臨清一日而出板閘者七百十日而出運艘六千有竒此所謂役水者也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兊軍十二月開幫次年二月過淮三月四月過徐州洪入閘令之令萬全之策也

黄河中河道助夫輓運以二旬而渡河則粒米皆太倉有矣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

河之口數重閘水為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即深留一口牽而上遞相為塞障而擁水也命曰船隄是以船治船者也閘漕下流通河者必流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閘漕一里藉令舟漕可容九十艘舊制魚貫三十艘而過之余令之九十艘盈漕焉漕盈則水溢且上閘之水不得直遂也而善停蓄水可逆灌上閘矣每啓踰九十艘閘人大駭此以漕治漕者也

白河天津至通州凡五十九淺夫以濬淺有隄夫築隄百八十年隄夫猶故也而以淺夫為引舟夫者誤余為之復舊制云

治漕有八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凍而南還因風之南北為運期因河之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修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修因夏秋則據隄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閘

國制無虞黃水齧隄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運艘渡河漕既愆期河無全算斯無策矣是謂三策

漕河事宜

竊惟今之語治河者其說有二主防運河者則以隄必亟築主順水性者則以隄必勿築臣以為古之治河者求以去河之害而已縱其性而順下焉則無事矣勿築誠是也今則不惟去河之害而復欲資河之利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昔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

則今運道悉為平陸雖欲勿築不可得也故禦盜必資夫城守禦河必藉夫隄防但河東趨則順其性而為之東隄不可激之使西河南徙則順其性而為之南隄不可障之使北隄逺河則所匯者廣可使安流隄近河則所容者隘必致激搏尋常水漲隄有全功異常水災隄無勝算此河隄之大較也河道流動譬之人身清河以下其尾閭也邳宿之間其水道也徐吕之間其肚腹也旁流既多正道自塞是以有邳河

之淤水道既湮肚腹自漲是以有徐州之患故清河之流迅則邳宿之道自通而徐州之患自弭此運河之大較也修築長隄必賴夫力然白夫不如徭夫徭夫不如募夫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未行則有幫貼安家之苦既行則有往返之勞在役則有支給飯食之費且騷百姓竭民事河臣所憂有大於河者徭夫者定編鋪淺閘溜之夫相沿已久官民俱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損官而不擾民工作而寓賑濟民心

既樂用力尤勤大率白夫除幇貼安家外官復給之飯食徭夫除編僉工食外官復給之犒賞皆有重複費用若募夫則毎工給官銀四分始量力而分工終計工而受食應補給者補給應扣除者扣除但不失信即可子來故白夫不如徭夫徭夫不如募夫此徭夫之大較也

修瓜洲閘

議照瓜洲為運道咽喉而下江等總歲運漕儲貳百

萬石咸必由之一向建設土壩凢江北之空船南兑必掣壩以出江南之重船北運必盤壩以入運船有靠損之虞盤剥有脚價之費停泊江濵有風濤之患船隻輻輳有守候之苦諸臣累次建白該部累次題覆欲於花園港瀦市等處建閘慎嚴啓閉俾運艘往來直達江滸委屬利便而竟格不得行者徒以本鎮壟斷之徒欲牟大利每假走洩水利為辭查得儀真亦近大江國初亦設土壩後因車盤不便弘治年間

改建閘座迄今上江漕運便不可言且高寶諸湖之水歲以瀰漫決隄為患未聞以走洩涸竭為患也况國家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今閘成之後漕舟通利若履平地一便盡免車盤船無靠損二便隨到隨過風波無虞三便閘座既通高寶諸湖水有疏洩不致敗隄四便閘道通行商船雲集市廛交易水陸必至五便夫愚民不可慮始國計亟宜遠圖苟有利於漕儲少不利於百姓即

所謂利多而害少者尚為之也而況官民俱便有利而無害者乎

議得防河既如防寇則守隄當如守邊故有隄不守與無隄同守隄不密與無守同先年河南累被河患大為隄防今數十年幸獲安堵者則防守嚴而備禦素也諺云河決夜豈誠如漢人陰氣盛則河多決穿鑿附會云爾哉徒以人力晝則防而夜則懈故河不決於所防而決於所懈耳夫河南運道上源也猶然

晝夜防守而後得數十年之安而況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隄之可不多方以守之乎臣等同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廵按直隷御史王應吉僣運御史張憲翔廵鹽御史張守約備勘前隄聯絡即以去年水漲為凖尚高五尺若使尋常水泛僅及隄根但令河安則沿隄以修河危則據隄以守修時即守守時即修人力日加綿密隄防歲加高厚則徐邳運道似可久安夫千里之隄潰於蟻穴言貴守也

一議定期夫號令一則觀聽明期限嚴則心志定查得各邉事例以七月十五日上邉十月十五日下邉期限定如四時號令堅如金石九邉聯屬萬里響應法至詳密也今守隄法制悉備宜照上邉事例行之查得黄河二月則有桃花水三月則有清明水四月則有麥黄水然小者瀰灘大亦平岸若遽議令上隄既妨挑濬築塞之功又牵民力於無所休息之地非計之得者也應以伏秋水至百川灌河之時為候各夫

悉以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隄其携有室家不願下隄者聽夫在隄者享完聚之安則上隄者得炊爨之便河即泛溢吾不患於無守即不泛溢亦不失其所以為修肆閲月間修守兼施上下如法人力不困而功成工食不加而事集似為長便

停開泇河

親詣該勘地方逐一踏勘先自徐沛吕梁邳州以至直河口次自直河周湖柳湖以至泇河口良城侯家

灣彭河葛墟嶺馬家橋復自葛墟嶺以下一帶該桃河兩岸各六七里以至直河口往返數四左右旁求勘得地里東西相去計長二百五十餘里委比黄河長三百里者不惟可以避徐吕之險抑且得捷徑之利兼之中間原有河形間亦可舟雖淪漣於周柳蛤鰻土山距山連汪吕孟等湖然障水築堤未盡不便雖横射於十里泉黄河溝雙溝沂河營河戍子諸河然打壩建閘未盡稱難創議渠漕誠為有見但自馬

家橋量至葛墟嶺相距三十里中間呂孟湖水週圍七十餘里接連黴山湖赤山湖陡溝橋金溝泉闗橋河玉花泉諸泉俱由薛河流入此湖其水停蓄瀠廻終難注瀉以便築隄又據鄉民張世禄等呈稱夏秋山水泛漲衝蕩激射勢甚洶湧可虞又勘得葛墟嶺與馬家橋河底相較原量高六丈一尺或五丈二三尺不等今於嶺頂先次掘處迤西另宅一工自四月初七日起至十五日止前後共用過夫匠八百三十

四工給過工食銀二十五兩二分挃開南北長一十五丈除兩斜坡實長六丈闊一丈八尺七寸深二丈四尺以下雖探俱係礓石難挃果有泉水湧出且此嶺非係孤岡陡起實漫從遠處積高迤東量至曹兒莊天齊廟計長二十里俱屬高坡逈無河勢盡鑿深四五丈不等且地脉相通礓沙無異今有原試二十餘井可照又自嶺西南馬山旁張莊湖邉利國驛郝家莊由中心溝亦可達曹兒莊南湖内河流計長三

十餘里但道既迴遠地復濱山雖有溝形中多斷續又自曹兒莊東踰大房嶺棗兒莊小房嶺萬家莊彭河韓家莊過臺兒莊至侯家灣共長六十餘里自棗兒莊以下俱有河形但兩岸寛窄不一河底深淺不等水流斷續不常其夾岸土石不為赤礓之堅確難掘即係黒沙之散漫難築固已號稱不易然較之侯家灣良城之積石此猶土礓之易為者若侯家灣至郭家林岔河口李家道口良城橋至馬蹄灣水靜溝

抵洳河橋共計長二十餘里水雖順流但侯家灣良城水靜溝岔河口等處間多大石皆橫亘河底嶢巖河外試鑿數處寸斷惟艱隨於良城迤西南北兩岸各離五六十丈或百餘丈挑試三井俱長濶一丈或八九尺掘深方與河平輙遇大石不下又於侯家灣南并郭家林北亦共挑試三井各長一丈五六尺濶一丈三尺或八九尺不等掘深二丈三四尺不測與水平俱有大石截底自四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止

前後六井共用過夫匠二百零四工給過工食銀六兩一錢二分意欲遵依移於六七里外另道開穵奈左右去山愈近則伏石愈多委難疏鑿又自泇口橋由譚家園尾子埠齊家杲家嚴家宋家等莊以至直河口共計長一百三十餘里中貫諸湖固沙淤衝射之可虞幸底鮮伏石無開礓鑿石之大苦用工濬築似亦成漕尚可虞者周柳二湖地勢卑窪取土獨難議者又欲開泇口由偶頭集以出直河共長九十餘

里併力開挑或遠諸湖尚可慮者泇南一帶地勢直下停蓄不易是豈可輕議哉大約馬家橋水從此入者也其道有二一由葛墟嶺一由利國驛皆會曹兒莊而東然葛墟嶺止礓土猶未易鑿也矧利國驛林頭村之伏石乎直河口水從此出者也其道亦有二一由周柳湖一由隅頭集皆接泇口鎮上流然周柳湖隄岸尚不易築也矧泇口鎮隅頭集之開鑿乎縱利國驛隅頭集為可開周柳湖葛墟嶺為可避至如

中間良城侯家灣等處中阻伏石無從宛轉旁逼諸
山莫可遷就卒難成功等因到司據此猶恐不的覆
詠兩司會同各道逐一踏勘與各官大約相同會議
得歷查黃河之從決惟在沛縣飛雲橋以南邳州以
北徐呂二洪上下之間今自馬家橋以至直河口開
通運道不惟可避二洪之險實可暫免河決之患但
葛墟嶺良城侯家灣地形高者有徹水鑿石之艱呂
孟周柳諸湖地勢汙者有運土築堤之苦羣議畢集

無容復贅且一興大工所費不貲即今公私匱乏財用不敷而差賦日繁民力愈竭況西自葛墟嶺東至臺兒莊約七十餘里南北相去約三十餘里俱係嶧縣地方連漕水潦居民逃徙十已六七職等驅馳竟日杳無人煙停訖鈌之地即欲興工動衆時勢委難合無候呈允日俯賜題覆停寢前工以紓民困庶財力不致徒費而地方得以少息矣

漕河合一

竊照漕運河道原屬一體令承大壞極弊救急補偏竭盡心思僅獲早運瘕痒精力始盡回空然倉皇之秋未暇酌議漕臣言漕河臣言河靡通條貫血脈未融夫言漕而不言河是進飲食而不理脾胃者也言河而不言漕是理脾胃而不進飲食者也來年全運比之今年多糧一百萬石多船二十餘艘而又比今年少一閏月此誠危急遲速之秋也若不早圖噬臍何及臣謹會同漕運都御史王宗沐酌議漕河合一

事宜條為四欵開具上聞

濬淺縷堤

國家相傳治河之策不過濬淺以防淤塞築堤以防潰決舍此之外別無策矣然濬淺有二法有漕河黃河之淺有二水交會之淺濬漕黃者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以人力勝之者也乃濬二水交會之淺則不然如黃水與閘水相會則在茶城與淮水相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無之良以二水互為

勝負黄河水勝則壅塞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要之人力居二三而水力居其七八此濬淺之大槩也築堤亦有二法有截水之堤有縷水之堤截水之隄可閒施於閘河而不可施於黄河蓋黄河負悍湍之性挾川潦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瑕乃欲以一堤當之此鯀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水之堤則河自宋以來由淮達海我朝資之為運故於兩岸築隄者正不使其從旁潰溢始得

遂其潤水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委壑於鄰亦非若宋人之畿輔濱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趨西則排之使東及其末季倡為回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盖皆拂之而非順之也昔禹之治水非任水之所之其決其疏其排其瀹皆自人力治之特以順為治故曰行所無事國家縷水長堤實存大禹遺智故百六七十年賴藉而不變者以此要之可縷水而不可

截水此築隄之大槩也查得清河之淺每歳有之應照茶城行南河分司督同管河通判帶領官夫器具遇黄河水漲落之時㡳挑河溝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淤必遇落而通抑何妨於舟楫之利涉惟清江浦之水勢最弱而出口處所適與黄水相值比因聽許民船由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而閘身卑矮水每溢過科臣所謂外水平高閘座脊没汪然巨浸盡成濁流葢得於目擊者既有妨於運道復貽患於淮

郡誠當議處至於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之後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御史所謂河潦内出海潮逆流停蓄奠聚愈壅愈溢葢亦得於目擊者今看得前水亦已消涸居民云據今所見與二年之前逈異海中雖有沙灘離海口之二十餘里土人稱係古跡亦無積石淺堵給事中謂不必加功不能加工二言蔽之矣

創復諸閘

惟善治者宜永其法於不匱謀國者當通其變於未窮比年黄河横流運道艱阻朝臣拊髀而太息河臣蓬累而奔馳淮水之南棄焉不講盖淮南之運道盡壊矣祖宗之初制盡失矣非當事者故棄淮南也智窮於閘道力竭於黄河其不得不棄淮南者勢也臣以上年十一月浮河淮歷高寶諸湖以達於瓜儀遠覽遐思可為流涕夫高寶諸湖周廻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

疏洩是潰隄也以故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於長堤之間又為之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是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固濬勤則湖愈深而隄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壅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壅而長堤為死障矣若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擁起而高實為盂城矣循此安窮此豈可不為寒心哉臣是以有復諸閘復淺船淺夫之

議諸閘欲密欲狹欲平閘密則水疏亡脹悶之患狹則勢緩無衝擊之虞平則湖溢耶水從上透湖即涸耶閘底截住亡起閉之勞高寶興化諸州縣亡潰隄昏墊之苦此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一也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耳嗣緣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閘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

費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閘以北接淮河其説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黄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流數十里併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黄水之淤耳今淮黄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黄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濬水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八百里淺滞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黄淮交會太淺運艘阻梗臣預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掘而通之四

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黄河運道盡矣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蓋今早運之期黄水正落由清江浦啟天妃閘順出黄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濬漕船魚貫直達清河運盡黄水盛發則閉天妃閘謝絶黄水彼河雖善淤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黄水一落又啟天妃閘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濬可也勿用可也坐省年年淮黄交會挑濬之憂足補陳瑄之所未備此祖宗之法所當議補者二也由黄河入閘河為茶

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平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斯萬世之利也惟荼黄交會之間運盛之時正值黄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則相失而相傾是以有荼城黄家閘之淺連年患之祖宗時建有境山閘今自新河水平閘沒泥淖中幾丈餘棄不復用臣於荼城為之西隄束水急衝而荼城不淺荼城之上為之四活閘束水急衝而黄家閘不淺然非久計也臣是以

有復境山之議境山閘上距黄家閘二十里下接荼城十里而基故在今特於故基之上累石而為之工費可省七分之五夫此閘成則既可以留黄家閘外二十里之上流又可以接荼城内十里之下流而又挾二十里之水勢衝十里之狹流蔑不勝矣何徒苦丁夫之挑濬運船之盤剥為此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三也是皆臣也便宜事行者也但念善始者不必善終若不仰仗皇上威嚴垂諸令典則作者之志久

而或湮述者之心遠而或怠將使臣今日之流涕者

便後人之復流涕矣

請復淺船

事莫善於法祖法莫病於因循今年之運既得以善

其終明年之運又不可以不慮其始臣於三月二十

二日艤舟黄家閘四月初三日移泊茶城初五日移

入徐州憑艦而觀之則運卒如雲操舟如雨南風拂

拂既得天時河流滔滔又得地利數千里糧運夜行

無盜警又恊人和快心暢意遠慮深懐未甞不欣然仰歎祖制之善又未甞不蹙然痛悼今時之弊也敢根極為皇上陳之夫祖宗以四百萬之漕糧兑近萬之淺船又令每船止約四百餘石僅半載焉既為有餘之船又為不盡之載豈不知滿載省舟之為便而為是經年造舟紛紛者以閘河故也夫七省之粟使盡涉江踰淮歷黄河則長江大河巨艦滿載奚不可者奈會通河因元之舊元人導汶入洸出濟寧分水

焉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於濟寧故南旺之間倒行而逆施之水淺膠舟即運亦每舟十數石耳不足餉上都議海運開賈魯河而元人竟困於餉道國朝雖因會通河之舊然不令汶水入洸出濟寧而導汶西南注南旺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又得全汶之利故每舟可運四百石然夏旱則汶流微又不敢過四百石特為淺船之制其制底甚平而倉甚淺夫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為之限曰淺船用閘

水不得過六拏六拏者三尺也祖制之善何如哉而今變矣船漸少矣各省不務足淺船而務雇民船不務遵原運而務搭原運雇船有三害民船底尖入水深而易膠牽挽不前一害運官勒措水脚携妻子泣告者踵踵矣累及民船二害一民船膠則干淺船皆阻閘漕不能速進三害此雇船之病河道也搭運有五害今年全運四百萬石江南糧多船少則搭三十石五十石甚至一百石彼倉淺去水甚近江河巨浪

壓之即沉往往見告矣一害以十卒而挽四百石猶

懼不勝今挽五百石其艱苦若之何二害搭運重則

淺船入水有至八彂以上者臣熟察之亡有六彂舊

制矣是困河道也三害搭運多即卒不膠抵灣必遲

安能早運四害抵灣遲必回空遲直守凍耳胡以待

新運五害此搭運之病河道也今時之弊何如哉而

今年竟利者悉賴皇上主持諸臣竭力或預大挑之

法或灘坎河之口或括山東之泉或發諸湖之水或

察風色或候泉流故茶城溜溝魚脊梁黄家閘上水諸淺深皆四尺至七尺天旱水枯之時幸不敗事然亦竭澤而漁非全算也若不早圖此坐困之術耳而或者曰白糧以民長船運千石以上不苦獨奈何苦雇船搭運哉臣以為長船之運甚遲每候六七月間秋水時至直以九月十月抵灣彼不回空亡慮守凍明年又有長船雇矣豈若淺船有一回空則足一船之運有一阻凍則少一船之運者胡可一律語也伏

乞皇上敕下該部勿以目前之幸濟而忽遠圖勿循今時之弊端而廢祖制足四百萬之額船載四百萬之額糧盡復入水不過六拏之舊制令船力勝水力水力勝船力其雇船搭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夫造船之費與沉溺之患孰多滯運之害與快運之利孰便祖宗之法與今時之弊孰善伏惟皇上留神則河道幸甚國計幸甚

造船

管造運船大肆侵漁釘稀板薄欲船堅久不可得也
十三把總徒寄空名刻剥尤甚指揮千户百户吏書
皆肆侵漁欲軍不窮不可得也把總皆畫船運船乃
破船欲米不浥爛不可得也把總船過牐撥運軍為
助運船漫不加意欲船不漂沉不可得也至京費又
取于軍矣故免運多取糧長糧長多取細民民窮起
而為盜盜起必用兵用兵必費財故造船須堅把總
須革軍士須行番休之法須差主事提督河路驗視

船隻可也又差主事數員代把總管發運上納可也又聽三堂考察之科道糾彈之可也運軍例帶隨船器械每年過淮三堂教閱之常例賞軍銀就教閱時賞彼得實惠威武因之奮揚如此久習運軍皆精兵也奚至往年流賊刼掠焚燒之禍哉竊見河道通塞不常臨清德州去邉實近不可不講海運之法以防意外之虞也

漕河總叙

國朝黄河入運洪武元年河决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潁入淮而元故會通河悉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陟二十里至壽昌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

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孫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遷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

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訛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鋭役丁夫十三萬有奇一濬蘇家渡口開新河道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

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四萬二千有
奇塞垂成暴漲之潰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四月
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
至雙堌集亘八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堤三十里續
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
莊衝雞鳴臺七年淤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
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
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夫九萬八千閱月朝議

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年水竟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亳泗俶驟溢而東回梁靖口漸奔全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絶運河淤二洪阻涸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大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

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

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

徐洪濟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二十六年

決曹縣衝亭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

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二月而

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

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

小浮橋入洪七月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

走叚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并淤之幾也四十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漕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内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

逩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溢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横截或逆流入漕河至胡陵城口漫散胡坡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八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濬流留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

十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胡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堤成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河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爲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岸爲山所束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由房口曹房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張家攔渡口王

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枝流既散幹流遂

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

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

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竒則又議棄黄河運而

膠河泇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都御史潘季馴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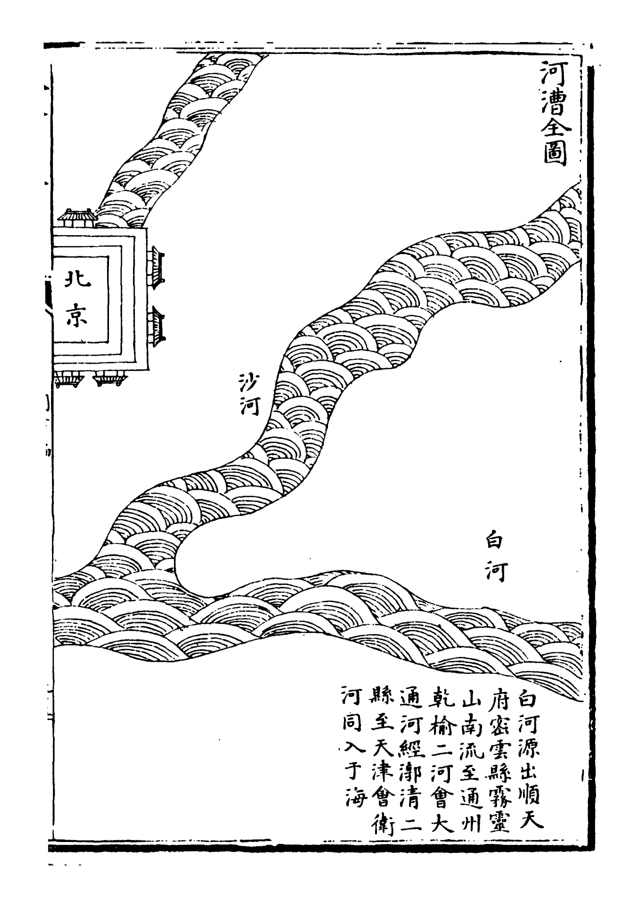
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溝遂塞十一口併衝

溝溝大流導而八十里之故道漸復明年議大堤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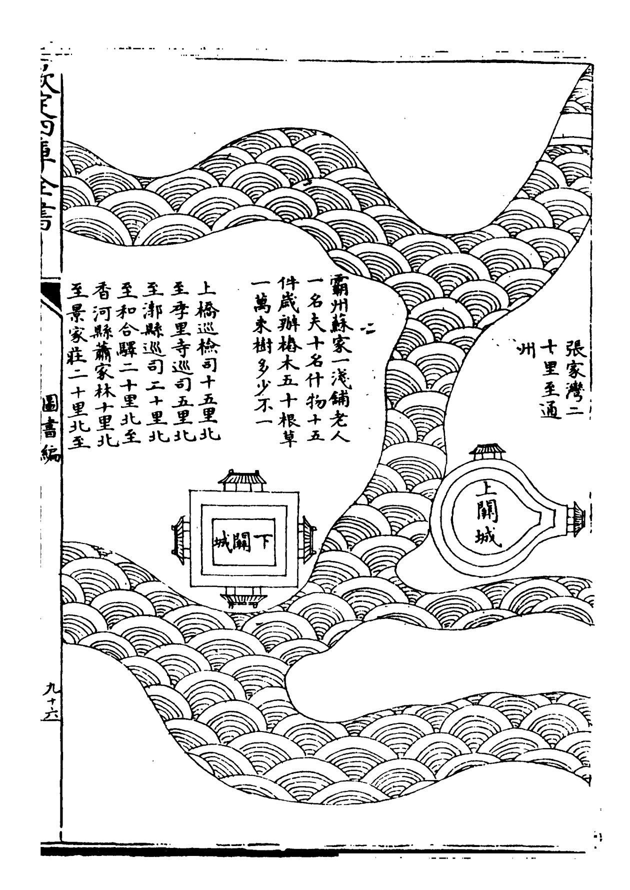
岸北堤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起離林鋪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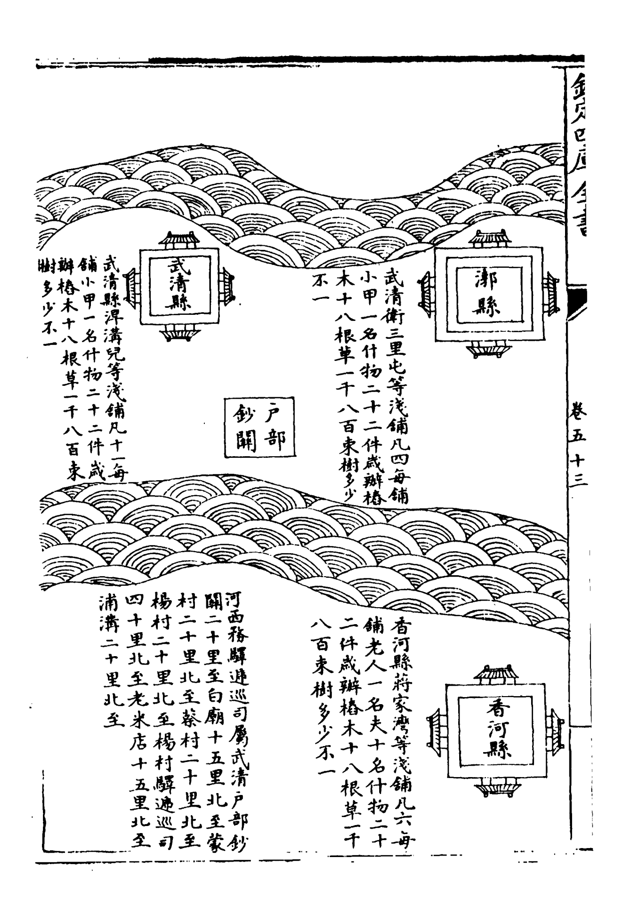
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尚書朱衡兵部侍郎
萬恭至悉罷膠泇之議而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
萬有竒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堤成各延袤三
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如河南山東黄河例河
乃安運通萬歷元年運又大通議始定夫黄河有幹
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流而復歸於
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隆慶五年以前析十一
枝上決而不歸于邳州之幹河故枝通而幹淤若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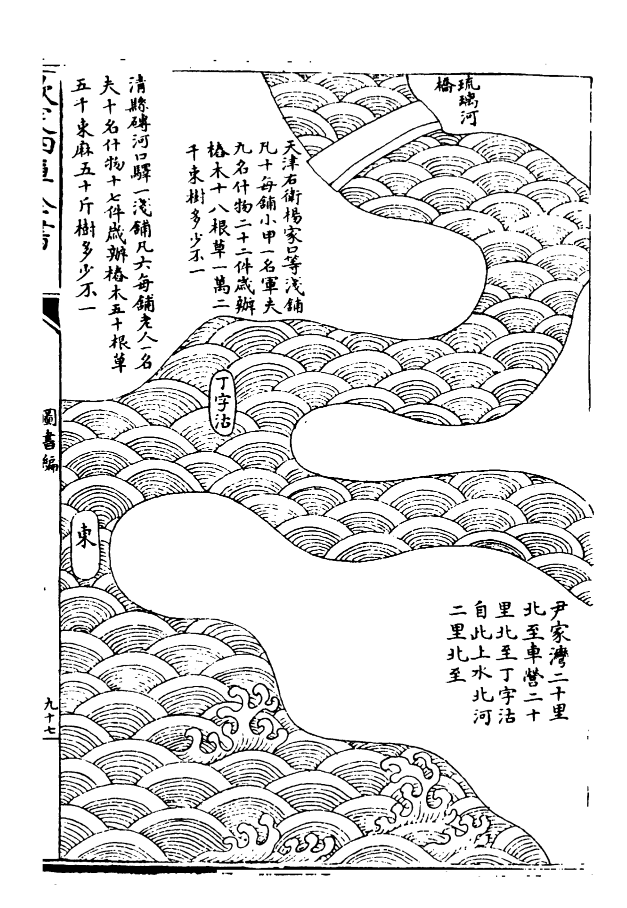
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與其瘁幹孰若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黄河合流防守為難然運之利也國家全藉河運往事鏡之何嘗一年廢修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免修守之勞而不欲事堤以圖永餉道之利又不虞河分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之所以利運者余故備著於篇大智者採擇焉


河漕全圖
北京
沙河
白河
白河源出順天府密雲縣霧靈山南流至通州乾榆二河會大通河經潞清二縣至天津會衛河同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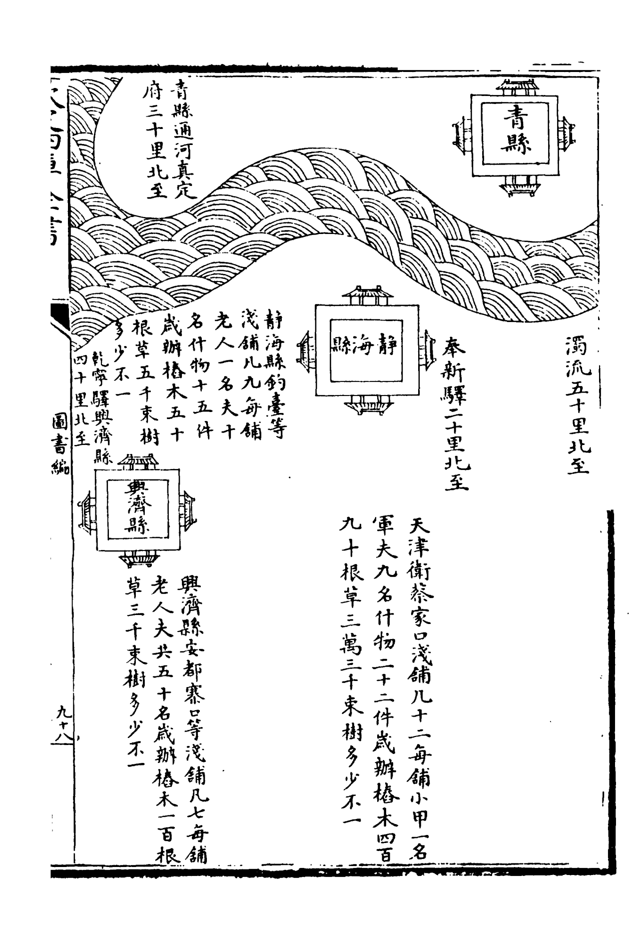

蘆溝河即
桑乾河
通州左衛張家灣
上馬頭等淺鋪凡
二每鋪小甲一名
夫十名什物十九
件歲辦樁木十八
根草一千八百束
樹多少不一
通州高家灣等淺
鋪凡十每鋪小甲
一名夫十名什物
十八件歲辦樁木
十八根草一千八
百束樹多少不一
重城
通州右衛季兒寺
等淺鋪凡四每鋪
小甲一名夫十名
什物十九件歲辦
樁木十八根草一
千八百束樹多少
不一
大通橋
慶豐上閘
慶豐下閘
平津上閘
平津中閘
平津下閘
普濟閘
永通橋
自通州
四十里
至會同
館
新城
通州
工部分司
石壩


張家灣二十里至通州
霸州蘇家一淺舖老人
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五
件歲辦樁木五十根草
一萬束樹多少不一
上橋巡檢司十五里北
至李里寺巡司五里北
至漷縣巡司二十里北
至和合驛二十里北至
香河縣蕭家林十里北
至景家莊二十里北至
上閘城
下閘城


漷縣
武清衛三里屯等淺鋪凡四每鋪小甲一名什物二十二件歳辦椿木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戶部鈔關
武清縣
武清縣渾溝兒等淺鋪凡十一每鋪小甲一名什物二十二件歳辦椿木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香河縣
香河縣蔣家灣等淺鋪凡六每鋪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歳辦椿木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河西務驛遞巡司屬武清戶部鈔關二十里至白廟十五里北至蒙村二十里北至蔡村二十里北至楊村二十里北至楊村驛遞巡司四十里北至老米店十五里北至浦溝二十里北至


琉璃河橋
天津右衛楊家口等淺鋪凡十每鋪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椿木十八根草一萬二千束樹多少不一
清縣磚河口驛一淺鋪凡六每鋪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七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五十束麻五十斤樹多少不一
丁字沽
東
尹家灣二十里北至車營二十里北至丁字沽自此上水北河二里北至

桑墻三十里北至
嘉禾屯十里北至
永義屯二十里北至
新店磚廠十里北至
流河驛遞二十里北至
楊柳清驛二十里北至
直沽五里北至
昌逢城二十里北至
直沽海口
天津衛
兵備道
天征左衛劉佛住口等淺鋪凡二十四每鋪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二十三件歲辦椿木九百九十根草九萬九千束樹多少不一


青縣
青縣通河真定府三十里北至
濁流五十里北至
靜海縣
奉新驛二十里北至
靜海縣釣臺等淺舖凡九每舖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少不一
乾寧驛興濟縣四十里北至
興濟縣
天津衛蔡家口淺舖凡十二每舖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椿木四百九十根草三萬三千束樹多少不一
興濟縣安都寨口等淺舖凡七每舖老人夫共五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三千束樹多少不一

新衛河

李家店四十里北至
滄州遞運所
長蘆巡檢司二十里北至
磚河驛屬滄州十五里北至

滹沱河源大鐵山自代
郡南城縣東流經獻縣
城南十二里單家橋至青
陽縣南岔河口入衛河

滄州磚河南口等淺凡每淺老人一名
夫一名什物十六件歲辦椿木一百一
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少不一

交河縣

交河縣李家灣等淺凡五每
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十
七件歲辦椿木八十根草
八千束樹多少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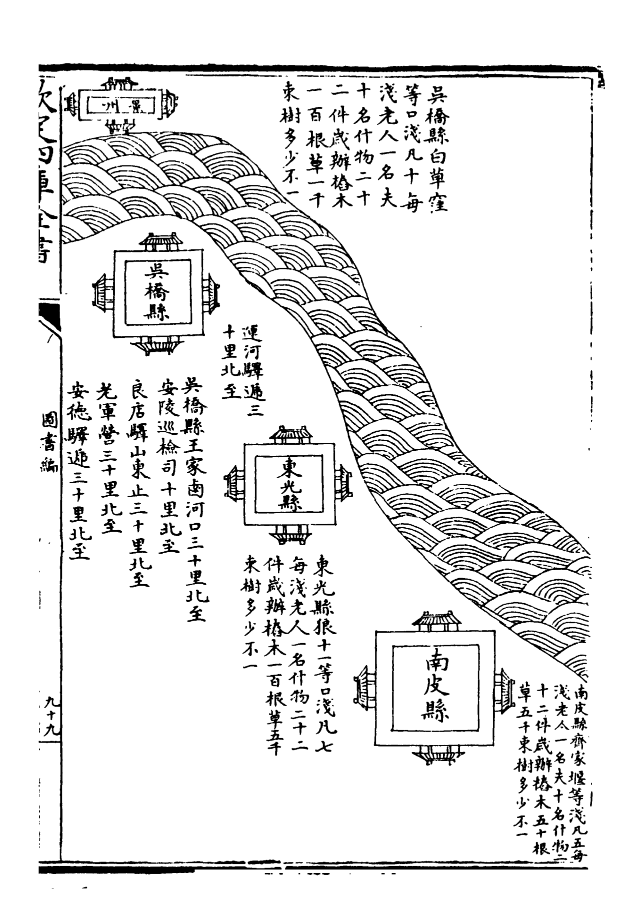
河間府管河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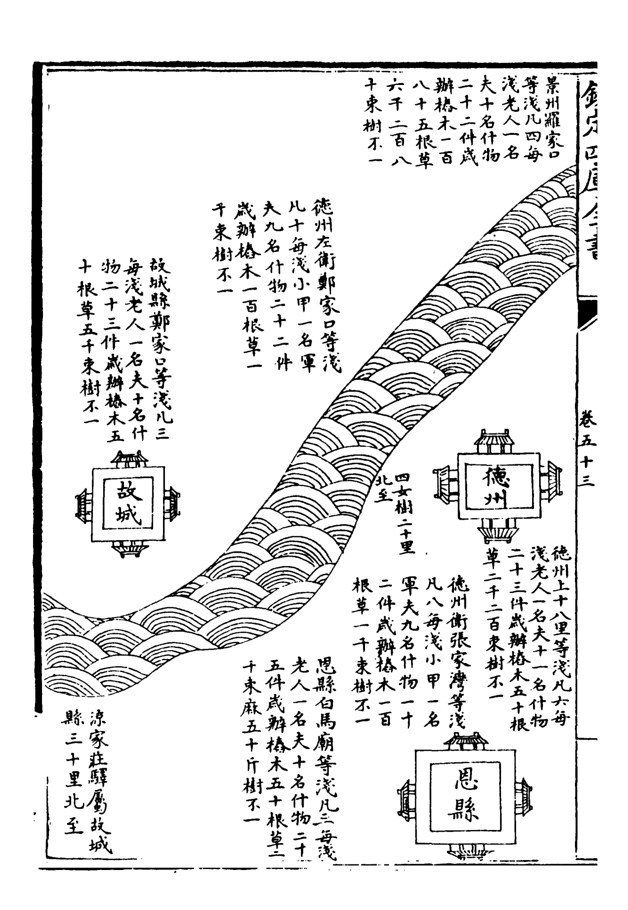
交河縣主
簿廳
博頭巡檢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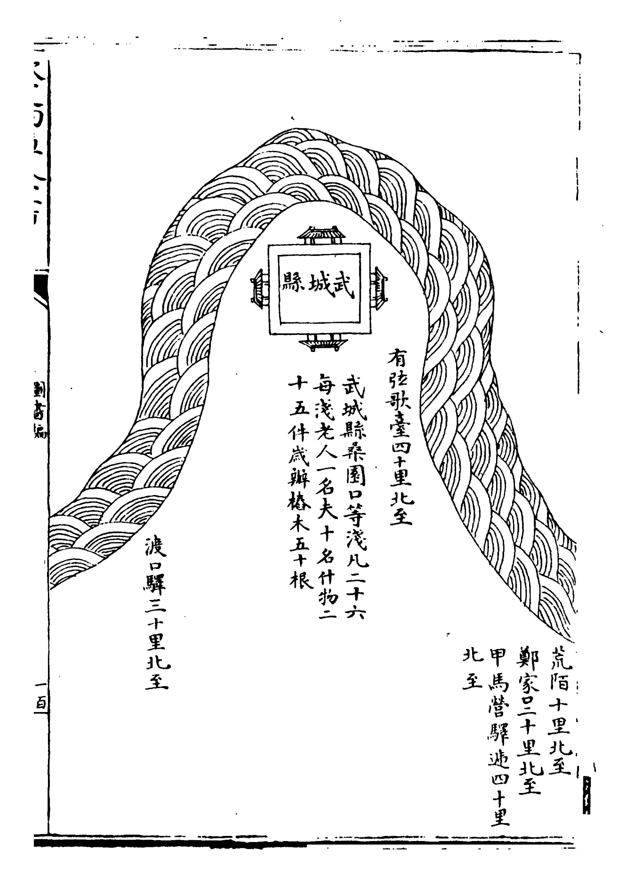
滄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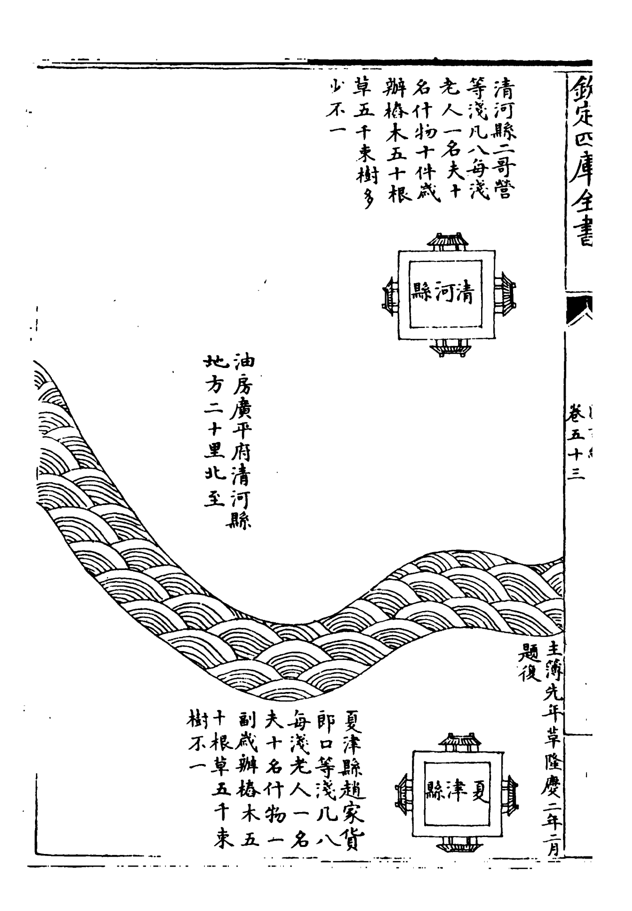
馮家口十五里北至朱家口
十五里北至戚家岸三
十里北至新橋驛即博
頭十五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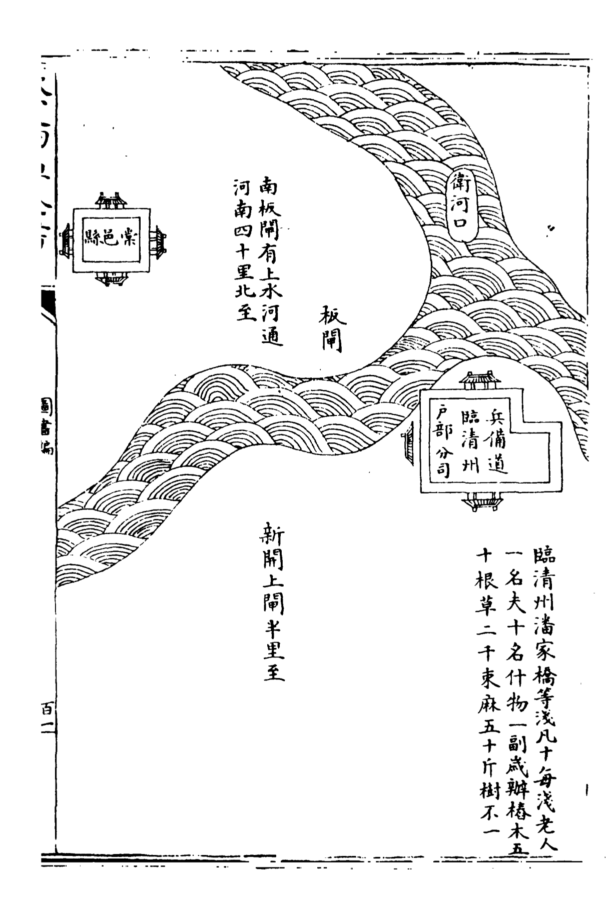
油房三十里北至
東光縣十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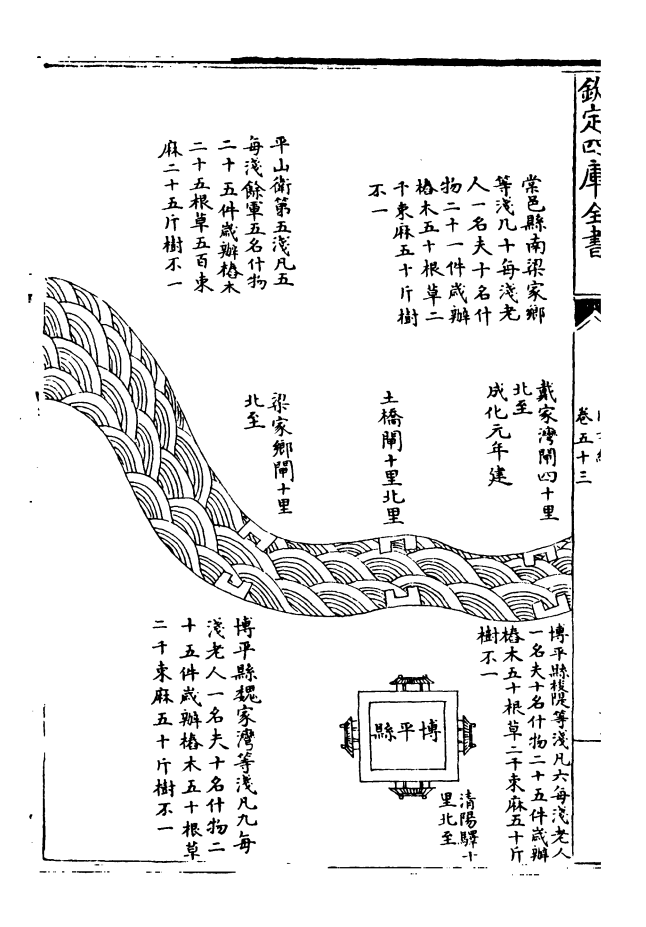

景州
吳橋縣白草窪等口淺凡十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木一百根草一千束樹多少不一
吳橋縣
運河驛遞三十里北至
吳橋縣王家㘭河口三十里北至
安陵巡檢司十里北至
良店驛山東止三十里北至
老軍營三十里北至
安德驛遞三十里北至
東光縣
東光縣狼十一等口淺凡七每淺老人一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木一百根草五千束樹多少不一
南皮縣
南皮縣齊家堰等淺凡五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木五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少不一


景州羅家口等淺凡四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椿木一百八十五根草六千二百八千束樹不一
德州左衛鄭家口等淺凡十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千束樹不一
故城縣鄭家口等淺凡三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三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五千束樹不一
故城
德州
四女樹二十里北至
德州上十八里等淺凡六每淺老人一名夫十一名什物二十三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二千二百束樹不一
德州衛張家灣等淺凡八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一十二件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千束樹不一
恩縣白馬廟等淺凡三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三千束麻五十斤樹不一
恩縣
涼家莊驛屬故城縣三十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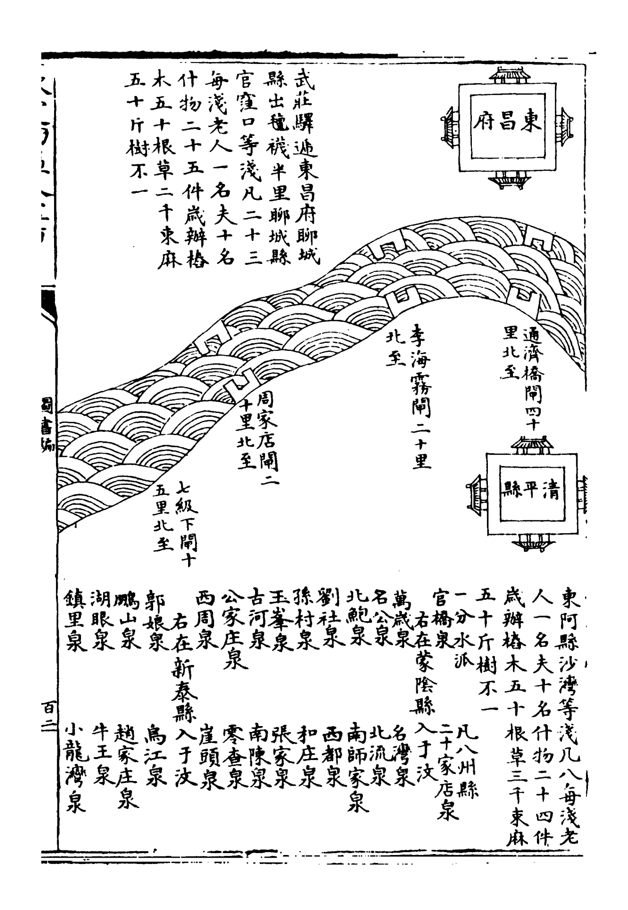

武城縣
有弦歌臺四十里北至
武城縣桑園口等淺凡二十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
十五件歲辦樁木五十根
渡口驛三十里北至
荒陌十里北至
鄭家口三十里北至
甲馬營驛遞四十里北至


清河縣二哥營等淺凡八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件蔵辦樁木五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少不一
清河縣
油房廣平府清河縣地方二十里北至
主簿先年草隆慶二年二月題復
夏津縣
夏津縣趙家貨郎口等淺凡八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副蔵辦樁木五十根草五千束樹不一


衛河口
崇邑縣
南板閘有上水河通
河南四十里北至
板閘
兵備道
臨清州
戶部分司
新閘上閘半里至
臨清州潘家橋等淺凡十每淺老人
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副歲辦樁木五
十根草二千束麻五十斤樹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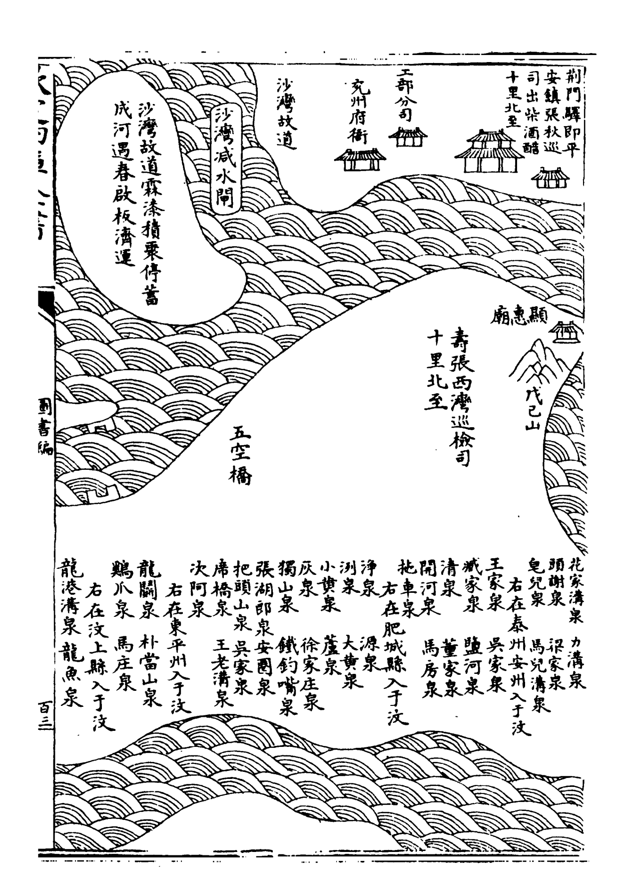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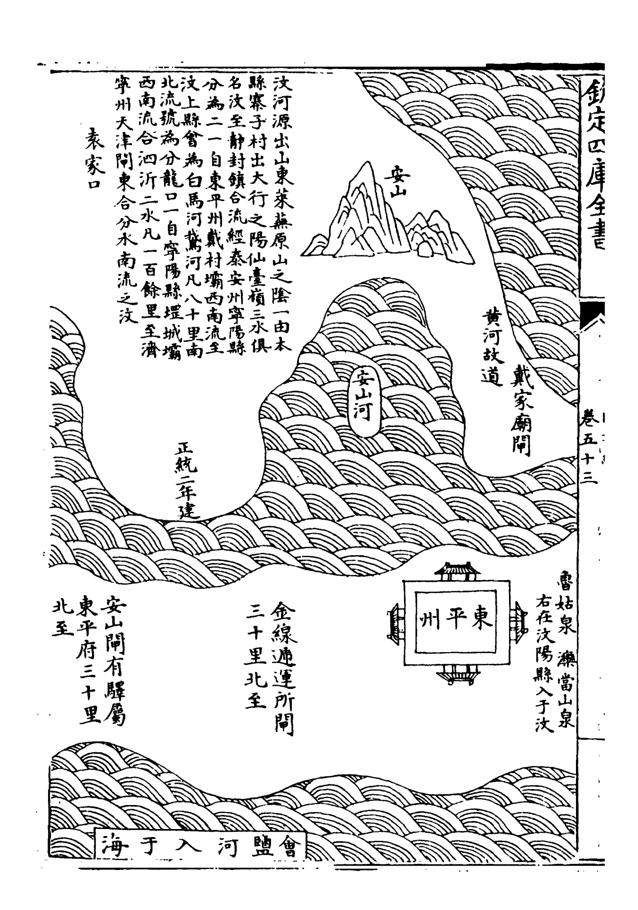
棠邑縣南梁家鄉等淺凡十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一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二千束麻五十斤樹不一
平山衛第五淺凡五每淺餘軍五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二十五根草五百束麻二十五斤樹不一
戴家灣閘四十里北至
成化元年建
土橋閘十里北里
梁家鄉閘十里北至
博平縣梭隄等淺凡六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二千束麻五十斤樹不一
博平縣
清陽驛十里北至
博平縣槐家灣等淺凡九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二千束麻五十斤樹不一



東昌府
武莊驛遞東昌府聊城縣出竈䄻半里聊城縣官窪口等淺凡二十三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樁木五十根草二千束麻五十斤樹不一
通濟橋閘四十里北至
李海務閘二十里北至
周家店閘二十里北至
七級下閘十五里北至
清平縣
東阿縣沙灣等淺凡八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四件歲辦樁木五十根草三千束麻五十斤樹不一
一分水派
官橋泉
萬歲泉
名公泉
北鮑泉
劉社泉
孫村泉
王峯泉
古河泉
公家庄泉
西周泉
郭娘泉
鵬山泉
湖眼泉
鎮里泉
右在蒙陰縣入于汶
右在新泰縣入于汶
凡八州縣
二十家店泉
名灣泉
北流泉
南師家泉
西都泉
和庄泉
張家泉
南陳泉
零查泉
崖頭泉
烏江泉
趙家庄泉
牛王泉
小龍灣泉


陽穀縣
陽穀縣館驛灣等淺凡十一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四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三千束樹不一
壽張縣
壽張縣戴家閘等淺凡五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四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三千束樹不一
張秋故道
荆門上閘半里北
七級上閘一里北至
宣德四年建
阿城下閘十里北至
故口潭
蓮花池泉
王家溝泉
半壁店泉
右在萊蕪縣入于汶
風雨泉
范家泉
板橋灣泉
神泉
韓家庄泉
梁子溝泉
報恩泉
狗跑泉
胡家泉
滔灣泉
清泉
馬黄溝泉
鯉魚港泉
周家泉
水磨泉
張家泉
順河泉
鐵佛寺泉
龍王泉
羊舍泉
東西二柳泉
斜溝泉
北滚泉
上泉
水波泉
馬蹄溝泉
木頭溝泉
濁河泉
龍塘泉
朔港溝泉
龍灣泉
臭泉
鹽河
東阿縣


荊門驛即平
安鎮張秋巡
司出柴酒醋
十里北至
工部分司
兗州府衙
沙灣故道
沙灣減水閘
沙灣故道霖潦積聚停蓄
成河遇春啟板濟運
顯惠廟
壽張西灣巡檢司
十里北至
戊己山
五空橋
花家溝泉
力溝泉
頭謝泉
梁家泉
皂兒泉
馬兒溝泉
右在泰州安州入于汶
王家泉
吳家泉
臧家泉
鹽河泉
清泉
董家泉
開河泉
馬房泉
抵車泉
右在肥城縣入于汶
淨泉
源泉
洌泉
大黄泉
小黄泉
蘆泉
灰泉
徐家庄泉
獨山泉
鐵鈎嘴泉
張湖郎泉
安圈泉
把頭山泉
吳家泉
席橋泉
王老溝泉
次阿泉
右在東平州入于汶
龍鬬泉
朴當山泉
鵝爪泉
馬庄泉
右在汶上縣入于汶
龍港溝泉
龍魚泉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原山之陰一由本縣寨子村出大行之陽仙臺嶺三水俱名汶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一自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為白馬河鵞河凡八十里南北流號為分龍口一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天津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袁家口
安山
黄河故道
戴家廟閘
安山河
正統二年建
東平州
魯姑泉 灤當山泉
右在汶陽縣入于汶
金線通運所閘
三十里北至
安山閘有驛屬
東平府三十里
北至
會鹽河入于海

南旺

開河閘自元至正七年建永樂十三年重修有驛屬汶上縣二十里北至

宋尚書祠

都察院

分水龍王廟

袁家口閘

南旺下閘

馬踏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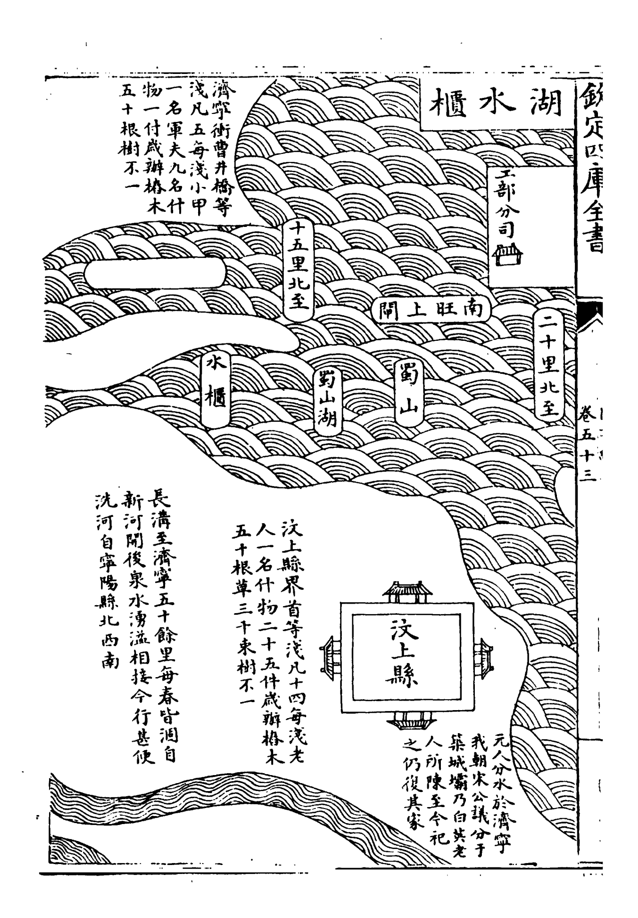
水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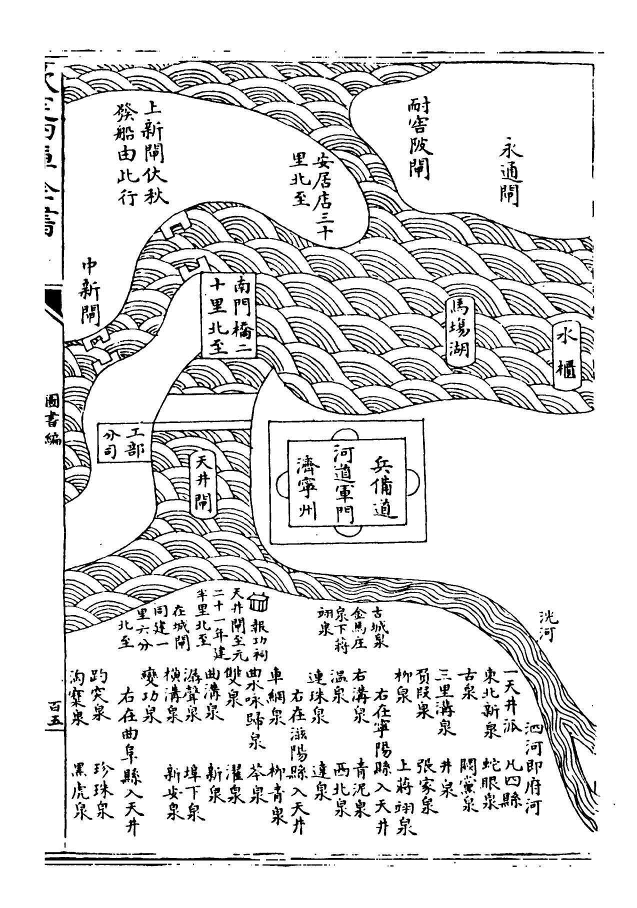
靳家閘三十里北至嘉靖二年建

東平州靳家等淺凡一十二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减辦樁木五十根草三千束樹不一

伏秋水漲則開坎河口令其流入鹽河下海至霜降後築塞此前人精思也

坎河口


湖水櫃
工部分司
濟寧衛曹井橋等淺凡五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一付歲辦椿木五十根樹不一
十五里北至
南旺上閘
二十里北至
水櫃
蜀山湖
蜀山
長溝至濟寧五十餘里每春皆涸自新河開後泉水湧溢相接今行甚便洸河自寧陽縣北西南
汶上縣界首等淺凡十四每淺老人一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三千束樹不一
汶上縣
元人分水於濟寧我朝宋公議分于築城壩乃白英老人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



永通閘
耐牢陂閘
安居店三十里北至
上新閘伏秋糧船由此行
中新閘
南門橋二十里北至
馬場湖
水櫃
工部分司
天井閘
兵備道
河道軍門
濟寧州
洸河
古城泉
金馬莊泉
下蔣詡泉
報功祠
天井閘至元二十一年建半里北至
在城閘同建一里六分北至
泗河即府河
一天井派凡四縣
東北新泉
蛇眼泉
古泉
闞黨泉
三里溝泉
井泉
負段泉
張家泉
柳泉
上蔣詡泉
右在寧陽縣入天井
右溝泉
青泥泉
溫泉
西北泉
連珠泉
達泉
右在滋陽縣入天井
車網泉
柳青泉
曲水咏歸泉
芩泉
雙泉
濯泉
曲溝泉
新泉
濼聲泉
埠下泉
橫溝泉
新安泉
變功泉
右在曲阜縣入天井
趵突泉
珍珠泉
洵寨泉
黑虎泉


長河口
濟寧州硯瓦溝等淺鋪
凡十一每淺老人一名
夫十名什物二十四件
歲辦樁木五十根草二
千束樹不一
下新閘
南城驛
石佛閘元延
祐六年建十
二里北至
趙村閘
大定四
年建七
里北至
縈星泉
蓮花泉
響水泉
甘露舊泉
三台泉
石露泉
金聚泉
潘陂新泉
黃溝泉
潘陂舊泉
杜家泉
蔣家泉
趙家泉
龜陰泉
龜眼泉
里澇溝
珍珠泉
壁溝泉
小王溝泉
西岩石縫泉
右在泗水縣入天井
白石泉
新開泉
紅石泉
卞庄泉
濼珠泉
甘露新泉
琵琶泉
吳家泉
岳陵泉
石井泉
曹家泉
東石縫泉
龜尾泉
合德泉
鮑村泉
石河泉
大王溝泉
蘆城泉
三角泉

牛頭河下出廣運閘

新店閘大德元年建十五里北至

新閘元大德元年建自新河閘後水平至此方啟閘五里北至

仲家淺閘宣德五年建有仲由祠七里至

師家閘元大德二年建五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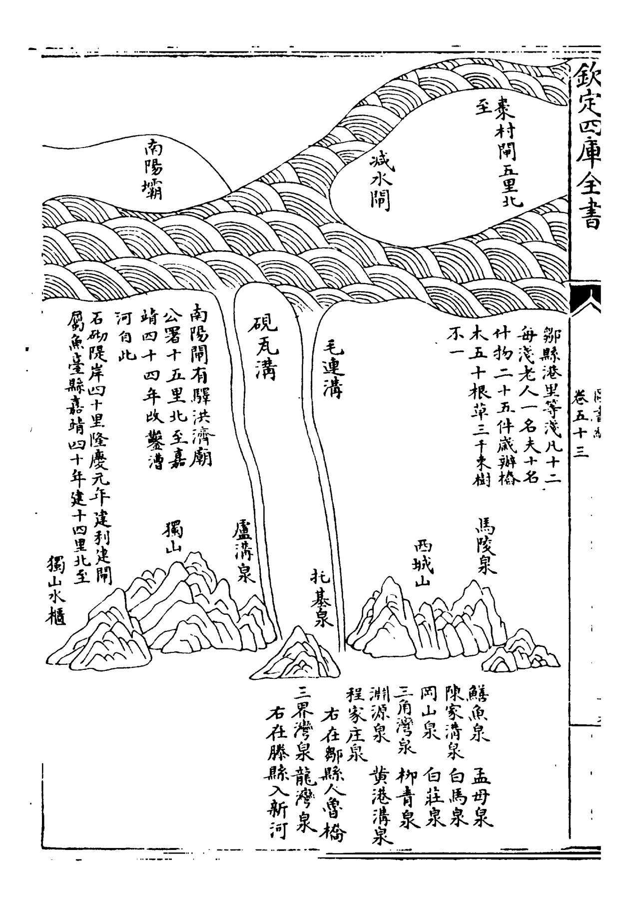
越河行船魯家閘永樂十二年五里至

泗河

泗水出縣陪尾山四泉並發循西流過汴莊城始合為一西流至兗州府東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曲阜縣沂水合元導之以濟運乃于兗州府東門外作金口閘遏令東入府城又轉南流會洸河以入濟寧天井閘我朝因之金口閘有三洞潦則開閘會沂入師家庄

五空橋

沂水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西南流與泗水合分為二股一西流金口閘入天井一會泗水下師家庄


棗村閘五里北至
減水閘
南陽壩
鄒縣港里等淺凡十二
毎淺老人一名夫十名
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樁
木五十根草三千束樹
不一
毛連溝
硯瓦溝
南陽閘有驛洪濟廟
公署十五里北至嘉
靖四十四年改鑿漕
河自此
石砌隄岸四十里隆慶元年建利建閘
屬魚臺縣嘉靖四十年建十四里北至
獨山
盧溝泉
馬陵泉
西城山
托基泉
獨山水櫃
鱣魚泉
陳家溝泉
岡山泉
三角灣泉
淵源泉
程家庄泉
孟母泉
白馬泉
白莊泉
柳青泉
黄港溝泉
右在鄒縣入魯橋
三界灣泉
龍灣泉
右在滕縣入新河

舊運河淤平

洪濟廟

河橋驛

新河

魚臺主簿先年栽草隆慶六年題後

五里鋪減水閘

減水閘

十里鋪減水閘

減水閘

十五里鋪減水閘

二十里鋪

三空減水閘

舊河內有十三閘自師家庄起至謝溝閘止每年春冬水涸金溝門村屯師家莊等處淺澀每閘起板一

西龍泉　聖母泉
東龍泉　平山泉
古泉　廉家泉
黄良泉　廟前泉
右在魚臺縣入漕河

北石橋泉　大鳥泉
三里橋泉　紋溝泉
趙溝泉　荊溝泉
劉家溝泉　豹突泉
右會南湖入新河

一沙泒今作新河泒
滕家泉　河頭泉
高家東泉　陳家泉
高家西泉　中溢泉
右在魚臺縣入閘河

沙河內改開殺水十支河一道入趙溝等泉會獨山湖又於辛章紙房口各開支河一道隆慶二年劉鑿趕牛溝壩十里四十五年建皇輔壩本縣沙河店南道沙水上流由支河會趙溝泉菑南陽湖

甄家窪

皇輔壩

次止容使載船十餘隻遷延阻滯難以計日

新建河閘後泉水相接紆徐盈漕茶城至濟寧二百九十里五日可至

沙河及諸泉水滙風浪搏激作石隄四十里多開竇對岸建減水閘十五座水　令穿漕直洩涸則引水入濟運隄閘俱隆慶元元年建六年隄增厚

三空減水閘

減水閘

三十五里鋪

三空減水閘

減水閘

三十里鋪

減水閘

三空減水閘

減水閘

新莊閘

珠梅閘

屬滕縣

嘉靖四十五年建五十里北至鮎魚泉設留一口分殺水勢

常家集

草寺

鮎魚泉

懽城壩收沙水餘流入鮎魚泉距頌嘉壩十里嘉靖四十五年建

常家樓

桃楊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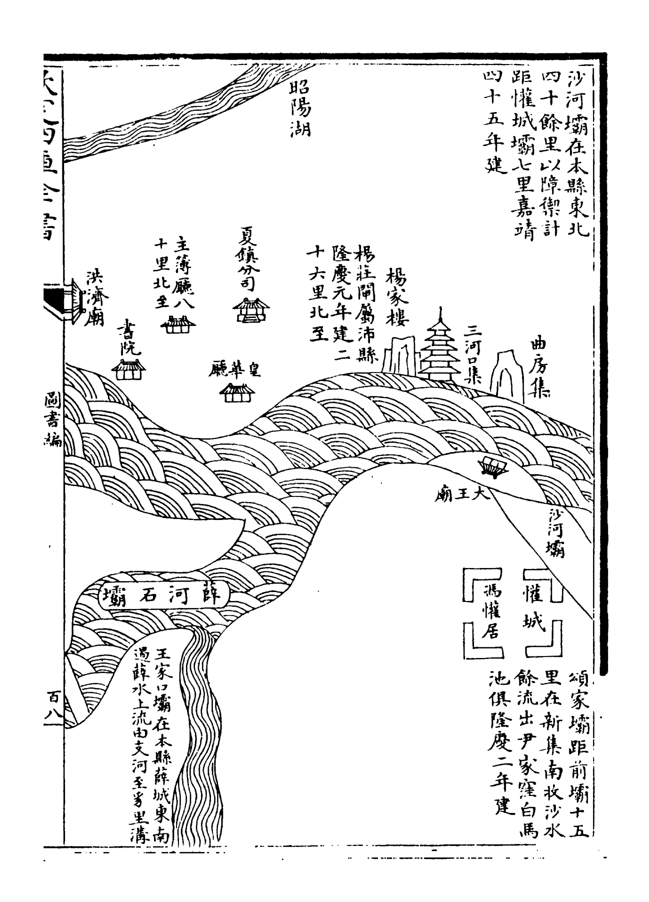
頌嘉壩

懽城壩

尹家湖

翟家壩

翟家壩收沙水餘流入甄家等窪隆慶二年建


沙河壩在本縣東北四十餘里以障衝計距爗城壩七里嘉靖四十五年建
昭陽湖
楊莊閘覊沛縣隆慶元年建二十六里北至
楊家樓
夏鎮分司
主簿廳八十里北至
洪濟廟
書院
皇華廳
三河口集
曲房集
大王廟
沙河壩
薛河石壩
爗城
馮爗居
頌家壩距前壩十五里在新集南收沙水餘流出尹家窪白馬池俱隆慶二年建
王家口壩在本縣薛城東南遏薛水上流由支河至豸里溝

回回墓支河上
通昭陽湖胡陵
城河口以洩
水隆慶二年挑
開

回回墓河

隆慶四年建
滿家閘隆慶二
年建五里北至

新家莊六年議設
減水閘洩　水入
漕露出湖地可耕

馬家橋閘隆慶元年建
十二里北至

隆慶六
年議設
減水閘

馬家橋閘

夏鎮閘

薛河石壩以泄餘流
距東邵壩五里嘉
靖四十五年建

戚城
戚國址
王簿[illegible]

滕嶧
等縣
水次
倉

閘王廟

佃莊屯
減水閘

王花泉魏家莊
泉黃溝泉俱入
東郡支河入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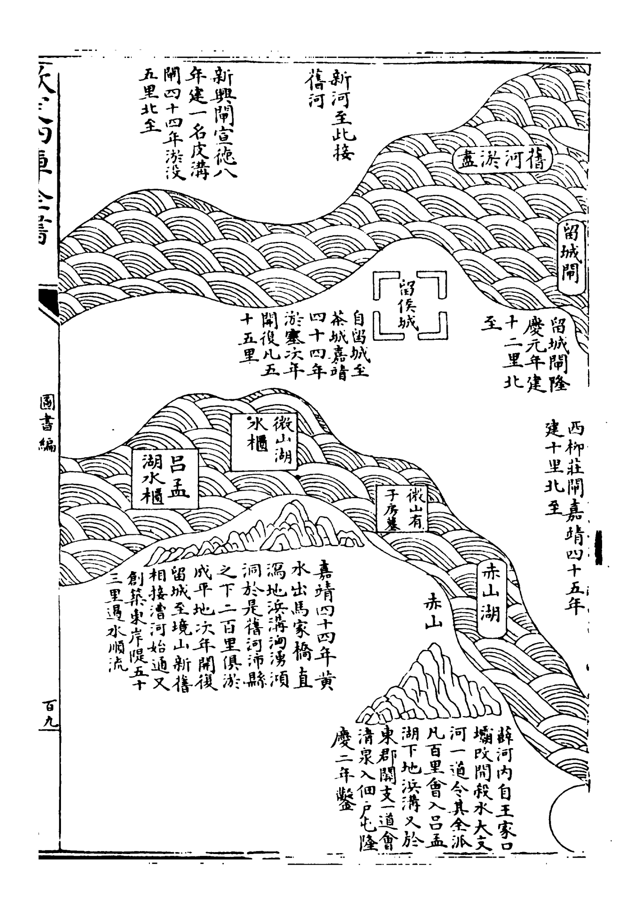
豸里溝壩在本縣百中橋
過薛水中流由支河入呂
孟湖出地浜溝隆慶二年
建

豸里溝壩

東邵壩

王家口壩

薛城
孟嘗
君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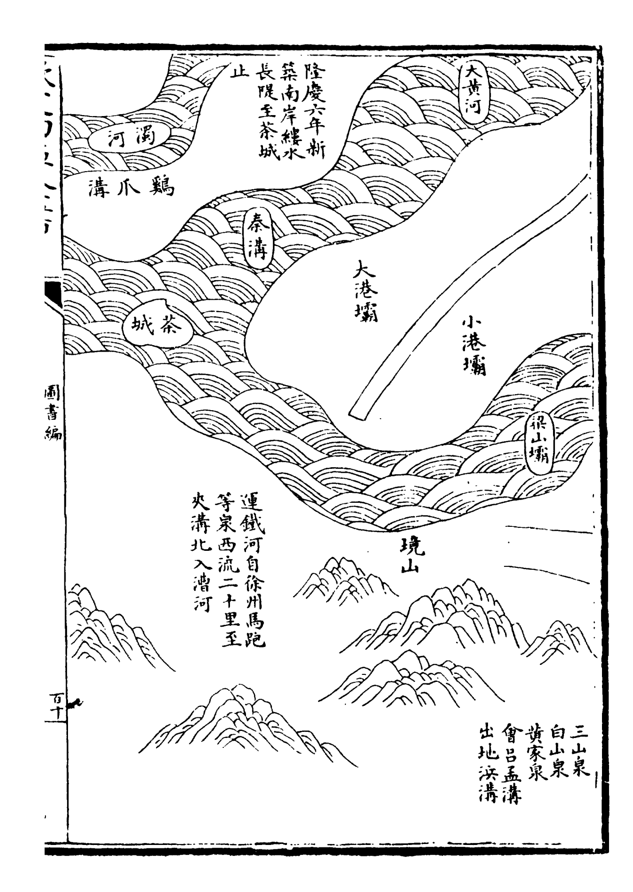

舊河淤盡
留城閘
留城閘隆慶元年建十二里北至
新河至此接舊河
新興閘宣德八年建一名皮溝閘四十四年淤沒五里北至
留侯城
自留城至茶城嘉靖四十四年淤塞次年開復凡五十五里
西柳莊閘嘉靖四十五年建十里北至
微山湖
水櫃
呂孟湖水櫃
微山有子房墓
赤山湖
赤山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出馬家橋直瀉地浜溝洄湧須洞於是舊河沛縣之下二百里俱淤成平地次年開復留城至境山新舊相接漕河始通又創築東岸隄五十三里過水順流
薛河內自王家口壩改閘殺水大文河一道令其余派凡百里會入呂孟湖下地浜溝又於東郡閘支一道會清泉入佃戶屯隆慶二年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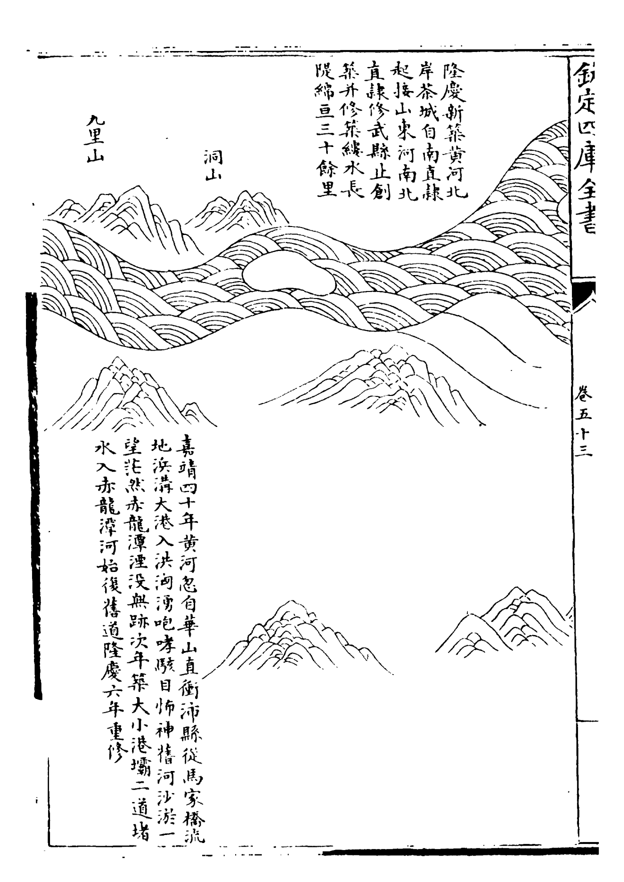
黄家閘永樂年建
嘉靖四十四年淤没
次年重修二十里北
至



運鐵河口六年議設
減水閘

隆慶六年閏二月題自
留城佃万屯兩岸包砌
石隄


隆慶六年新築南岸縷水長隄至茶城止
大黃河
濁河
鷄爪溝
秦溝
大港壩
小港壩
茶城
梁山壩
境山
運鐵河自徐州馬跑等泉西流二十里至夾溝北入漕河
三山泉
白山泉
黃家泉
會呂孟溝
出地浜溝


隆慶新築黄河北岸茶城自南直隸起接山東河南北直隸修武縣止創築并修築縷水長隄綿亘三十餘里
九里山
洞山
嘉靖四十年黄河忽自華山直衝沛縣從馬家橋流地浜溝大港入洪洶湧咆哮駭目怖神舊河沙淤一望茫然赤龍潭湮没無跡次年築大小港壩二道堵水入赤龍潭河始復舊道隆慶六年重修


雲龍山
青田淺
戶工二部
兵備道
徐州
黃河故道
彭城驛
徐州洪
東岸驛
徐洪分司
月河
武河源自山東嶧縣馬旺山許家流
流一百八十五里與邳州蛤湖合流
至邳州西五里至乾溝口入漕
隆慶六年築徐呂至宿遷張林鋪止
西岸隄各長三百七十里又徐州北
至茶城止築兩岸隄各長三十里

陳家灣

徐州雙溝等淺鋪凡四十三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五十五件歲辦椿木四根草一千束掛不一

黃鍾驛四十里北至

清涼寺房材驛四十里北至

閘家口房材口十里北至

隆慶四年決雙溝三十里北至馬家淺三十里北至張擺渡口王家房家口壩俱隆慶四年決

呂梁洪

呂梁洪分司二十里北至隆慶六年創築隄起

梯枕灣嘉靖三十二年決

陸家灣油房口

新安集二十里北至

西曹家口

青陽十里北至

下溝十里北至

武河口

沂河口

蛤湖

鰻湖

距山湖

連江湖

承治河在嶧縣西自許地等泉發源東南流一百七十里至邳州由乾溝入漕

許有泉

溫水泉

右在嶧縣入運河

船稅閘排船屬吕梁洪納稅始徐州洪主事革至隆慶六年工部疏復六年題移于徐州洪

邳州蔡家莊等淺鋪凡十一每淺老人一名夫共一千五百名什物二十八件歲辦椿木共一萬五千根草一百五十萬束樹多少不一

宿遷縣武家溝等淺鋪凡二十一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名什物二十八件歲辦椿木一千根樹不一

題頭灣

黄家莊四十里北至

直河口

直河驛

黄墩湖

王家莊
沙房二十里北至
韓家莊

邳州
兵備道

下邳驛十里北至
東梢門
曹家口
陵台三十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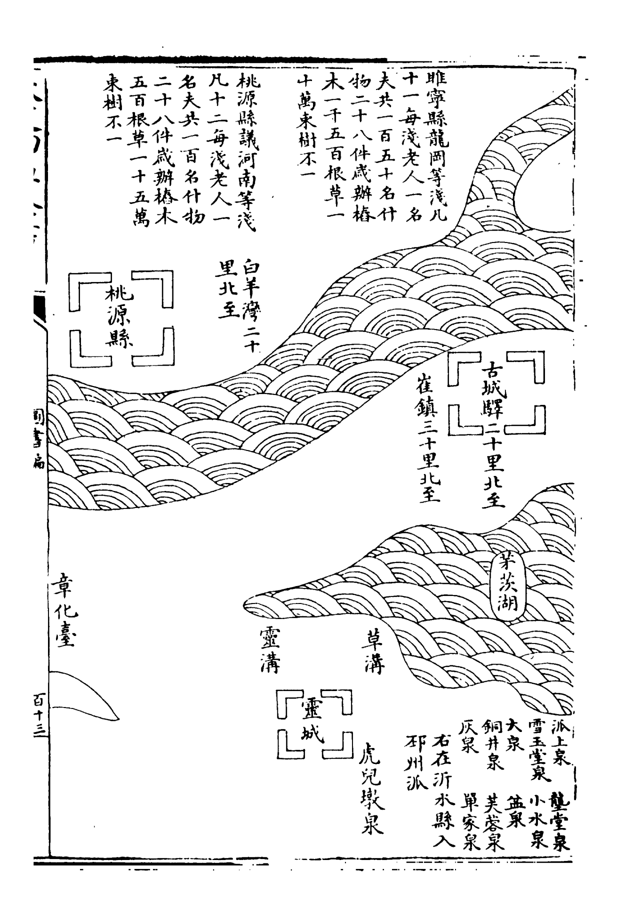
周湖

柳湖

直河

直河與沂河一源自邳州役賢鎮南與沂河分流一百二十里至邳州東南六十里入漕


小河口上通趙皮寨汴梁今中塞十里北至
小河口
張將軍廟
宿遷縣
鍾吾驛十五里北至
曹家店十五里北至
落馬湖
侍丘湖
牛兒頭
馬陵山
邳州泒凡二縣
許池泉
右在澤縣入邳州泒伏
平谷泉 泉河泉
順德泉
右在蒙陰入邳州泒



雎寧縣龍岡等淺凡十一每淺老人一名夫共一百五十名什物二十八件歲辦樁木一千五百根草一十萬束樹不一
桃源縣議河南等淺凡十二每淺老人一名夫共一百名什物二十八件歲辦樁木五百根草一十五萬束樹不一
白羊灣二十里北至
桃源縣
古城驛二十里北至
崔鎮三十里北至
茅茨湖
章化臺
靈溝
草溝
靈城
虎兒墩泉
泒上泉 龍堂泉
雪玉堂泉 小水泉
大泉 盂泉
銅井泉 芙蓉泉
灰泉 單家泉
右在沂水縣入
邳州泒

桃源縣二十里北至

隆慶六年新築桃源縣南岸自白洋河起至駱家營清河縣止北岸自駱家營起至古城鎮止共築過大小漘缺一百六十七處

清河縣李家橋等淺凡五每淺老人一名夫十二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共四百根草共四萬束樹不一

三義鎮二十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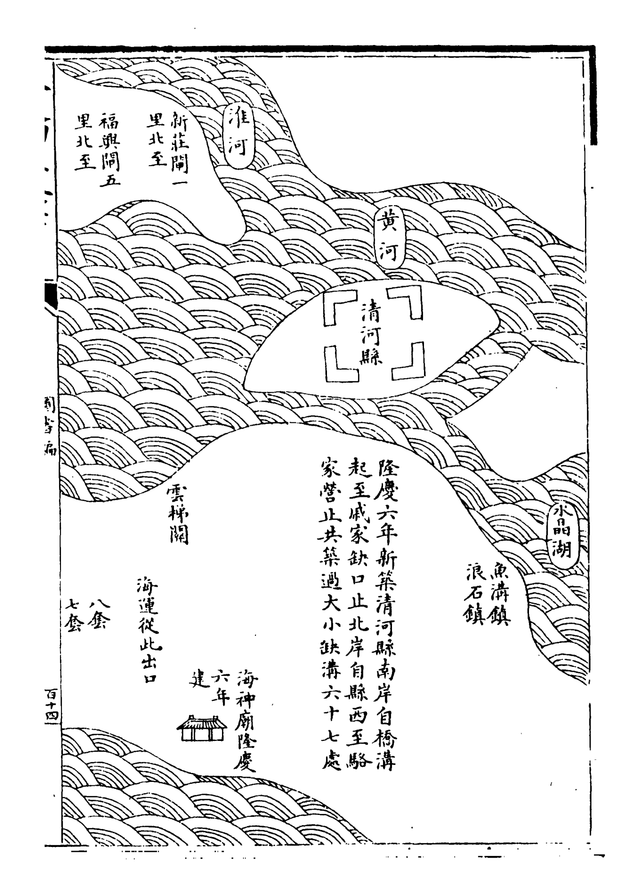
東開城二十里北至

羅家溝東岸二十里北至

楊老湖
邵家湖
靈城湖
蒼基湖
胭脂湖
蚌湖
桂家湖
雷湖

三縣外有淺湖水溝口十九處搭架木橋集船稅運

皂河緐源沭河水發則決没口由劉馬莊趙馬公港九十里南走皂河至宿遷西北五十里入漕


淮河
新莊閘一里北至
福興閘五里北至
黃河
清河縣
水晶湖
魚溝鎮
浪石鎮
隆慶六年新築清河縣南岸自橋溝起至戚家缺口止北岸自縣西至駱家營止共築過大小缺溝六十七處
雲梯關
海神廟隆慶六年建
海運從此出口
八套
七套

清江閘二里北至

移風閘五里北至

淮陰驛二十里北至

淮安五壩

仁字壩在新城東門外

義字壩與仁字壩相連

禮字壩在新城西北距仁字壩五里

智字壩在通濟橋北距新城五里

信字壩與智字壩相連俱永樂十三年建

信字壩

智字壩

夾套墩

二套墩

三套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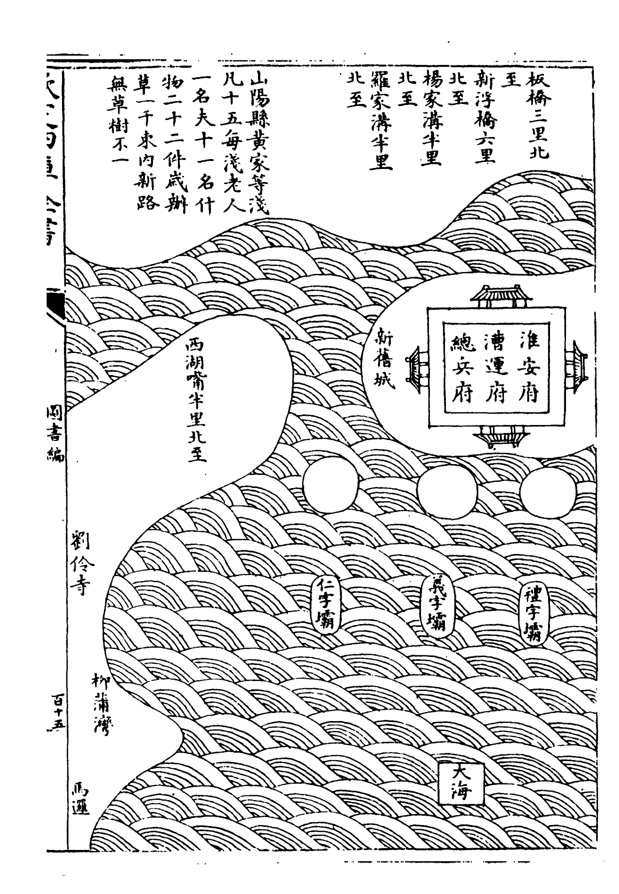
六套

五套

四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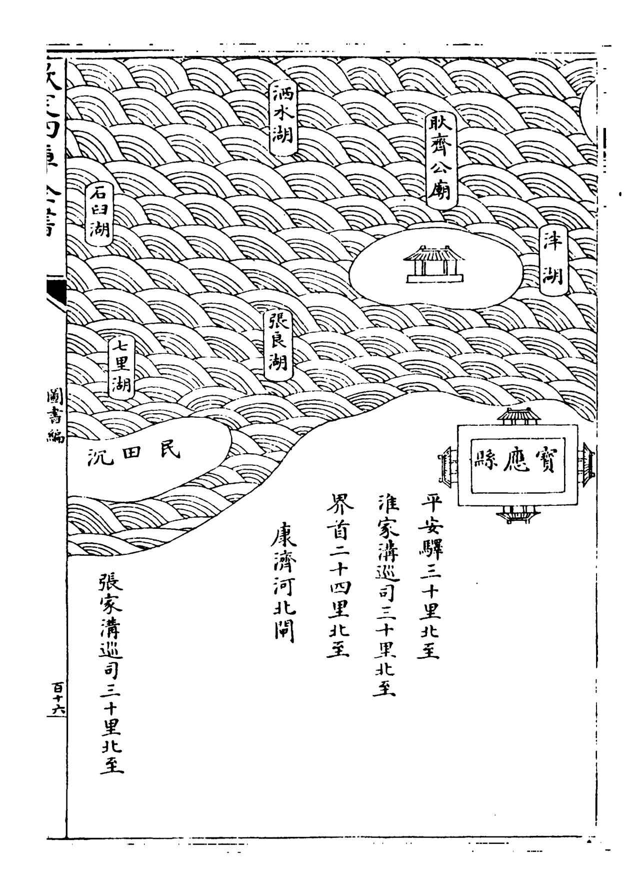
信字壩隆慶二年淤今開通黃河泛議船由此掣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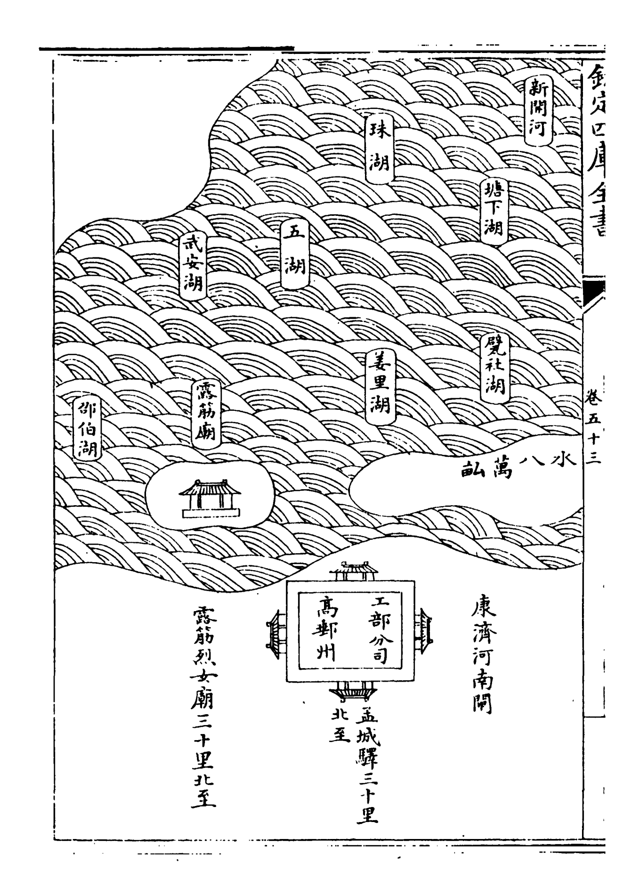
清江浦口有黃河合水橫過江二十五里北至


板橋三里北至
新浮橋六里北至
楊家溝半里北至
羅家溝半里北至
山陽縣黃家等淺凡十五每淺老人一名夫十一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草一千束內新路無草樹不一
淮安府
漕運府
總兵府
新舊城
西湖嘴半里北至
仁字壩
義字壩
禮字壩
劉伶寺
柳浦灣
馬邏
大海

管家湖
范光湖
白馬湖
清水湖
安義橋七十里北至

寶應縣子嬰溝淺舖凡九每淺舖正房三間火房三間井亭一座牌樓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共四百二十名歲辦樁木共四千二百根草共四十三萬束樹不一


泗水湖
耿齊公廟
石臼湖
津湖
張良湖
七里湖
民田沉
寶應縣
平安驛三十里北至
淮家溝巡司三十里北至
界首二十四里北至
康濟河北閘
張家溝巡司三十里北至


新開河
珠湖
塘下湖
五湖
武安湖
甓社湖
姜里湖
露筋廟
邵伯湖
水八萬畝
工部分司
高郵州
康濟河南閘
露筋烈女廟三十里北至
孟城驛三十里
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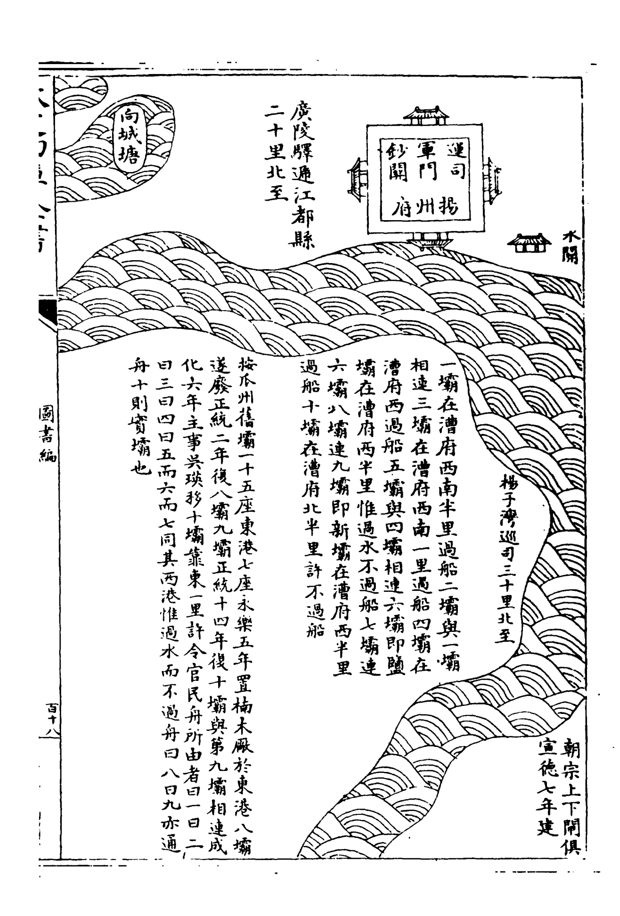
邵伯驛二十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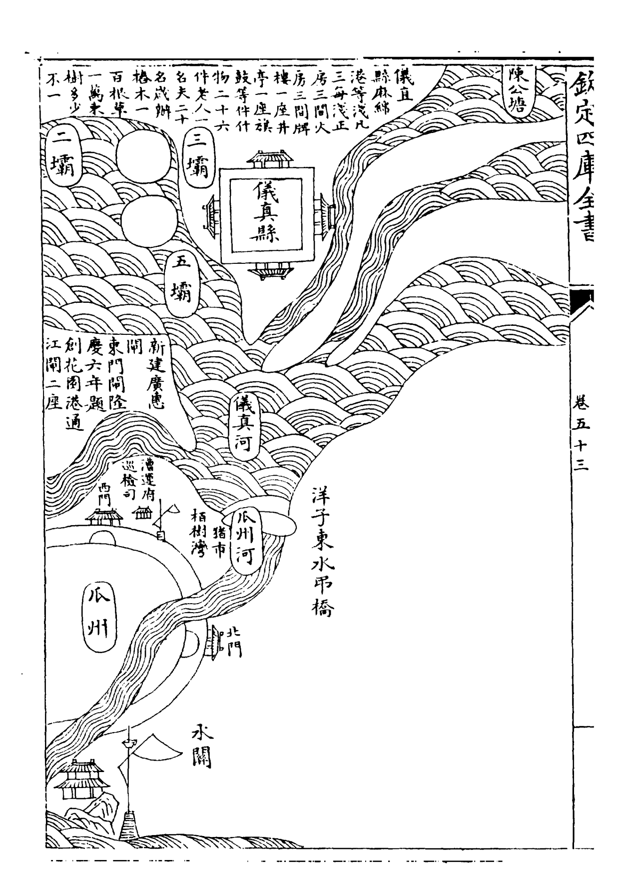
高郵州王琴等淺鋪凡一十二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五間牌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不一

湖一邵伯塘
四上雷正雷句城小
新江都縣花園等淺
鋪凡一十三每淺正
房三間火房三間牌
樓一座井亭一座什
物一十六件老人一名夫
長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樁木
四百根草四萬束樹多少不一

上雷塘
正雷塘
小新塘

運鹽河在揚州府江都縣隋仁壽四
年開以通漕運其側有茱萸村故名
茱萸灣自灣頭起東至泰州界斗門
鋪七十里有支河三白塔正統十年
會以御史吳鎰言挑開白塔河注揚
子江以便浙江等運船


向城塘
廣陵驛通江都縣二十里北至
運司
軍門
鈔關
揚州府
水閘
一壩在漕府西南半里過船二壩與一壩相連三壩在漕府西南一里過船四壩在漕府西過船五壩與四壩相連六壩即臨壩在漕府西半里惟過水不過船七壩連六壩八壩連九壩即新壩在漕府西半里過船十壩在漕府北半里許不過船
揚子灣巡司三十里北至
朝宗上下閘俱宣德七年建
按瓜州舊壩一十五座東港七座永樂五年置楠木廠於東港八壩遂廢正統二年復八壩九壩正統十四年復十壩與第九壩相連成化六年主事吳琰移十壩靠東一里許令官民舟所由者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六而七同其西港惟過水而不過舟曰八曰九亦通舟十則實壩也


儀真縣麻綿港等淺凡三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三間牌樓一座井亭一座旗鼓等件什物二十六件老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樹多少不一
陳公塘
二壩
三壩
儀真縣
五壩
新建廣惠閘東門閘隆慶六年題創花園港通江閘二座
儀真河
漕運府
巡檢司
西門
栢樹灣
猪市
瓜州河
洋子東水吊橋
瓜州
北門
水關

天寧州

𣕽潮閘

四壩

江中有金焦甘露三寺四十五里北至

裏河閘
響水閘
新中閘

新建通惠閘

港子閘

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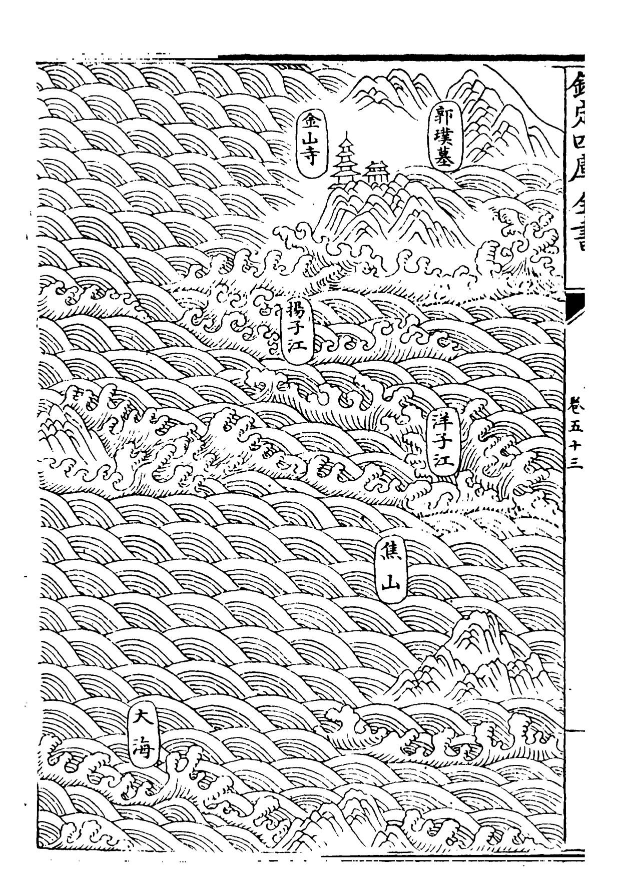
瓜口閘在江都縣瓜州鎮西南地名西江嘴嘉靖六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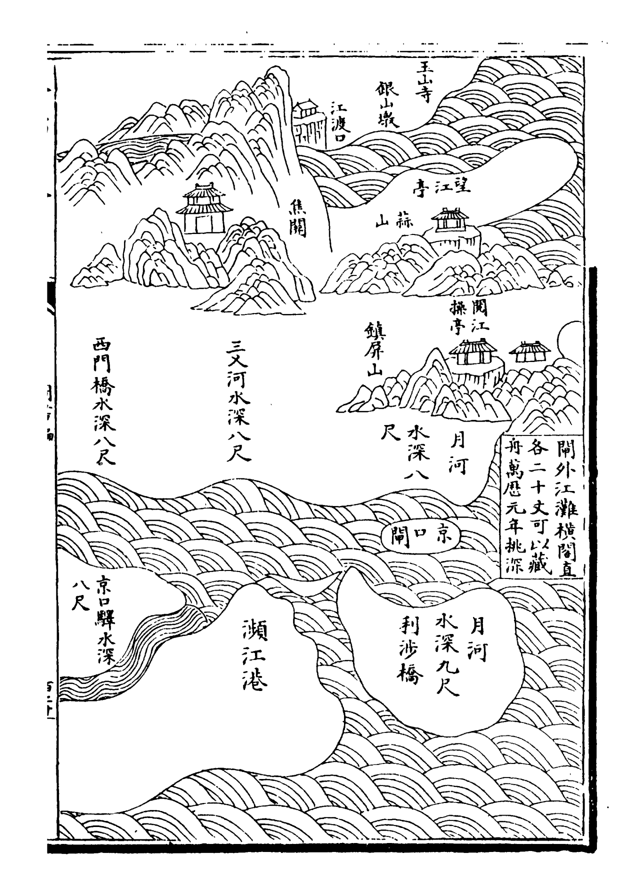
小南門

大南門

便益門

東門


郭璞墓
金山寺
揚子江
洋子江
焦山
大海



玉山寺
銀山墩
江渡口
望江亭
蒜山
焦閘
甘露寺
閱江樓亭
鎮屏山
西門橋水深八尺
三叉河水深八尺
月河水深八尺
閘外江灘橫闊直各二十丈可以藏舟萬歷元年挑深
京口閘
京口驛水深八尺
㶉江港
月河水深九尺
利涉橋


鎮江府至丹徒縣九十里
北固山
孟家橋水深六尺
水磨橋水深六尺
莫家港水深七尺
丁卯橋港水深七尺
岳福橋
南門閘底北河身高二丈北京口閘底五尺
南門橋水深六尺五寸
猪婆灘横長十里係山脊分水之處又係軟沙萬歷元年挑濬
南門
西門
東門
鎮江府
丹徒縣
京覌山
萬壽山
焦石山

鐵鎖港水深六尺五寸
小猪婆灘水深六尺
海會橋水深六尺
小夾江水深七尺
焦湖口水深七尺
新豐鎮水深八尺
小夾岡
運河
減水閘
大猪婆灘水深五尺五寸
丹徒閘水深七尺五寸
馬蝗港水深八尺
東頭壩水深七尺
馬蹟山水口
珊山水深八尺
馬蹟山

三茅峯

大小夾岡係鑿山通道雨水淋漓易致淤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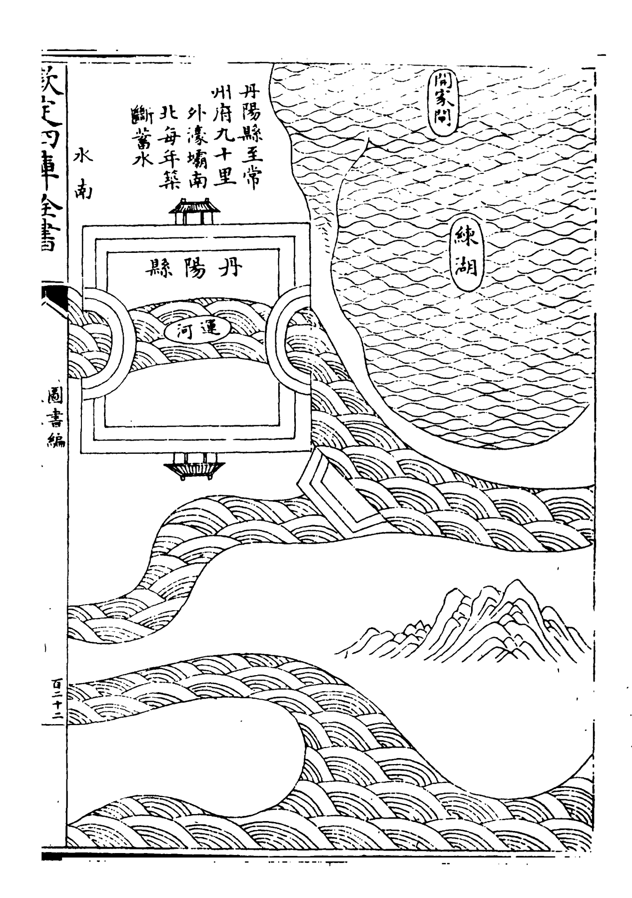
運河

練湖石閘水深五尺七寸

練湖

丹徒鎮

萬歷元年挑深


丹陽縣至常州府九十里外濠壩南北每年築斷蓄水
水南
丹陽縣
運河
練湖
閘家閘

溧陽高淳由此河出

外濠壩

此河可以濟運
金壇丹陽協挑

金壇河

七里橋水
深六尺

丹陽縣界

武進縣界

呂城閘

月河

栅口陵口十里軟沙之處
萬歷元年挑深

河西北俱鎮江運河

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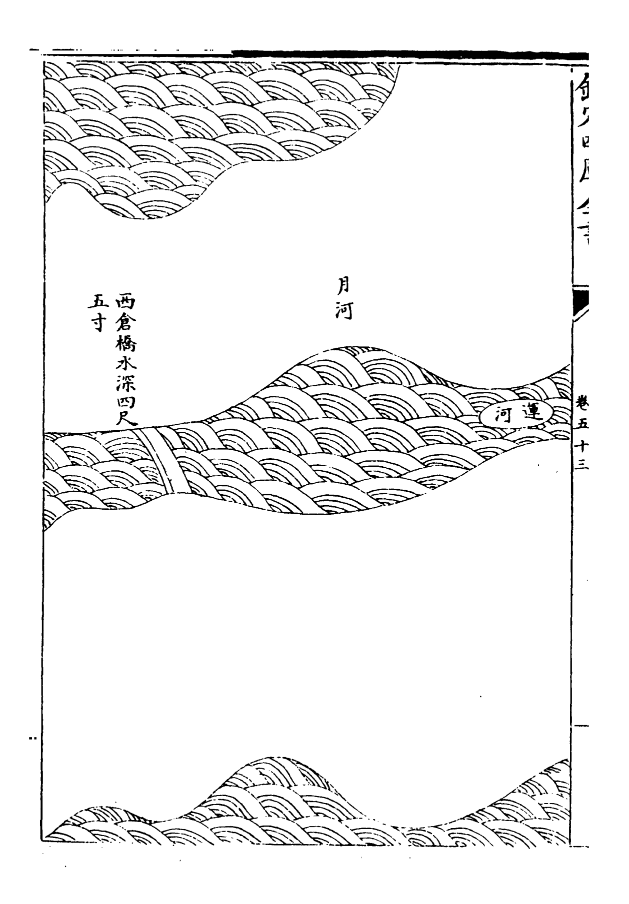
犇牛巡檢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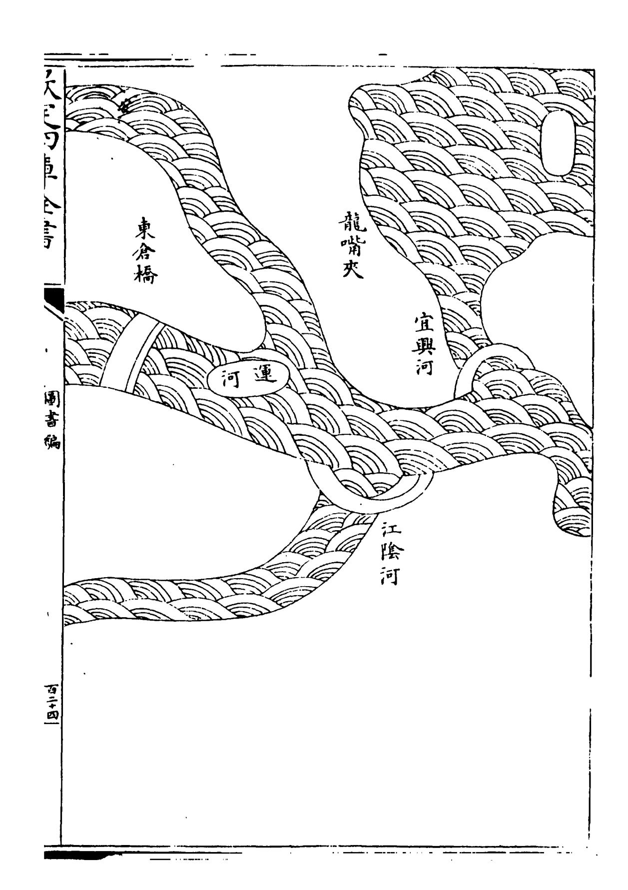
犇牛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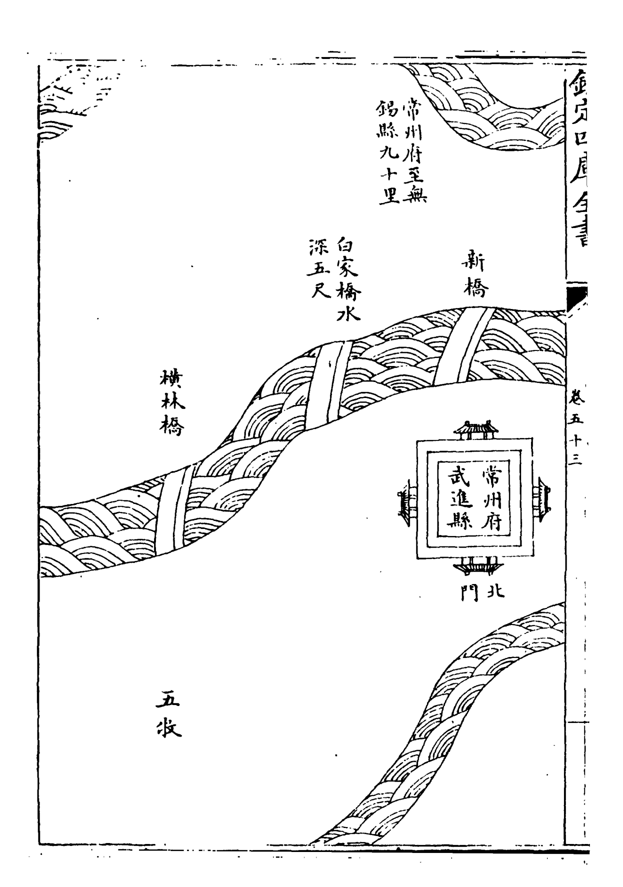
此橋通江湖水上下直倚橋作爲木閘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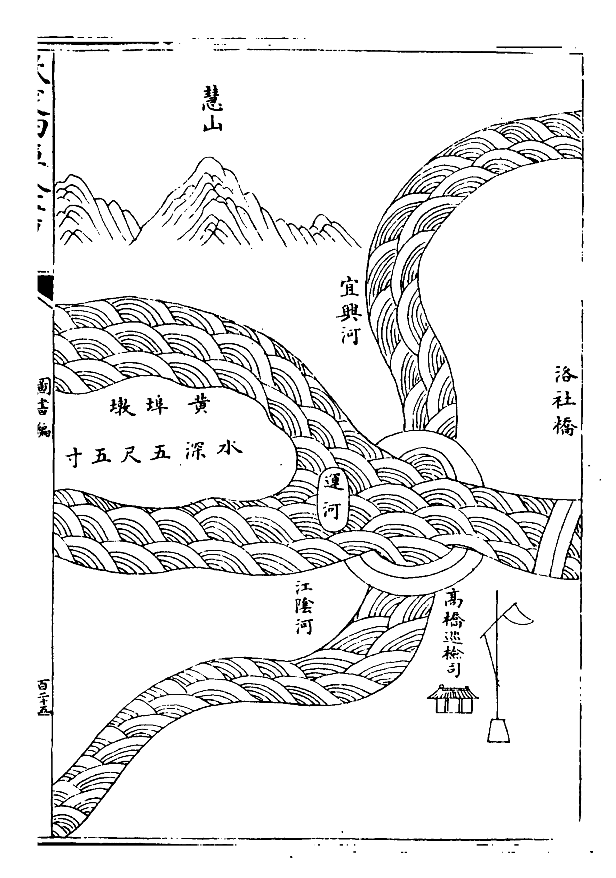
孟河

河莊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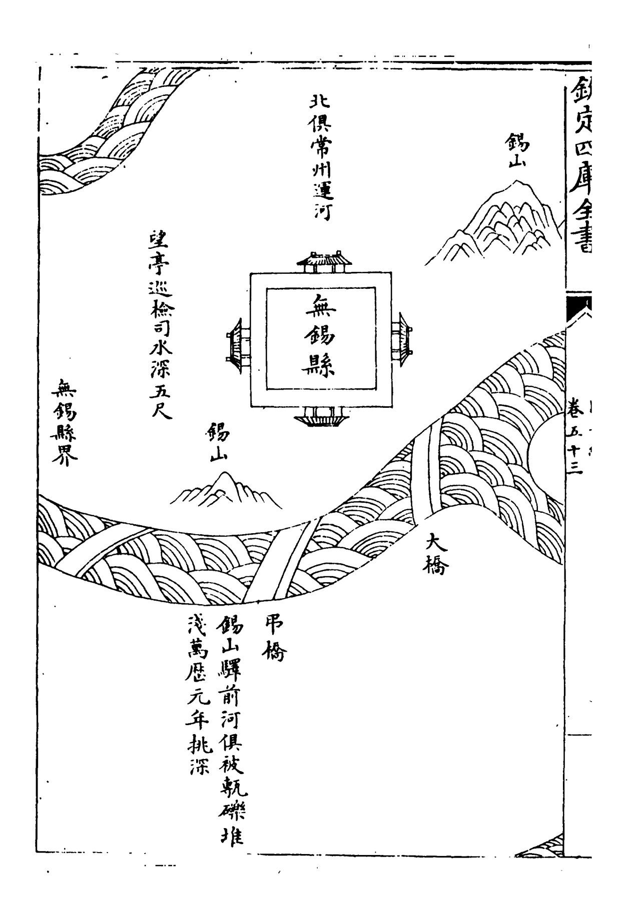

月河
西倉橋水深四尺五寸
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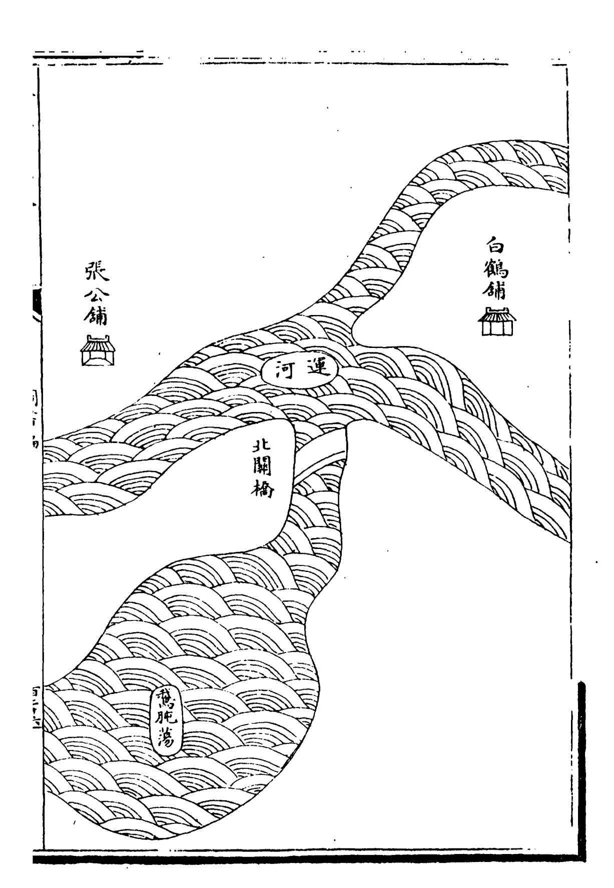

東倉橋
龍嘴夾
宜興河
運河
江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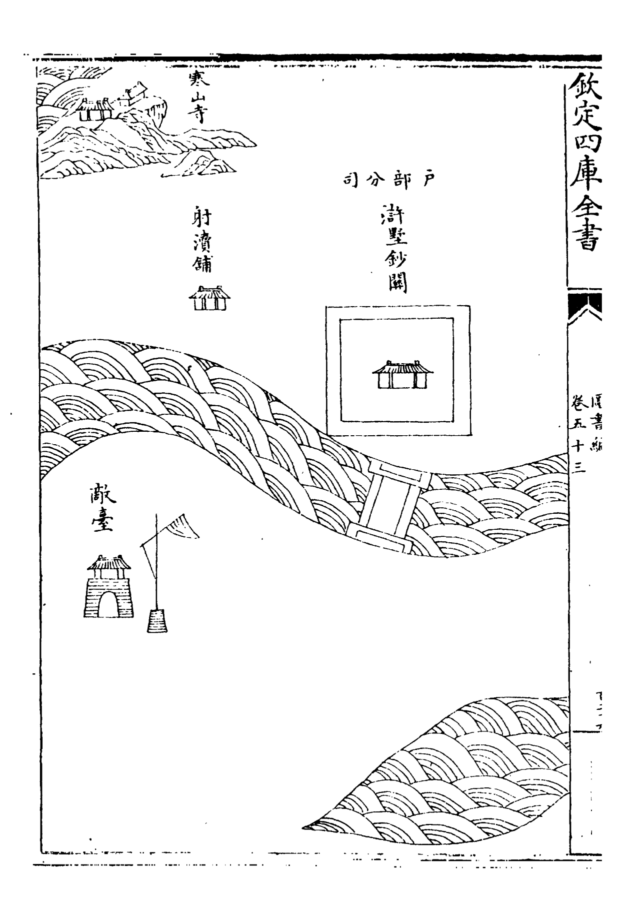

常州府至無
錫縣九十里
白家橋水
深五尺
新橋
橫林橋
常州府
武進縣
北門
五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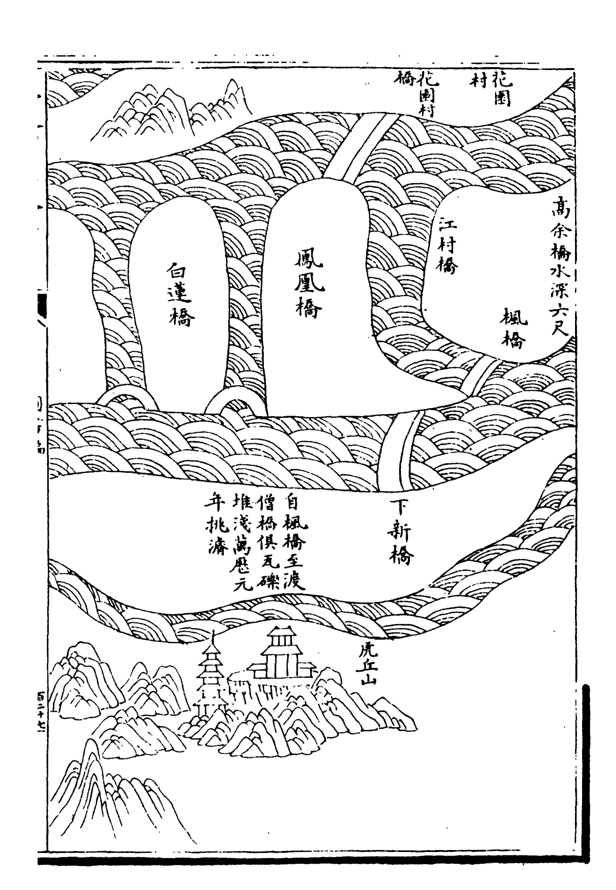


慧山
宜興河
洛社橋
黃埠墩
水深五尺五寸
運河
江陰河
高橋巡檢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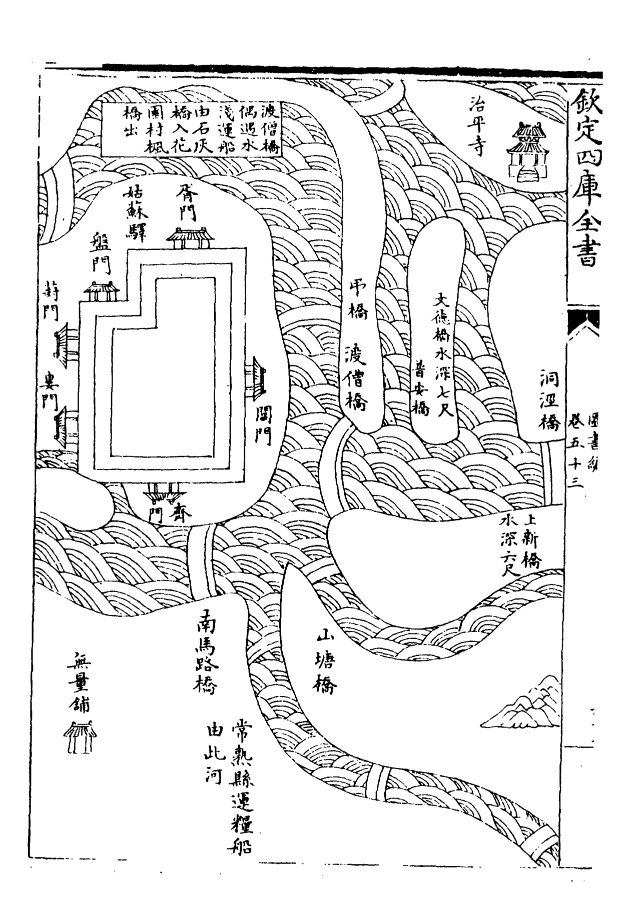

北俱常州運河
錫山
望亭巡檢司水深五尺
無錫縣
無錫縣界
錫山
大橋
弔橋
錫山驛前河俱被軏礫堆
淺萬歷元年挑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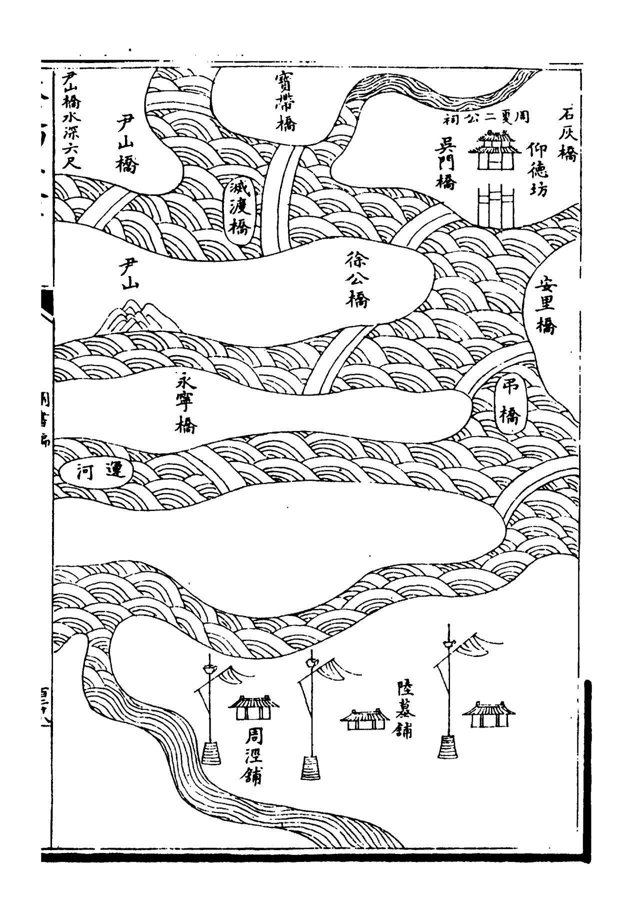

白鶴舖
張公舖
運河
北關橋
鵞肫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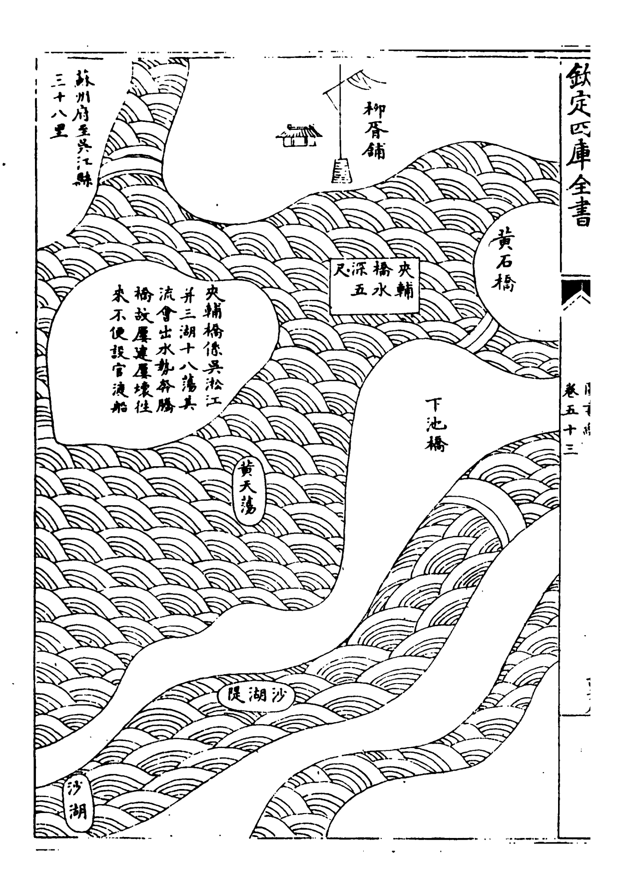

寒山寺
戶部分司
射瀆鋪
滸墅鈔關
敵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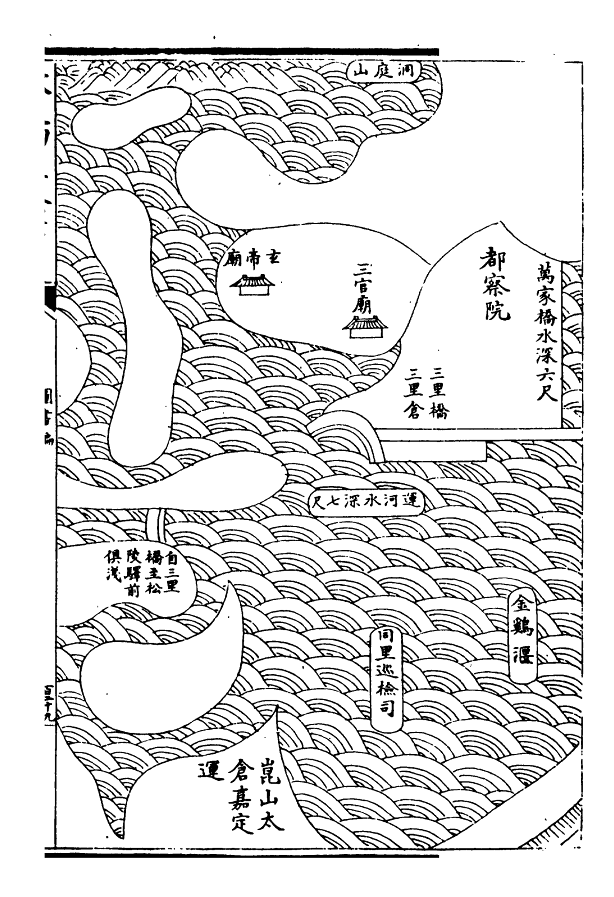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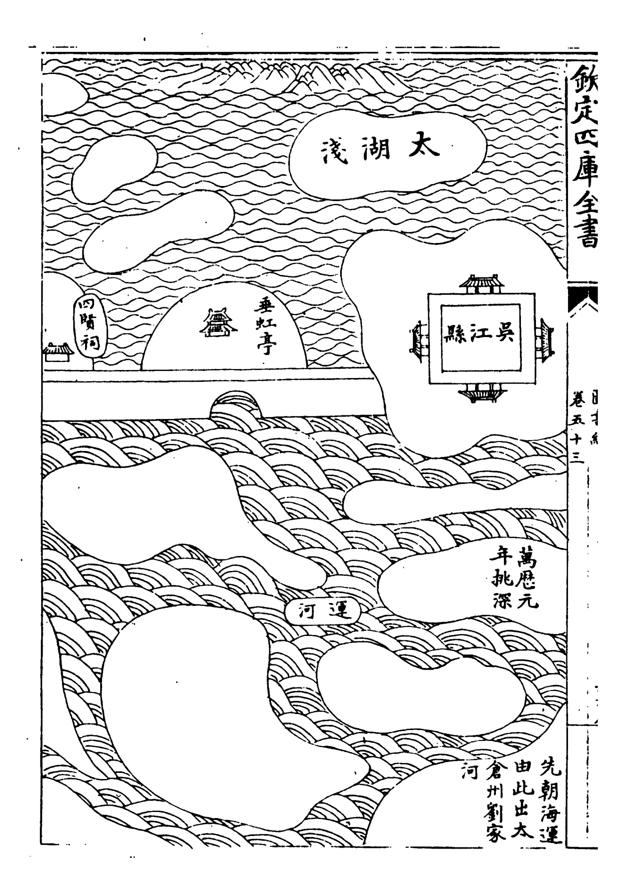
花園村
花園村橋
高余橋水深六尺
楓橋
江村橋
鳳凰橋
白蓮橋
下新橋
自楓橋至渡僧橋俱瓦礫堆淺萬歷元年挑濬
虎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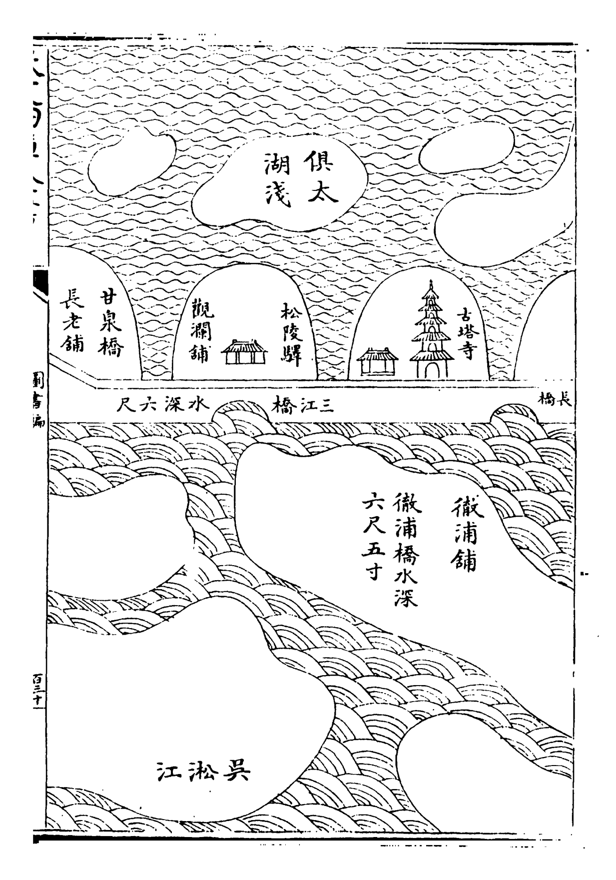

渡僧橋偶遇水淺運船由石灰橋入花園村楓橋出
治平寺
胥門
姑蘇驛
盤門
葑門
婁門
閶門
齊門
平橋
渡僧橋
文德橋水深七尺
普安橋
洞涇橋
上新橋水深六尺
南馬路橋
山塘橋
無量鋪
常熟縣運糧船由此河


尹山橋水深六尺
尹山橋
寶帶橋
滅渡橋
周夏二公祠
石灰橋
吳門橋
仰德坊
尹山
徐公橋
安里橋
永寧橋
弔橋
運河
陸墓鋪
周涇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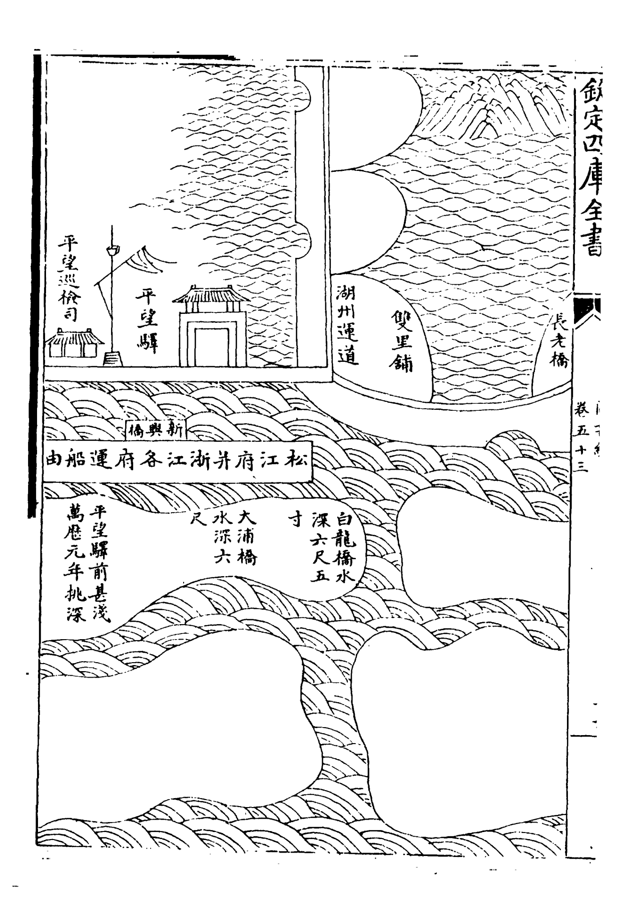

蘇州府至吳江縣三十八里
柳胥鋪
黃石橋
夾輔橋水深五尺
夾輔橋係吳淞江并三湖十八蕩其流會出水勢奔騰橋故屢建屢壞往來不便設官渡船
下池橋
黃天蕩
沙湖隄
沙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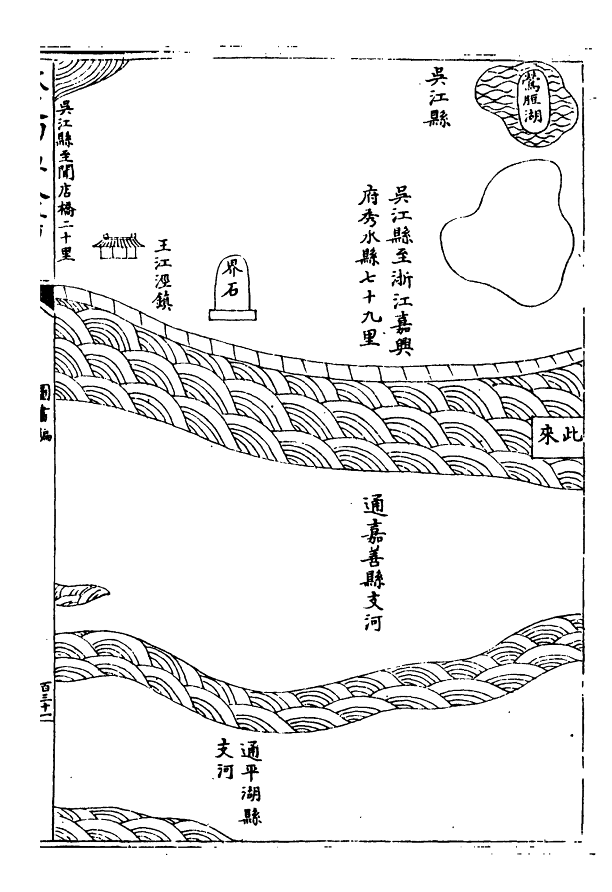

洞庭山
玄帝廟
三官廟
都察院
萬家橋水深六尺
三里橋
三里倉
運河水深七尺
自三里橋至松陵驛前俱淺
金鷄匯
同里巡檢司
崑山太倉嘉定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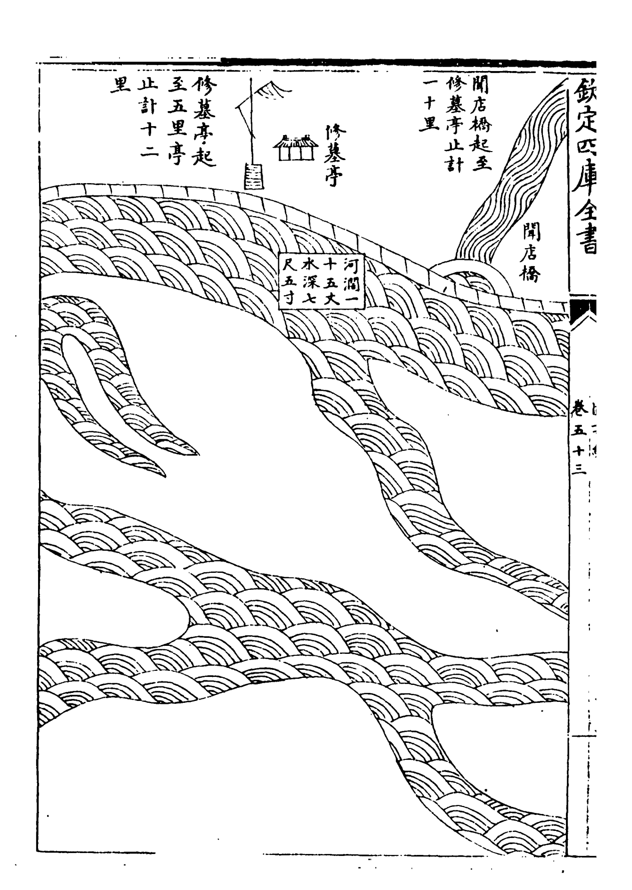

太湖淺
垂虹亭
四賢祠
吳江縣
萬歷元年挑深
運河
先朝海運由此出太倉州劉家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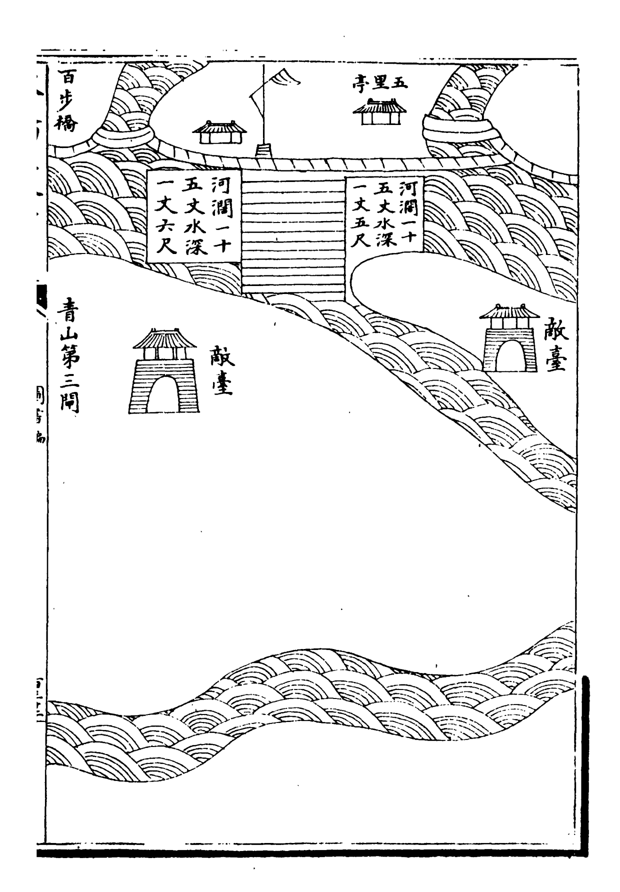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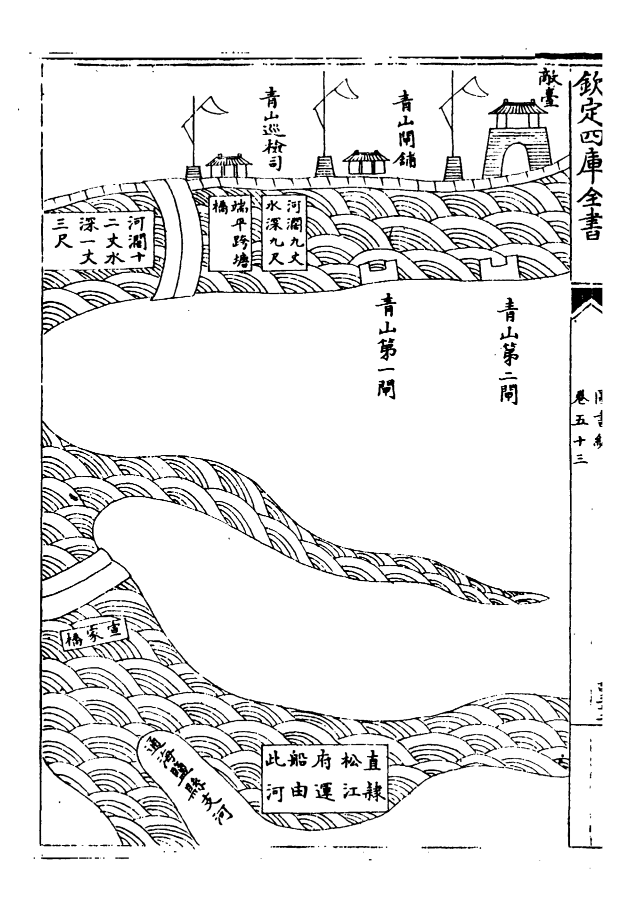
太湖
俱浅
甘泉橋
長老鋪
松陵驛
觀瀾鋪
古塔寺
三江橋
水深六尺
長橋
徹浦鋪
徹浦橋水深
六尺五寸
吴淞江


平望巡檢司
平望驛
湖州運道
雙里鋪
長老橋
新興橋
松江府并浙江各府運船由
平望驛前甚淺萬歷元年挑深
大浦橋水深六尺
白龍橋水深六尺五寸


鴛脰湖
吳江縣
吳江縣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七十九里
界石
王江涇鎮
吳江縣至閘店橋二十里
此來
通嘉善縣支河
通平湖縣支河


閘店橋起至修墓亭止計一十里
修墓亭起至五里亭止計十二里
修墓亭
閘店橋
河闊一十五丈水深七尺五寸


百步橋
五里亭
河濶一十五丈水深一丈五尺
河濶一十五丈水深一丈六尺
青山第三閘
敵臺
敵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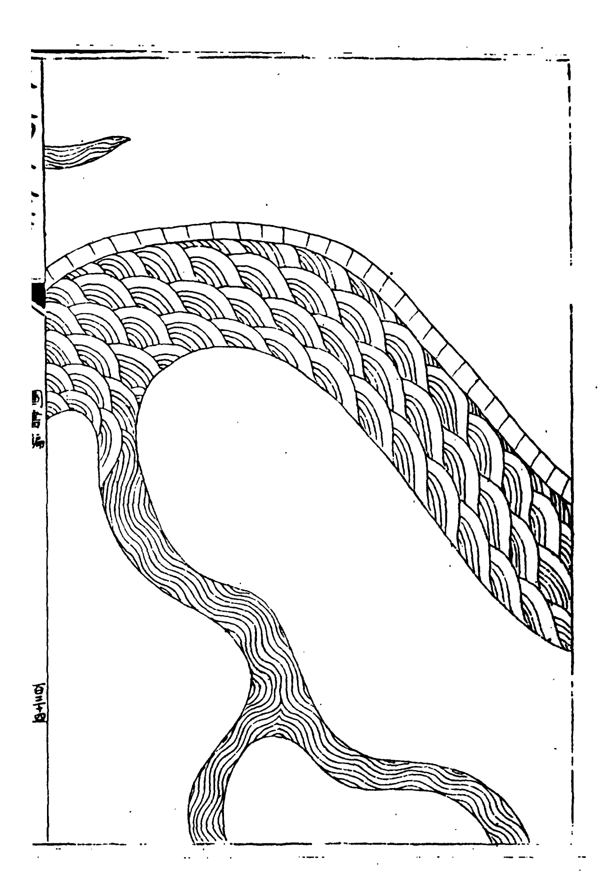

敵臺
青山閘鋪
青山巡檢司
河濶十二丈水深一丈三尺
河濶九丈水深九尺
端平跨塘橋
青山第一閘
青山第二閘
富家橋
直隸松江府運船由此河
通海鹽縣支河

此處項家滙舊有瓦礫灘一連
長五丈濶一丈往年漕船至此
稍有阻礙今已濬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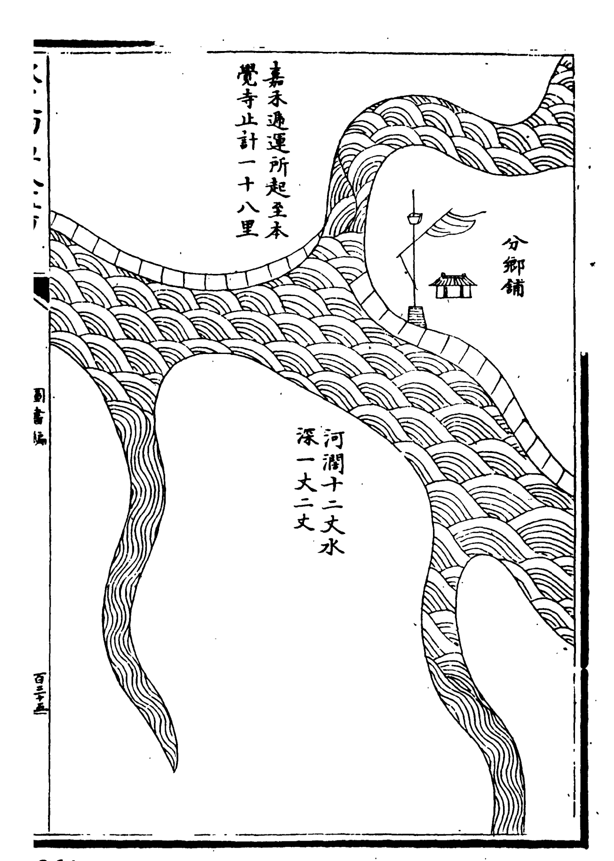
北麗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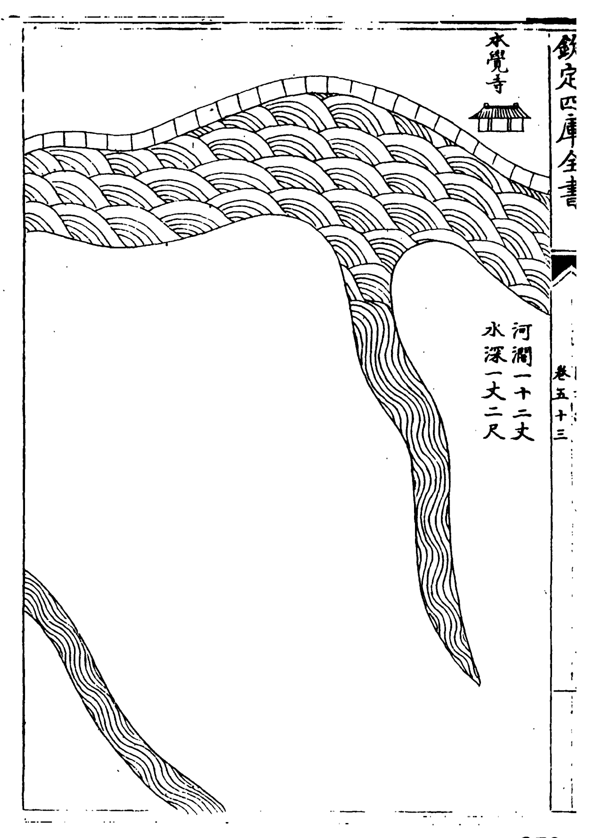
嘉興縣
嘉興府
秀水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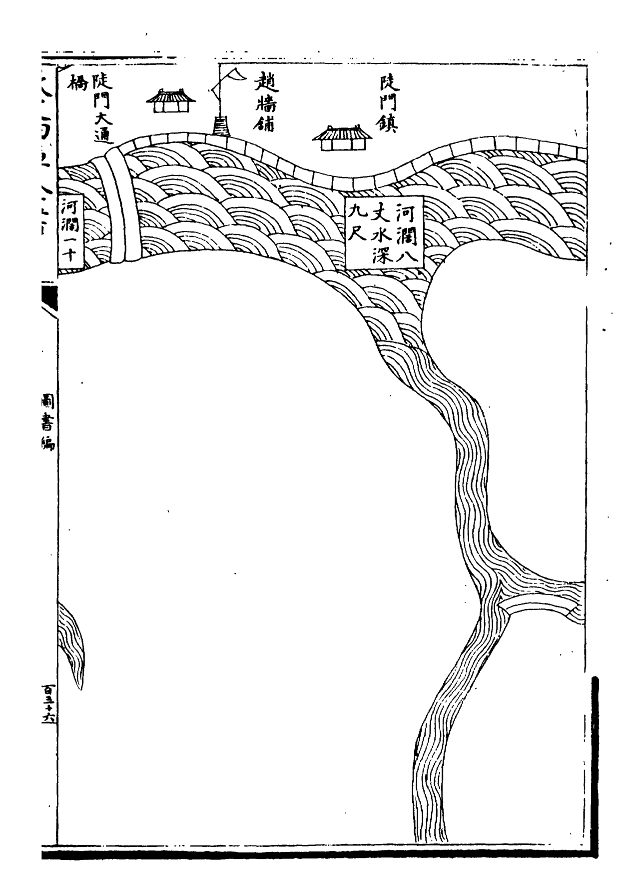
三塔寺
嘉禾遞運所
西麗橋
河濶六丈水深五尺五寸
河濶一十丈水深九尺五寸
項家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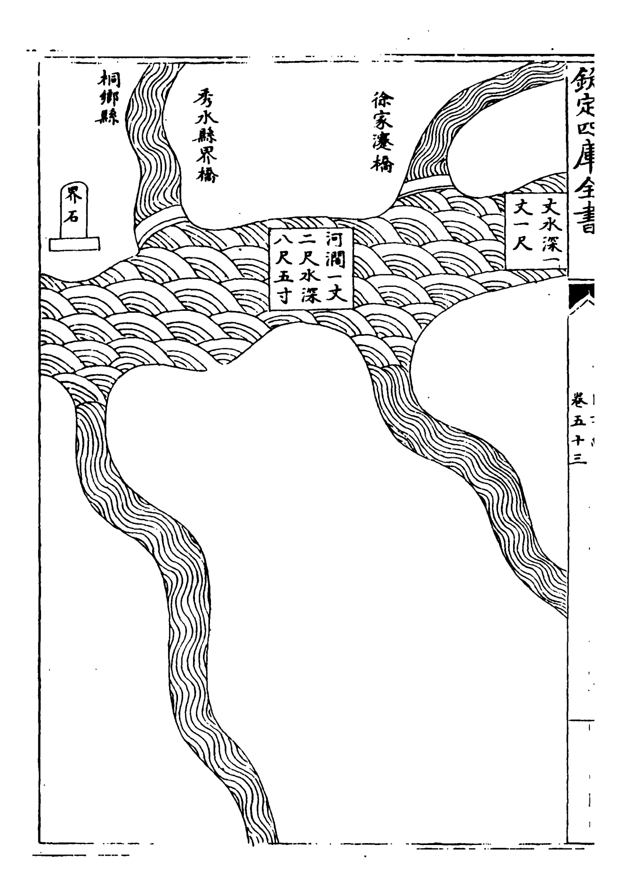


學繡塔


嘉禾遞運所起至本覺寺止計一十八里
分鄉鋪
河闊十二丈水深一丈二丈


永覺寺
河闊一十二丈
水深一丈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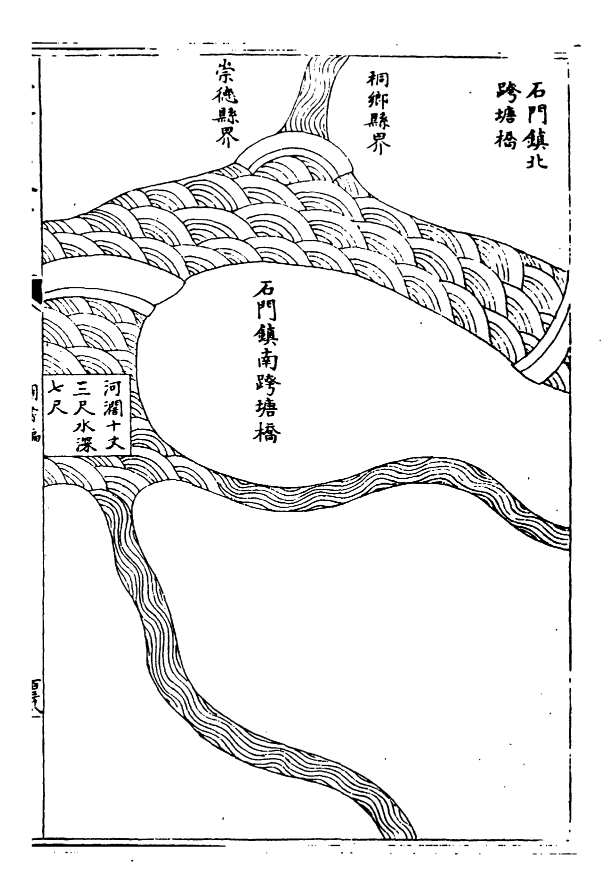

陡門大通橋
趙牆舖
陡門鎮
河濶一十
河濶八丈水深九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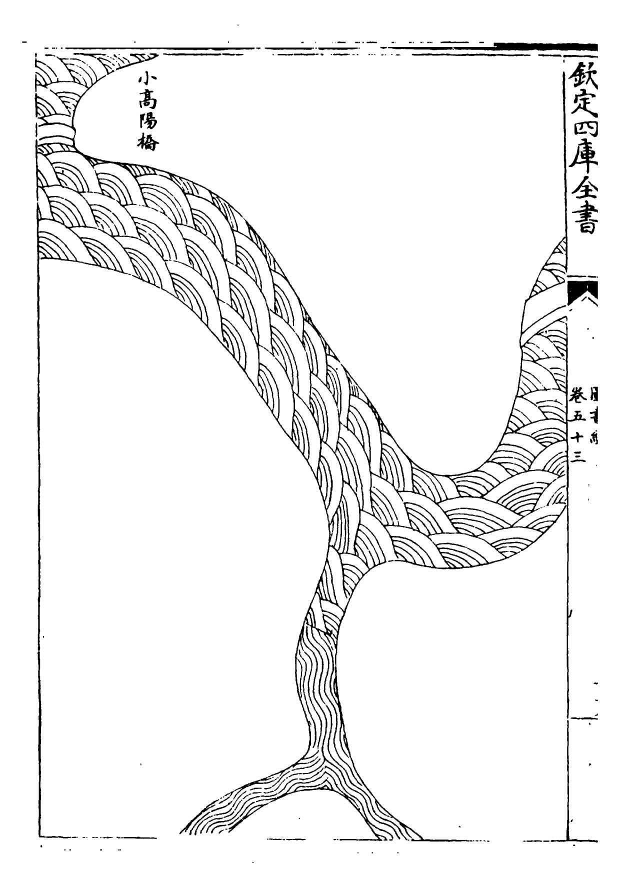

桐鄉縣
秀水縣界橋
徐家瀼橋
界石
河闊一丈二尺水深八尺五寸
丈水深一丈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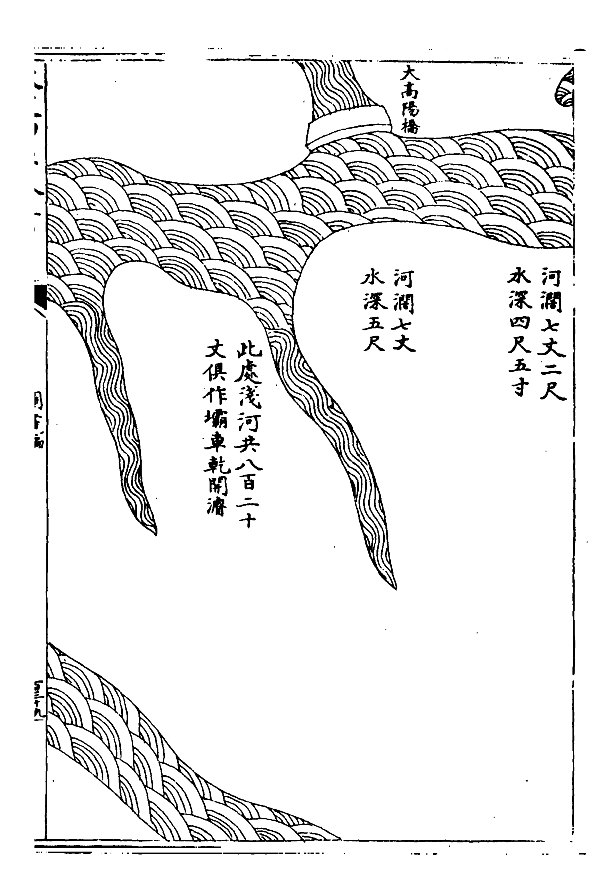
秀水縣界至永新鋪止計六里
永新鋪
皂林巡檢司
皂林鋪
文昌橋
便民橋
永新鋪起至文昌橋止計十里
桐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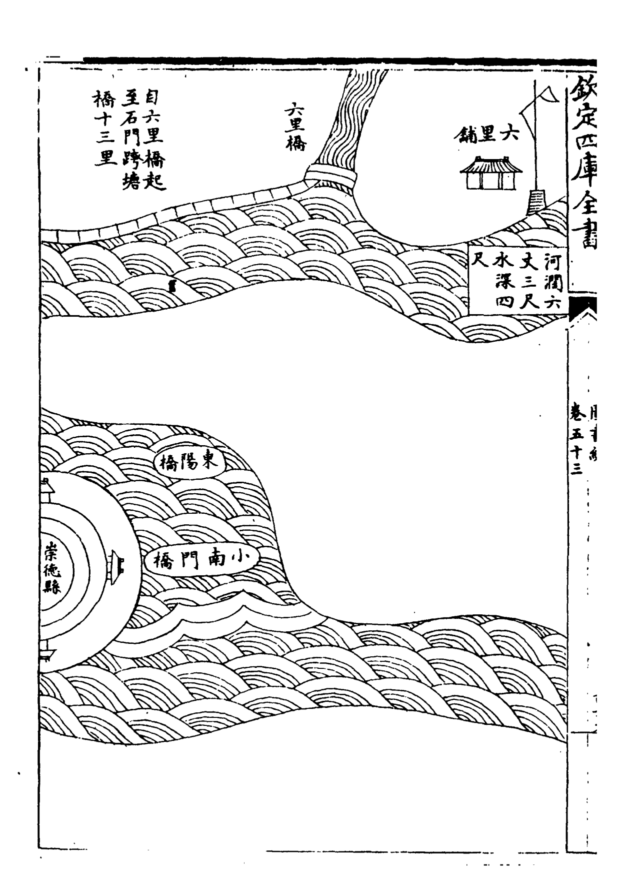
錢店廣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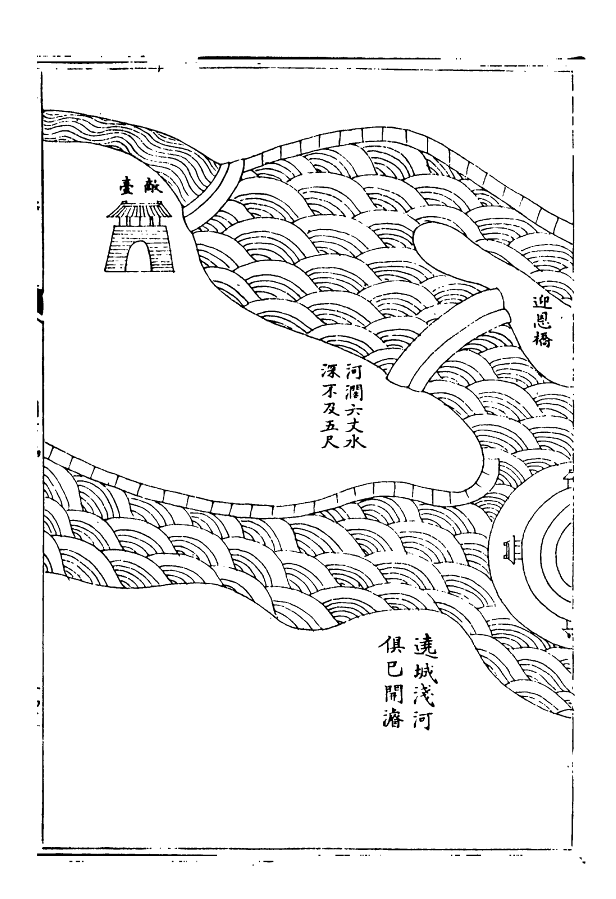
河闊十二丈四尺水深一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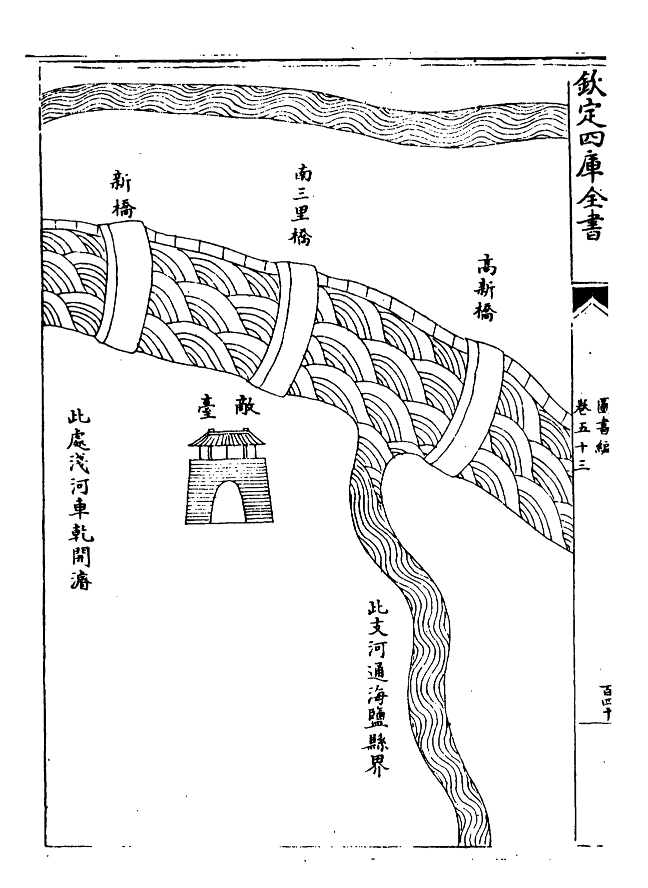

石門鎮北
跨塘橋
桐鄉縣界
崇德縣界
石門鎮南跨塘橋
河濶十丈
三尺水深
七尺


小高陽橋


大高陽橋
河濶七丈二尺
水深四尺五寸
河濶七丈
水深五尺
此處淺河共八百二十
丈俱作壩車軋閘濬


自六里橋起
至石門跨塘
橋十三里
六里橋
大里舖
河濶六
丈三尺
水深四
尺
東陽橋
小南門橋
崇德縣


敵臺
迎恩橋
河闊六丈水深不及五尺
遶城淺河俱已開濬


新橋
南三里橋
高新橋
敵臺
此處淺河車乾開濬
此支河通海鹽縣界

總管堂

彭河橋

松老橋

河濶十丈水深不及五尺

官塘路

彭河橋起至北陸橋止計十五里內

張陸祠
楊家壩
千金橋
河濶十五丈水深五尺
河濶十四丈水深八尺

嘉興府崇德縣地

崇德界

桄橋

河濶二十丈水深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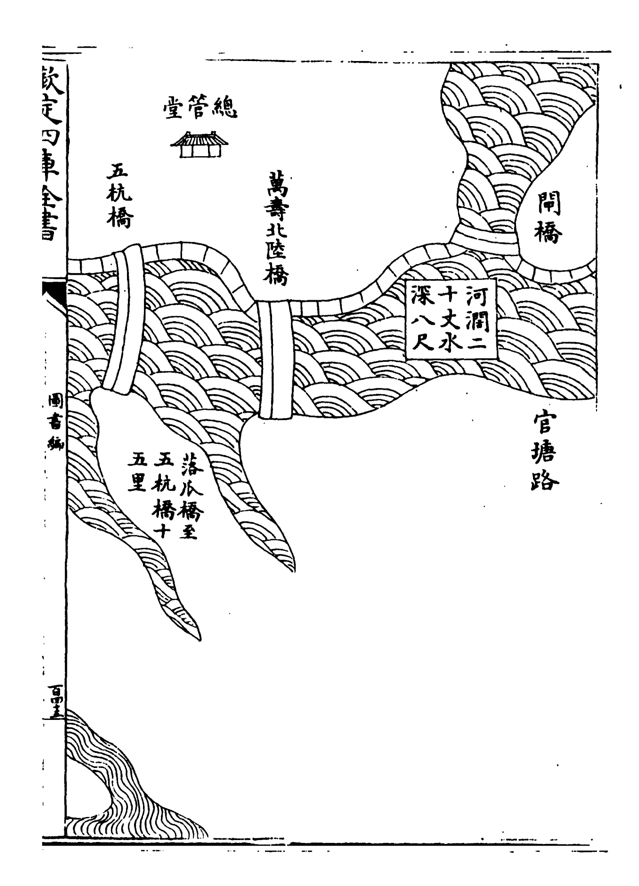
河濶二十丈水深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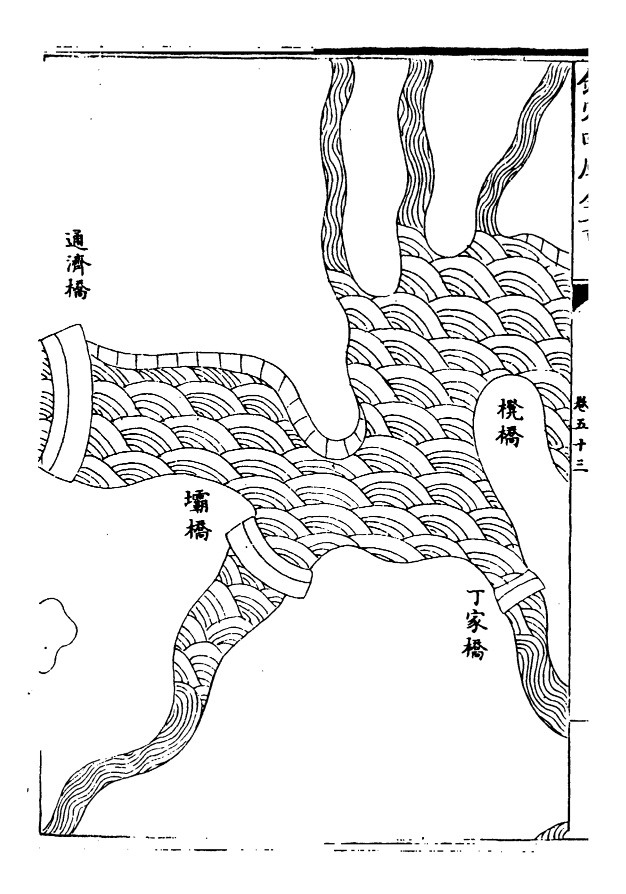
河濶二十丈水深八尺



五杭橋至北陸橋十里內

方三十八里


總管堂
五杭橋
萬壽北陸橋
閘橋
河闊二十丈水深八尺
官塘路
落瓜橋至五杭橋十五里


通濟橋
桄橋
壩橋
丁家橋

張陞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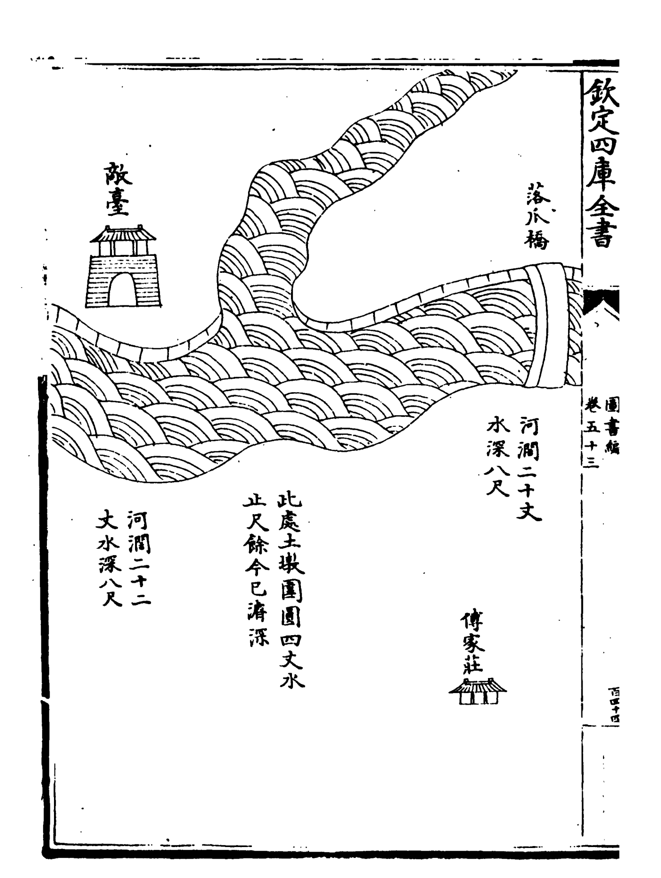
官塘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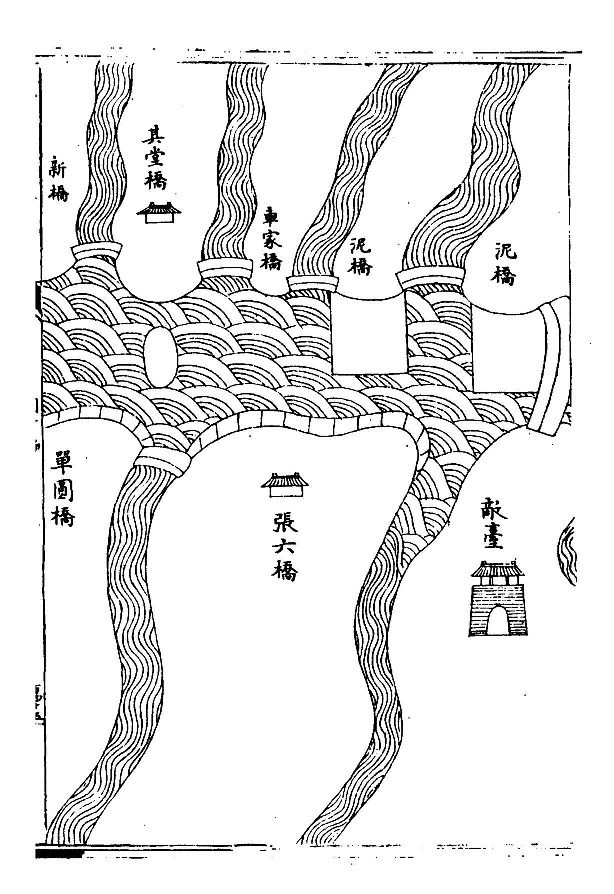
河濶二十丈水深八尺

河濶二十丈水深八尺

何墳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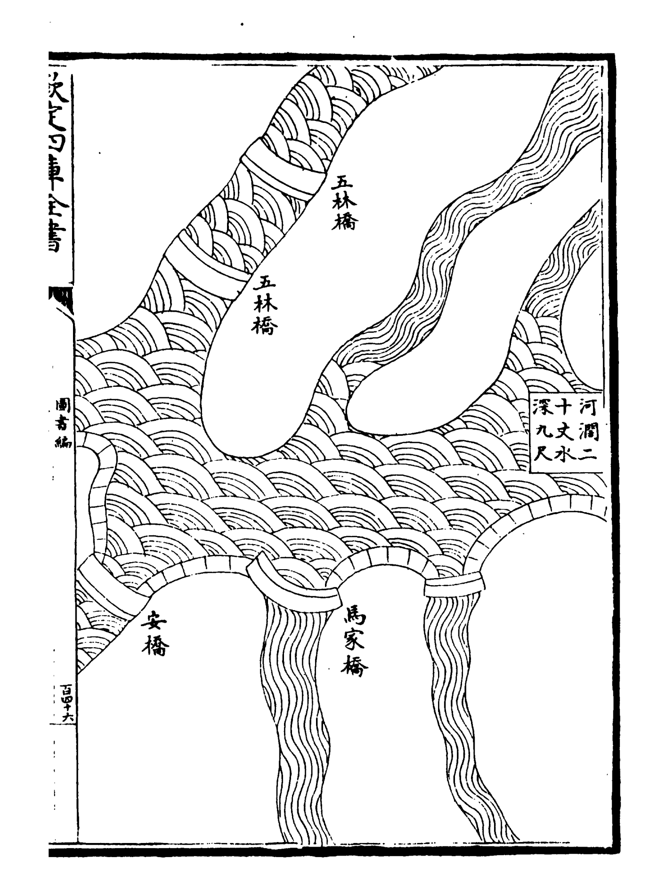
塘棲至落瓜橋三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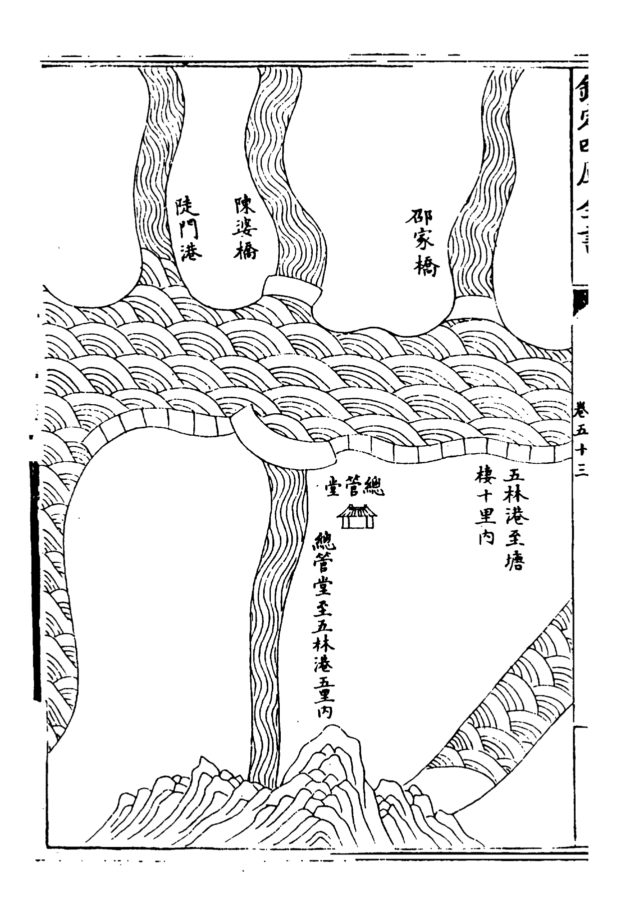

敵臺
落爪橋
河濶二十丈
水深八尺
此處土堤圍圓四丈水
止尺餘今已濬深
河濶二十二
丈水深八尺
傅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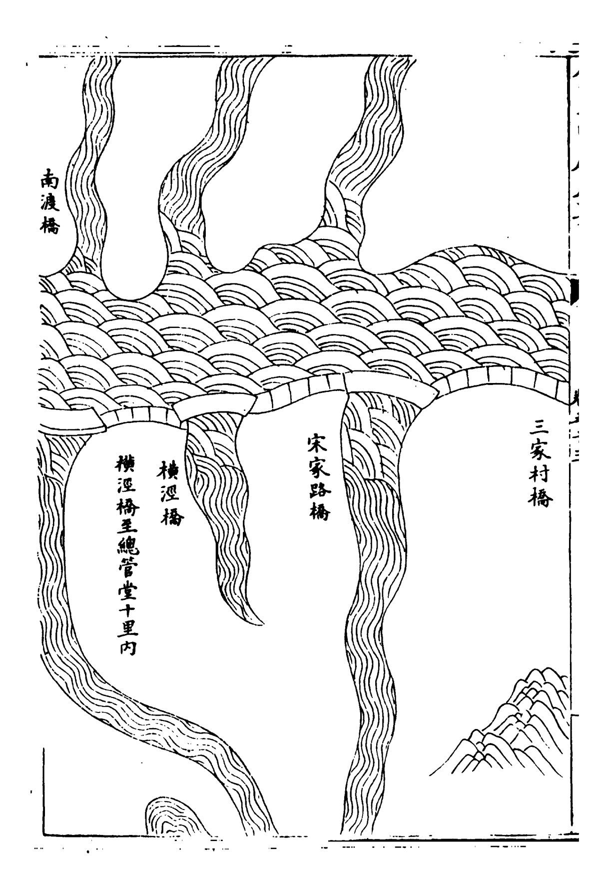
新橋
其堂橋
車家橋
泥橋
泥橋
單圎橋
張六橋
敵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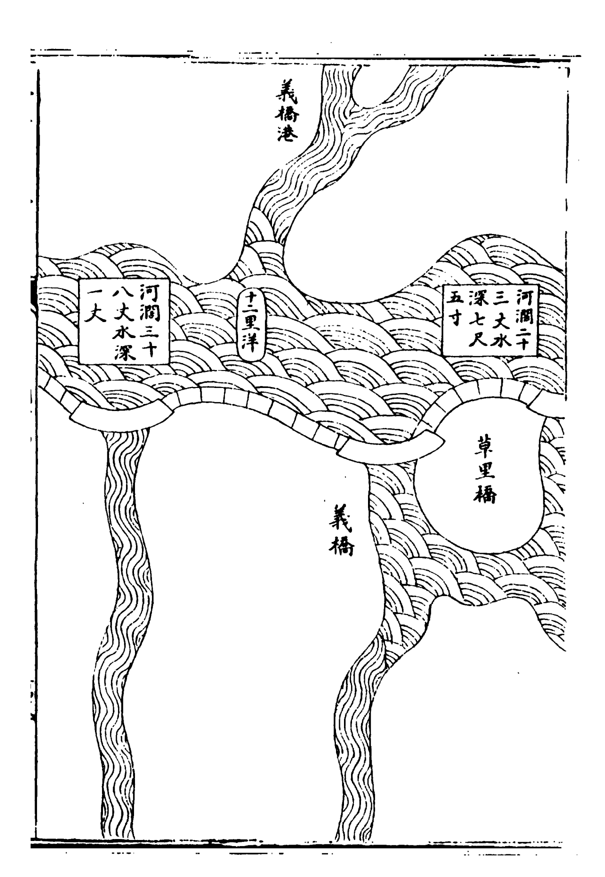
德清縣北方
杭州分司
大善寺
通濟橋
總管堂
碑亭
圓眼橋
陸墓橋
塘棲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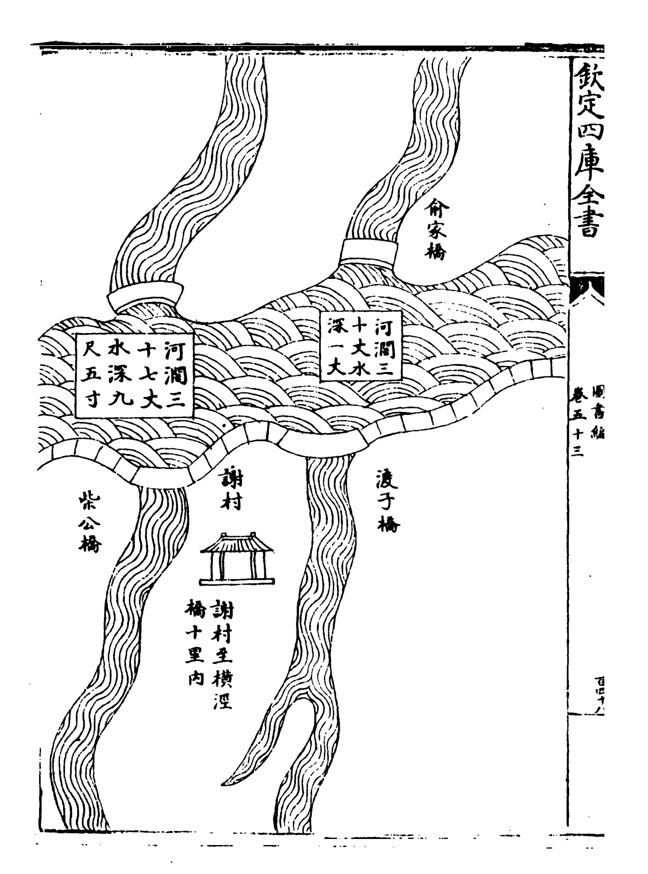

五林橋
五林橋
河濶二十丈水深九尺
安橋
馬家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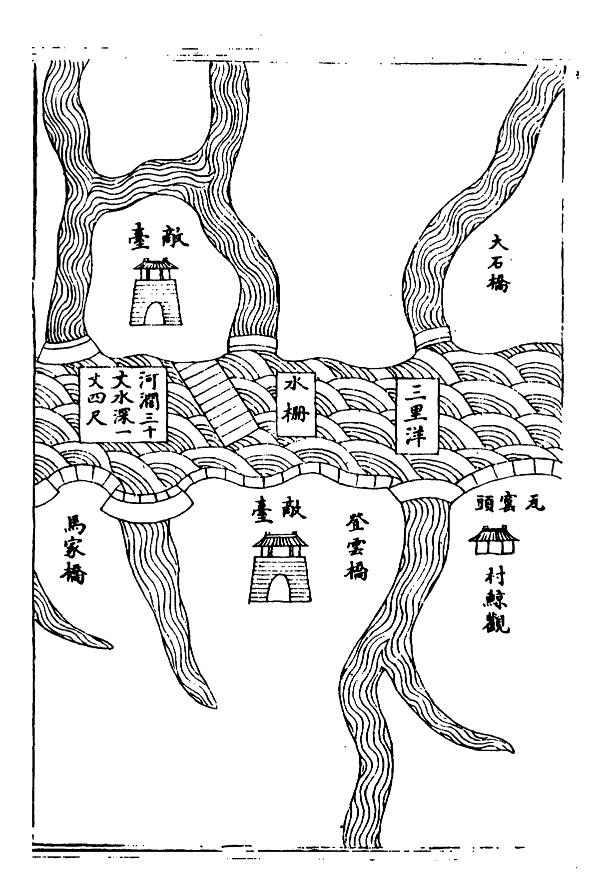

陡門港
陳婆橋
邵家橋
總管堂
五林港至塘棲十里内
總管堂至五林港五里内

馬家橋
潘家港
墩頭港
鵝鵲港
河濶二十四丈水深一丈三尺
小土橋
小土橋
鴨蘭橋


南渡橋
横涇橋至總管堂十里内
横涇橋
宋家路橋
三家村橋


義橋港
河濶三十八丈水深一丈
十二里洋
河濶二十三丈水深七尺五寸
草里橋
義橋


俞家橋
河濶三十丈水深一丈
河濶三十七丈水深九尺五寸
謝村
柴公橋
渡子橋
謝村至橫涇橋十里內



敵臺
大石橋
河濶三十丈水深一丈四尺
水柵
三里洋
瓦窰頭
馬家橋
敵臺
登雲橋
村鯨觀

浙西水皆發源於天目萬山出臨安餘杭經德清凡海寧崇徳桐鄉秀水嘉興之水俱由此河以達直隷泄於海

會安橋

船廠

金家橋

北新關

錢塘倉

仁和倉

治河大要總考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旱則

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早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

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潰潴生湮也河深者

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岍岍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剌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馬擱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捲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

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因相準折而取匀停也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為十則頓損又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

要孰踰於此胡子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患可鑒已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内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於北岸築堤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

年來縱遇旱涸亦不盤剥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為愈爾蓋勞費正藝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吕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兩河修治大要不同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黄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斯言實國家治河要義彼宋元竭民事河卒無成績所以為無策之甚也若謂沛縣水患可憫但河流經行不在豐沛則在蕭碭即開新集龎家屯等處不過移沛縣之患於蕭碭之間去歲勘議之初蕭碭方脱水患之民嗷嗷惶怖不忍見聞况今沛縣四圍漸已淤高詢之土人皆謂一二

年間水必他徙似不宜以一邑之故動列省三十餘萬之衆費三百餘萬之資以徼不可必成之功而貽有害無益之悔也

所謂欲開舊河者其說有二一則開新集由浮橋出徐吕二洪免黄河北徙之勢此以黄河舊河言也臣度之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無處一難也夫取資黄河不過爲濟二洪之險令於二洪無礙即其北徙害在地方不在河道似

不必更興不急之工二難也是黄河舊河不必議也
一則以南陽等閘至湖陵城等處即今堅硬可鑿此
以運河舊河言也臣度之黄河北徙之勢未艾也即
今開鑿能保其不再衝乎此一難也再新河費四十
餘萬銀役幾十萬夫死於工作者幾百十人命僅成
此河又欲舍此而他圖則前項工費皆成無用矣此
二難也且府庫既虚民力已竭再行用之勞傷之下
必有他變此三難也是運河舊河不必議也至所謂

新河不可行者其説有三一則馬家橋易淺一則沙河易淤一則薛河易衝謂之三難臣愚以為此三者其委也但在因地修補隨時救治臣不謂難臣之所謂難者則其源也夫新河與青原山相近而兖州以南費嶧鄒滕四縣之水實注焉夫以一堤而障四縣之水又當大山瀉下之勢必不能支且其地水利素不疏通每遇陰雨彌望白水遍地成湖若不尋其源分其流則自濟寧至南陽至秦溝無處不可衝決不

特三河口一口為然也臣愚以為善治水者不與水爭水有所歸流行無滯必有分殺之處則不至於暴溢大都順其勢而利導之耳即令河工已成宜急為疏濬分殺之謀又夏村一帶地形稍高非薛河之水又不足以濟運道臣愚以為薛河上流須别濬支河以分其勢至於三河口鮎魚泉等口對過之處鑿開大口令其順流西去仍於下流百步外再築一矮隄或為湖為塘高六七尺仍作一水閘水溢則任其西

流水淺則所蓄之水以資運舟其上流低窪之處亦
因其勢捲埽為湖以為停水之所多置放水閘以為
開閉之具夫有處以分其流則水自不至暴溢不暴
溢則自不至衝決自不至淤淺而所謂三難者可免
矣又多方處置蓄水之所以為運舟之資則既去其
害又取其利雖未遽為經久之計而亦不失為一時
之便其開鑿舊河二說俟財力充足之時為之未為
不可也國家運河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自臨清而

北徐州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閘河則藉山東泉水然與黄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以前决在河南正德以後决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之間沛縣被决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葢縁沛縣舊河積沙為岸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黄水乘虚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横截舊河而始成抵於湖水過沙停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

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舊河河身淤深宜稻方數百里魚鼈之區皆變為桑麻之地矣臣又慮留城至舊山係黃水故道乃築東堤五十餘里為障禦計則黃水可無壅塞之虞又建復黃家閘則泉水有所節宣亦無膠淺之患二年間新舊相接水流充滿舟楫通行惟薛沙二河亦嘗慮其伏漲衝突方興工分殺其勢工未及就而水已至矣是以有去夏之患然臣思之運河之患患在黃

河彼其排山倒海之勢經年累歲之害來則難禦去則必淤若山水則乍盈乍消涸可立待或一歲而再至或數歲而一見此可以人力勝者也今皆在於上源改水在蒔河則於東邵王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三道引水經赤山微山呂孟等三湖從地浜溝下徐在沙河於黄甫開支河經趙溝歸獨山湖南建減水閘一十三座洩出昭陽湖而又於翟家口宋家口楊家口杜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二道以防末流引之

而入甄家窪尹家湖而歸於印馬池等處是沙河薛河之水俱有歸宿又何衝突之足患乎

治河說

治河之策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築堤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觀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而立文莊則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於賈讓三策而其治之之術又莫出

于賈魯之三法蓋謂二賈不失禹意也然以今之勢
與今之時考之則讓之策不可行魯之法亦不行矣
尋禹故道放河入海讓所謂上策今挽河而北則運
道將置之乎據堅地開水門讓所謂中策今自雍西
建瓴而下所經冀兖淮獨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在在
如是多與河流不相直安所分水勢乎增築隄防讓
所謂下策今中州而下徐沛而下堤更善瑕烏在約
攔水勢乎廼魯之三法當事者踵行之殺河之流因

而深之之謂疏也歲用疏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也歲用濬法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也歲用塞決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覩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治安瀾者幸也二百二十年于茲封事朝夕上曾有出此三者而建必然之畫乎亦曾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丘文莊又謂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皆便惟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宜今

河南潘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尚文所建之策元大德中時河決紀縣浦口文議不塞便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濫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沿河州郡百年無害而避患居民亦可漸蘇息矣

六漕治法

綜之為六漕自潞河順天津為白漕不宜治自天津逆臨清為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旺又自南旺順

出茶城爲閘漕宜少治自茶城順流睢陽爲河漕宜數治自睢陽踰高寶逹瓜儀爲河漕宜亟治自瓜州渡長江入京口以入于杭爲浙漕宜間治夫白漕從密雲而南下霽十日則平沙彌河雨一日則泛運卒急則挽舟又急則直易舟耳其節短不病運故其法治之以不宜治也衛漕渠甚斂而流甚深渠斂則流專流深則渠利故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閘漕強半藉汶萬歷前汶乘勢東而下于青海即西注者微西

注微則不能七㶬北三灉南二百年春夏水竭往往閘漕斬焉弱不能續數里之流萬歴以後坎河既灘乃驅汶全流于春夏之交閘道遂湍直時啓閉耳故其法治之以少治也河漕有源之水也崇堤約之以專其流隨流堤之以若其性運畢則修以清漕漕畢則清以待運歲相循環也故其法治之以數治也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脹悶而決隄冬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既不可涸之又不可夫養生者

虛其腹則神耗而液乾實其腹則腸急而腹潰虛其實實其虛此豈能一日忘備哉故其法治之以亟治也浙漕治或在潤或在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踰年一深通之耳故其法以間治也若孟津而下河運之崑崙也運所不經若勿治可也然脩身者能不脩崑崙乎法反宜亟治襄江而下江運之頭顱也運所必經若急治可也然樂病者能先藥頭顱乎法反宜勿治夫理餉道者其猶理氣血乎閘漕浙漕患在氣

血之不足宜補之使羸衛漕河漕患氣血之有餘宜瀉之使縮白漕湖漕則有餘不足無定形故補瀉無定執羸縮無定衡余故取治水見諸行事存案牘者括而紀諸筌蹄

漕渠七議

形勝

國家大計在轉輸轉輸資漕渠漕渠資隄民之富藏於田田之利藏於水無水漑禾即民貧轉輸焉給也

淮揚大勢泗水由石梁洩於淮盱眙破釡山陽諸水由雲山衡陽諸澗洩於寶應蓄於二塘天長銅城諸水東洩高郵蓄於三塘西連大儀甘泉盤古山澗諸水蓄於江都五塘儀真四塘是時田多墾治壩堰具存北不洩於諸湖東不洩於運河故湖平水淺河隄鮮衝決之患舟行無風波之險近壩堰圮廢塘不蓄水小新雷陂由淮子河而洩句城由烏塔溝而洩陳公北山由帯子溝而洩直湾漕渠益以郵應五塘之

水盡奔諸湖則漕渠烏得不溢諸湖烏得不隃哉且昔人創置塘堰豈輕用民力捐土田空帑藏乎必有經世之畧遺後世之利者矣何也江都句城塘周迴四十餘里灌田八百餘頃小新二雷鴛鴦陂塘積之當句城之灌儀真陳公塘周迴九十里灌田千頃有奇北山水匱茅家山劉塘積之當陳公高郵白馬茅拓三塘灌田視江儀寶應白水塘獨深廣周迴百二十里合羨塘灌田二千百頃是四邑諸塘之勝槩也

平時蓄之資以灌禾旱年水涸決之通運揚之富斗粟十錢乃原於此兹閘壩不設塘水洊潰或時雨浹旬山水驟發甚為漕渠大患也廼今昔異宜險夷區別豈無故哉昔之塘壩蓄水其洩少近塘豫堰廢其洩大河也水無瀦制即充溢浩渺主者不知以漸而洩於閘洞輸於海口惟務增築加捕毋論旱潦障之其與昔人設鋪撈淺平水蓄洩深慮遠眺異矣失今不治是使罔陸千五百里之水悉以運河為壑湖閘

增險勢必潰決又以下河為壑也夫上河腴田沒於湖不啻什百千萬歲損糧運客載奚直十百千艘非湖險為患乎湖險為患實由隄高隄高則水大水大則澎湃洶湧加之積潤土酥西風觸浪高崖丈許即更加數尺水亦隨滿寔增其險亦焉能以一線之隄禦尋丈之勢耶且造化惟洩始蓄理也積之滿者其潰大勢也障之而使之常蓄豈理也哉勢所不能也昔禹治水以四海為壑皆自下流疏殺其勢先決九

川距海使大水有所歸復濬畝距川則小水有所洩

今諸塘漕渠五湖及上下諸湖皆設隄防凡以蓄水

也由塘達渠由渠達湖由閘洞達下河諸湖達濛喻

及中十鹽塲海口皆所以洩水也上自西山逮下河

田疏水道資蓄洩灌注濬畝澮距川也洩濛喻海口

則決川距海也欲治水舍禹奚適哉苟俾百姓殷富

惟長吏舉農政司空興水利修廢塘建平水實磋立

水㪺增斗門以次漸洩於海則湖不揚波豈惟方物

畢獻運舟不損貨賄不滯河隄不決塘堰蓄濟兼防異常之變已耶蕞爾淮揚尚得腴田十數萬頃不加賦而民足矧天下乎當有握其樞者

源委

善田者能以高為下卑為高明於原隰之理可語治塘壩達蓄洩之義可語建洞閘審於就下之性可語設隄防察於深淺之宜可語避湖險此其樞在上不在下也盱泗天長地勢距諸塘高十數丈距漕河五

湖復二三丈距下河又丈許近隄之田距廣洋湖數
丈距海口隄下又不啻數十丈也海口之隄歷諸鹽
場延袤百八十里曰范公隄捍禦漲滷毋令侵稼建
海口閘蓄淡水灌禾潦則洩之旱納潮水通鹽運閘
外高築埠墩防衝決海溢任之藉以棲息謀深慮遠
文正之遺愛也濛喻地高無閘則泰州十塲髙郵興
化寶應鹽城由支河徑洩於海尤為要害之區今雖
湮塞故跡尚存可修而舉也茲欲纘禹之績師其意

先導濛喻疏下河俾二州三邑十塲之水有所洩復詢求張王清溝二海口故道使之盡洩於海於是始修河隄增設平水實磋易㠊加圈立水𢪛淺則蓄之溢任洩去涵洞變通宜民修復十四塘廢堰增設泰州姜堰海安壩下涵洞規石磋水勢稍高洩於西溪諸塲由西溪諸塲海河壩下均設涵洞高水𢪛以次洩之其要也大都漕渠非河源東臨大海易洩就其地言之自盱泗破釜山陽雲衡黎銅二城諸澗連亘

大儀西山甘泉盤古諸水蓄於塘者源也渟於湖者源之匯也漕隄而下濛喻鹽埸諸口紆曲淺於海者則委之委也苟潰其源不使之蓄溢其匯不使之流塞其委不使之漏泄即潦增湖隃旱易水涸烟歸咎天時不預為之所予不知其可也矧窮吒懼旱乾水溢之患哉亟宜修復塘堰蓄其源增置限水實礎節其流疏濬海口水道淺其委俾潦不淹潰漕渠旱決塘水濟運非漕渠遠猷乎忽遠猷思政本坐失事機

也何也盱泗西出岡陸也得水資灌埒於低田是謂高為下瀕湖沒於水者下也得洩成畬與阜田等是謂畢為高易亢瘠而嘉禾變沮洳為沃壤剩水險湖沮洳棄地皆藏富之區也豈惟不滯轉運哉遺淮揚土田之利成萬世永賴之功於謀國致厚望云

平水

平水減水制不同而名異金門啓閉曰減水閘閘牐也甃石實砌立水摯曰平水磋磋達也磋加圈如橋

曰斗門斗小也楊太僕最畢湖東鶯得其意未悉其制何也啓閉由金門木㭒資奬端實磋一成不易均之淺水利害頓殊也王端毅公恕造減水二十四閘夫豈無利於國不便於民顧創造於前陳水部毓賢柱史戴公金王公鼎聞人公銓抑豈無見復欲增造於後予豈無所見必欲澈金門廢木㭒易實膊哉誠地因於時事以義制殆有不容已者何也前輩創建更置可語並善矣詎知後人盡失其意顧遺漕渠適

疾不可救藥以隄夫司啓閉勢家得請託當事不察之過也昔三代民命制於君三代而下民命制於天戕於人當事不知而威柄下移非農政不舉水利不興之故哉予著論累千百言獨諄諄歸重平水至謂民命可制於君非謾語也夫利於灌不利於漕即予不敢不病於運病於民予實不能當民窮財盡之時非利百廢一予寧為之乎且前輩議減水之制奚不知盡牐而洩其洩速孰知流弊至大潦不啓即啓又

止一閘塞責未幾即閉猶夫不啓也設之何用哉莫若平水實磋仍闢洞故道因舊址資磚石椿木更新制鑿金門木閘之害視河洪行舟昔深穴尺今增一為七定立水掣不容增減過之任洩而自流不及盡蓄而自止小涸糾淺夫挑濬大涸決塘水濟之即盜洩何由售奸請托毋從升其詞說隄夫不操予奪之權勢家不專蓄洩之利所謂民命制於君此也矧漕隄永不崩決瀕年無事興修轉輸免漂折之慮土田

舒旱潦之憂以君養民其利甚溥而功易集何憚不為哉嘗計平水實磋興利什一除害什九民田之利不與也旱年蓄而不洩一潦年洩而不蓄二以漸而洩不決河隄三上河不受水患四下河得水灌漑五腴田不没於湖六水淺免於風濤七募栽漁麻饒鮮食之利八淺種薫葭深種葦極深拖葑芻飼之利與民共之九菱芡蓮藕貲窮民終歲之食十禁風罟網罾船抹索傷芡蘆擁護河隄避湖險十一何謂十九

害旱年增築加揷徒費人工害一得賄盜洩竭澤不顧害二水涸不撈淺虛設淺夫害三冬宜蓄水賄通貨載輕洩害四罾斷資閘洞水不慮下運害五潦年藉口閘敝恐官不啓蓄水患害六夏閉滐上河隄下不得水利害七秋洩滐下河上河過時難佈害八蓄洩不時倚官守為奸害九文移往來動淹旬日害十派草捕船拖葑遍及窮鄉非賂不免害十一旱年帶土大船必儧小船登岸受却復逗遛不進害十二居

民利隄決貿易害十三豪右爭趣任事害十四河隄經費難稽害十五將決不即修補初決故緩料工已決難與湖勢爭險害十六將竣故留丈口已竣大淺運舟澁滯不謀挑濬遺撇剥之擾害十七隄決必先滸上河後滸下河村無寧居旅多恐怖害十八瀕年椿木捲埽勞費足任建礎害十九予謂利興則害自除存公平正大之體絶私恩小惠之施毋為姑息苟免以甘悅臨人往常移增築之粟建平水興工役活

饑民即財無徒費禍亂不作河防猶故乃爾士民不靖何哉玆歲非霖霪積雨顧湖溢隄決載胥及溺實緣隄高蓄患固經畧之失計也老農謂二百年來無此大變非不靖之餘烈乎

諸塘

漕渠必培其源始蓄疏其委始輸能使旱不滯舟潦不決隄可與論國家大計籌生民休戚已江都五塘儀真四塘高郵三塘寶應二塘山則西皆高東南皆

下循就下之性因岡嶺之勢於東南築隄引山澗諸水障之為塘灌民田資漕運歷漢唐迨明興未之有改成化間王端毅公工部郎郭公於二雷各造石閘一水達二句城陳公如之正德間撫院戴公疏復修諸塘嘉靖間撫院周公河院郭公鹽院戴公洪公焦公工部郎畢公先後檄郡守侯公劉公朱公委邑令江都谷公張公儀真楊公督工修築歷百七十年名卿碩輔茍留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豈無見哉顧

鄰甿偃強盜種尚畏官法未敢明為已業後二雷小新陂塘漸為勢豪謀佃因而侵越猶未遽廢也邇年巨猾投獻權貴明嘱句城官為泒給莫敢異同則諸塘攘臂侵占盡矣稽陞賦之入率多滋槩合諸邑僅二千金迺豪猾逋負租吏侵尅工所冐濫無俾於國不利於民何至上干厲禁下遺饑阻迺大壞漕運壯圖俾歷代經畧遠計聖人深慮隱憂蕩然無復顧忌何哉率由守令遷轉不常監司無暇遠慮僥倖無事

事過即已不思在昔定鼎金陵江北適當畿輔今建都燕冀淮揚即為襟喉向使勍敵決爪儀則畿輔難守近不遑襲故智即中原坐困杞人之憂當路所宜軫念也鄙見欲盡復廢塘先築壩堰以次修復閘磋考景泰先規分屬運司資其恊治除厲禁許令積水灌禾旱則洩之濟運思患預防緩急有備誠億萬斯年之利也惟諸塘久廢為民耕墾視猶己業彼愚民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一旦復之於官則蘇軾之論不

為無見必廣詢芻蕘務協人情宜土俗其間受佃之家固多荒廢不治有苦於逋負自願還官有疲於旱潦徙而之他又有昔貧今富欲求轉佃復有官為派給恐貽子孫之累殆什居六七尚餘二三可曲處而得也詢之既廣得之必真即為還官等殺察其心不強其所不欲懐之以恩體之以恕而喻之以義明示諸塘為漕渠要害中原命脈有不能狥民私情而忘國家隱憂者民雖至愚即猓狘負固可以理喻或地

居上游過費壅治則給還佃值或授新墾召田給流徙故業及置荒廢易之處以禮不迫以威行有漸不驅以勢焉有不樂從者乎惟身任國事痛恤民隱不牽於毀譽不怵於利害則水利可興漕源可蓄安得不重望當路乎必俟非常之才始建非常之業謂世無陳元龍李龔譽范文正王端毅吾不信也

越河

往語畢湖東水部道平水甚悉出四疏評之稱楊太

僕越河不若平水詳而覈劉梅國文爾雅唐漁石事
核實畢於平水特詳多踵楊議文昌達比觀實應志
畧不載四公之疏近閲陳水部疏平水詳於越河指
畫利害不愧職業陳之次策乃其上策戴龍山疏濬
隄下久壅河道欲洩湖水導下流予謂治委則源自
輸誠爲卓見聞北江尹實應奏開越河造減水閘五
走海渠五湖水洩於五閘五閘下於五湖可語瀦泄
之宜矣惟木揷滋弊大潦不啓若濛喻東隘終非善

圖王柱史奏開内河行舟保漕運建閘座固河防則
北江之議也北江督學復申前疏條陳河堤利害湖
勢險惡至渰没城邑漂蕩鹽場可語敷奏詳明實心
建業惟估計大少取土實難來後議之勘阻耳范少
叅疏諸湖合塘周迴五百里可語險矣乃延袤當不
止此仲廉憲疏鍊達壑至謂見知湖險是已若身歷
其所度高卑審難易始免於聞知也二公產於其地
且爾詎可責之視官爲傳舍者乎周約菴疏條達克

蔚文則佳矣未得源委之説猶昧於治險之道乎淮揚諸湖惟寳應至險然非河源近委可洩豈若洞庭彭蠡天險不可制哉能以人力障之使之深以廣亦能以人力導之使之淺且隘是裁成轉相之道也不此之計惟務開濬何哉以今湖險言之自邵伯湖達郵應抵白馬周迴不啻千里盖自天長六合盱泗山陽諸水匯為十四巨塘連亘千五百里其堰既廢其水駢集於湖惟可隄一線之路闊數丈顧欲捍禦數

湃騰大勢湖烏得不險隄烏得不崩舟烏得不覆抱憂世之志寧不為寒心耶玆欲除國之患興民之利豈必越河重費哉寧若建石磋立水摯一成不易疏瀹下河使達於海上下流通不蓄水患為萬世漕河長策越河可無建也矧無裨國計非切民隱又事勢大不同於康濟何也高郵地形止低河身七尺挑河之土淤積兩岸北河閘隄亦高厚加之成化啟富白康敏陳恭襄經畧得宜故財贍而工亦易集今寶應

瓦店歷北田至三官嘴隄下舊有溝溪通舟楫距湖防低丈四五尺無土可取須載客土實之髙以髙則工大費多而難成低且薄則不任蓄水而易崩塌即兩岸甃石亦須培土尤重費不貲顧恐索已匱之財與此無益大役又與河隄絶無干涉予不知其可也苟確守前議喜建事功杞人竊慮數千里大浪衝此一線之隄焉知新河未竣舊隄不先決哉

名田

鄧艾墾淮揚荒廢為屯築塘灌溉幾成陸海王介甫議墾大湖後人開白茅港輸海遂成蘇松之富虞集議瀕海沃壤募浙人種稻至托克托始墾直沽遺海口之饒三公之策創於盛世額行窮蹙之時具有成效矧今全盛資官力墾棄田藏富於民奚不可耶予欲復四邑廢塘引水耕治效鄧艾屯營蕪修吉甫襲譽陳登之政則岡陸可埒低田延石磋淺湖水叅酌單諤之議使上下河壖棄地並獲常稔導下河淺海口

舉虞集疏議托克托規畫則退水沮洳瀕海草蕩易為
嘉禾大都淮揚迤西高亢之田奚啻百萬餘頃皆有
糧墾於水利猶民故業也至上下可退水之地自邵
伯湖歷高郵寶應抵白馬而北上下四岸奚止數十
萬頃下河如之瀕海草蕩又不止此合三墾無紀極
即少許亦百萬餘頃無糧而墾於棄水居三之二顧
創造勞煩必資官力為經畫疆理始任耕耨其地卒
盱曠平衍無陵阜限閡可施井制為名田求聖王經

世之蹟召來流徙募能召百夫為田即任百夫之長千夫萬夫如之量優給授厚廩餼猶武官承襲令世世無輿則敖蕩技能之徒莫不奮臂爭趣願為之長閒民失業靡不哀怜乞訴願為之氓何也河壖棄地非田也可使耕耨游食漂泊非農也令秉執耒耜豈強之使然哉方今無田不稅乃耕無稅之田無農不耕顧役不耕之民設田官修稼政驅天下於農豈直淮揚已耶此未可與秦越其民傳舍其官者語也其

制以瀕湖上下退水界以舊塍退盡限止築隄高厚為徑畛涂道路師遂人匠人之法濬倍深廣因畝遂溝洫澮川之形制而縱横之蓋井田水多路廣路廣通車馬達國都水多資灌溉饒鮮食之利惟退水沮洳特艱取土必溝洫澮川深廣倍於徑畛涂道路始任高厚而豈徒哉溝深種魚苗岸廣結廬會築場圃篙泥植靛治蔬種麥非棄地也復教之雜植榆柳桑槐夾岸蔥鬱始無崩塌之患也平時置車灌溉旱設

涵洞引水潦資隄防捍禦風車倒水兼用曲竹必使旱潦有備俯仰有資數稔始議薄征高田仍故賦惟修堰充塘夫瀕海主海口閘洞中下主隄充淺夫淺老此外徭役一切蠲免盖三代之賦雖重而力役甚輕國朝賦法輕於三代而役法特重於漢唐不可不變而通之也茲欲特加卹典召來遠人俾家給頃田永為恒產禁毋得買賣豪強兼併著為令甲制之在官不輕予奪有百畆之授無什一之征躭口分世業

之樂省稚老還受之煩豈其獨厚流徙之民哉苟利於國益於民不得不養其全力以勵創造之艱風天下俾旱則極力挑濬潦即百法培補將毋論朝昏不憚寒暑猶渴思汲饑待哺至水火不避白刃可蹈遇有興作百十萬家家役一力不崇朝而事集矣非有法令驅之以生息之利在是也捐蓄患之水開富庶之源又焉得與窮旽計租賦較盈縮哉矧河隄永不崩潰土闗不設樁木芻草磚石工費歲省不貲困敝

之民不可息肩乎此其任在守令責在監司經畧在司空舉劾在撫按考課在銓曹覈實在都院茍宰輔莫執其樞忽易之亦猶近世之講學空談耳何益於國何裨於民哉

經費

計工易經費難非費之難經之難也民窮財盡豈惟費一利百始動哉即利萬萬費止一二未可輕議也方今淮揚大患莫甚漕渠民苦旱潦莫甚水利然非

上脩廢堰中建實磋下疏海口則水利不興運舟莫濟殆非重費不可故曰經之難也瀕年河隄衝決多自北而南緣黃河合淮泗倒灌先自寶應甚則入江下河灘漫亦先自應鹽郵興直奔泰之十場而止惟興化獨窪受害尤劇必起集近水處所人夫量給食米千石四百金鳩工先濬濠喻乃其急務訪求輸海故道議於十場海河壩下增十涵洞高其水勢費止千金關係甚重也計修二十四閘更實磋水摯因故

址磚石五千金足舉大事矣近黄河南徙徐邳渾濁已非清河流泠灘塌則漫入寳應下河草灣淤塞則直衝淮安二城近圈上開渠則泗水直浾倒灌尤捷惟黄浦平河二處北受黄淮濁水南當白馬巨衝尤為要害之區也宜各造聮絡大閘疏隄下水道逕趨濛喻既浼渾汙尤殺湖險費千金則淮揚交會之地所宜經畧軫念也郡治霖雨新城積水病涉尤不利堆鹽宜沙壩下設涵洞水摯百五十金髙郵三大閘

非昔矣宜更新制三百金實應水浸城市三官殿嘴將盡沒於湖苟潰外防即城無寧宇宜南北各造聯絡三閘五百金泰州海安姜堰壩下增三涵洞高水摯加斗門三百金十四廢塘即起近塘人夫資水之家修補缺堰日給米二升不過千金大要萬金可辦若磋制既定水必漸洩則上下河及瀕海退水之地為築隄濬溝如井制又為結廬舍貸牛種必俟水退始蠲重貲非四五萬金不任克費惟帑藏空虛取之

有司無可應給告之工部已成侵冐量移軍餉即事體重大欲暫設開則一舟三榷民復何堪貸之運司彼自有定額季解何所責償取之商人無重臣清理百弊叢生實縁坐派定價坐派涉禁錮定價類齊物此豈近人情哉守法之家揹重貲需之數年必買邊引始封掣所得不過數錢販商則購南貨權子母走邊徼售於土著一歳再獲相逺懸絶非真邊商也安得不啓猓狡睥睨巧為速化之術方圖出橋已逕封

掣殆有素稱窘迫一旦驟得巨萬之貲視義子鼎鐺
公擅鹽利尤為得策其法則始壞於殘鹽繼壞於王
本再壞於河鹽大壞於超掣遂使祖宗舊制蕩覆無
遺皆變法不善有以致之夫定價坐派本以消引不
知消猶火之銷鑠無復煨燼始免壅滯矧同一引同
一關支在內商則任其積在邊商則許其消不知其
引尚在何謂消也計邊商歲多售金二十餘萬皆內
傷之膏血與其無故而厚販商孰若暫取內商十之

一二興水利墾名田為萬世之利乎茍欲消引何不悉免坐派定價每鹽合給一空引消毀餘鹽之外許增百斤以八十償引值以二十助興修即一年可消七十餘萬三年消之殆盡引值頓增其法自止内商得息肩邊商免坐守取之賦外不病於國歲終則止何病於商是一舉拯敝法保漕運墾名田取償於餘鹽遺澤復省瀕修之累免墊溺之危驅游食閒民俾盡力於沮洳棄地内消隱憂外化強梗復得田百萬

餘畝得粟三四百萬石悉藏富於民數稔始三十稅一得賦米十七八萬石當江北賦算之入高田資灌畝增一石得粟千萬不與也纘禹治水之功収稷樹藝之効達諸天下荒廢盡墾則百姓可富禮樂可興文景之小康奚足言哉

漕河議

漕之役當嘉靖末黃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

溢於徐爲巨浸天子爲之南顧而興嗟亦數四勤宵旰而大司空出計以爲仍故道則河益狎而攻無已强捍之則暫見其利而終釀害謀於捍與徙之間而循求廢阯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而浚橇檋板築之役興而謗騰矣竊謂捐天下之財以填無益之壑天子意不能無動而會采輔臣言委計視河者乃正前後役夫九萬有奇白金以兩計者四十萬而粟米稱是兩歲之間漕道通而

大司空再受賞吏士賜爵有差或謂河不久復當變湖以費水衡錢萬萬者非也漢武帝之塞瓠子避河害耳而至發卒數萬人自湛白馬玉璧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決口功成而築宮以侈之今茲通漕大計胡言費也或謂不當逆拒河也逆之則決而為漕害順之則借以為漕利又非也夫河性能決而不能安為順也言借河利者引寇而入室者也然則為今之計者如之何曰河決有漸也度其來或增

築隄以抗之或決其下流而别引之霖溢有時也多集木石以為楗嚴耳目以為偵而已自淮而北則多横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成塞皆不可不預計而逆為之所也夫漕河通而海運之說漸絀矣海運之說得之漕河阻而後入其言大計二曰歲往返不過四月而艘卒以三之二自便耗餘可小裁而羨鏹可積也曰縣官即萬一以咽憂能别於喉咽之外而濟大命誠亦利便哉然而不克如勝國始終之

海利者何也勝國業下宋而宋之戈船下瀨之卒嘯聚而不敢歸者無慮數萬此其人皆習風濤蹴蹋待命者也朱清張瑄一劇盜耳驟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虎符萬戶而下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其自出沒而不從中旹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才而為百餘年之利然國紀潰而清瑄亦併族矣今毋論守臣自一瀕笑外斤斤束三尺士亦安能舍燕中牘而見富貴乎夫艘與卒陽為募而陰則拘攝

也别妻子若脱褓見制閫若朿濕不待納之鯨鯢之口而稱就死矣吾固筴海漕之不可以久也然亦知創之者甚難而湮之者甚易乎哉一旦有緩急鑿空而後思其故則晚矣

治河議

粤考黄河之源出自星宿踰崑崙九曲而入中國此河之所自來也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於大伾釃為二渠過洚水至於

大陸播為九河蓋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析之為二自大陸以下地平土疏益善潰則播之為九故歷三代之久免衝決之患者禹之功也此所謂相時審勢得治水之道者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已非禹之故道迨漢元光以後或徙東郡或決瓠子或決館陶或分而為二或合而為一遷徙不常而河之患於是乎益甚是非禹績之替也時勢之變為之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每廣詢而博訪宣力之臣

恒竭思以効勞是雖倡議疏治者代不乏人然河無常處治無定策卒皆託諸空言而已若夫賈讓當哀平之世陳上中下三策丘濬常稱其治河之法莫備於此矣夫謂增築隄防約攔水勢使不氾濫者其法固無容議也至於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今妨運道已不可行中策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分殺水勢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中州大名之境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與水門每不相值讓之策

盖就漢之時勢論爾而今可盡行乎賈魯任河防之職言疏濬塞三法丘濬嘗稱其治河之法莫要於此矣然殺河之流因而導之之謂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是三者疏爲上濬次之塞之法又不得已而用之爾而豈可一概行乎故濬又以爲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亦未必便者盖有見於時勢之不同耳我國家建都上游漕會通之河輸東南之賦以給京師往因二洪

梗溢取濟黄流合於汶上諸泉滔滔平流浮舟水面不煩牽挽之勞以濟我國家漕運之利誠天啓之恵也比歲大雨水溢河決於徐之飛雲浦逆流而上横衝運河沙淤百里中外驚惶莫知所措先帝特勑總督大臣畢集羣策鳩工分理懼水之東奔也而挑新河以讓其地懼水之北徙也而築長堤以遏其衝所以相時權勢而為目前濟運便民之計者誠善矣然或者猶以為河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

轉折之勢而乘之以雨水交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秦溝一股不溢而北徙則溢而東奔況芝麻莊崔家壩等處倒灣崩岸是北徙之勢方殷曹單之隄一失則南陽魯橋一帶運河淤塞之患不免議欲於上流別開支河以殺其勢是亦永圖久大之謨以濟邦民之患者也執事又謂使有濟漕之利而無衝決之患孰畫一之策而不惑於紛紛之議然事關大計非愚生之所敢議也考之宋儒任伯雨曰河流混濁

淤沙相半久而必決者勢也安可以人力制哉惟宜寛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耳朱熹氏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既殺則上面之水必淺是故通乎任朱二君子之言而可以知支河之不必開矣歐陽修曰黄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猶存也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之地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

不與水爭地也是故通乎歐吕二君子之言而可以知舊河之不必復矣蓋黄河之流其東趨固一也而時不能無古今之異其利害相對也而勢不能無輕重之殊以今日之時言之河自孟津而下經中州平坦之地迤邐而東洩於徐沛之間大河南北悉皆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非若禹引水自大伾兩山極高之地而下矣此其時之有不同也而欲效疏九河之法將見河流細分則益緩而易淤矣而古今可以

並論耶以今日之勢言之取河水以濟徐吕二洪而又阻其東奔以免祖陵之害制其北決以防運道之淤况徐沛之間復多阻山治之倍難非若禹播九河棄數百里之地為受水之區矣此其勢之有不同也而欲圖萬全之策吾恐利之所在害之所伏也而輕重可弗審耶噫此當事諸臣雖有謀國之忠長顧之慮而卒紛紛莫之定也雖然知時勢之難而不有以處其難不可也知治河之無上策而卒諉之無策不

可也今惟相古今之時權輕重之勢師禹之意而不泥禹之迹如秦溝一股果可以納大河之流也則倣禹行所無事之智焉疏其下流以導其自然之歸固其長隄以防其衝決之患而又於芝麻莊崔家壩等處下樁捲埽以抑其北徙之勢各於沿河南岸去淤撈沙以疏其壅塞之患使水由地中行而不至於氾濫斯已矣支河固不必開也如秦溝一股不能容全河之水也則倣禹決排之法焉淺者濬之使遂其下

就之性隘者疏之使緩其湍迅之威務使上無所激而接河濟洪之道如故下有所納而由清達淮由淮入海之道如故斯已矣支河亦不必開也如此則不惟運河疏通獲轉漕之利久役疲民獲蘇息之休而東奔之流既阻則陵寢無衝決之虞北徙之勢既防則曹單免墊溺之患庶乎永賴之績可復見於今日而三策三法之說亦會通於異世之下矣否則徒知用古人之法而不能相古今之宜泥一定之迹而不

能權輕重之勢則膠柱鼓瑟徒勞而罔功也烏足以語通天下之變而成天下之功耶

治河總論

惟河出星宿踰崑崙抵積石數千里又自積石至汴至淮數千里其遠且峻而湍悍未有所容挾山陝河汴之諸流溢霖潦之後其衝激而横決固其常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勤勞博咨于上謀議任事之臣竭思畢力于下然河未有不決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

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然河者數變而不可逆者也使塞之於此而復決於彼是不知河之變而逆其性者也故丘文莊獨稱賈讓者蓋見河之不易塞也然地不可以數徙水不可以徐觀即河所欲居林莽荒曠之墟待其自定可也即貫城

郭歷郡縣國家所繫者大其亦可待否也故文莊又以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便者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

為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横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為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别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東之以徐吕二洪而當兩崕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於決況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為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

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津至於大伾釃為二渠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釃之而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此所

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明與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懐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為二或合為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

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

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絶而入渦者溢於泗震驚陵寢於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鷄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横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為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

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道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别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入於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闕宋學士皆謂

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畧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於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於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矣

治河總論

夫河與海皆天下之至大海尤百川所歸然海無患

者水之流其未殺而得所容故也惟河出星宿踰崑崙抵積石數千里又自積石至汴至淮數千里其遠且峻而湍悍未有所容挾山陜河汴諸流溢霖潦之後其衝激而横決固其常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勤勞博咨於上謀議任事之臣竭思畢力于下然河未有不決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

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然河者數變而不可逆者也使塞之于此而復決于彼是不知河之變而逆其性者也故丘文莊獨稱賈讓者盖見河之不易塞也然地不可以數徙水不可以徐觀即河所欲居林莽荒曠之墟待其自定可也即貫城郭歴郡縣國家所繫者大其亦可待否也故文莊又以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便者盖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

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之所甚繫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為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横決或者徒見天變

方甚以為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别徙道以屬之於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東之以徐吕二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設竒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於決況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策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為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横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於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

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厮為二渠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厮之而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已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

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浦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始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為二或合為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

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於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絶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於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

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絶野雞崗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横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為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

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放於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畧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于海

則河益激而淮亦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可闕一者也然察執事之意顧以同時舉天下之四大役非所以惜財而體國者嗟乎愚之為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興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

謂費也昔秦王將伐楚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萬人皆費也王翦之勝則六十萬人而不為費治河亦若是也去年天子閔被水之地蠲郡縣以萬計遣大臣往賑又十萬計失今河不治則他日宜蠲宜賑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以蠲與賑者倍其數即河可成民得其業是愈于蠲與賑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寇等矣夫寇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

之說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者也然執事又以罷民不可以重勞灾地不可以處衆斯固慮之深也而愚以為是則在夫撫之得失而不可以議役之興沮也何者興四大役法當用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衆而合處千里荒蕪之間不可以不備此所謂深慮也然令數萬人急者得錢饑者得食如逐貨于市趨稼于田仰給而有藉則所以収離散之民而為救荒之策者也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之間

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輻輳而得所歸則所以御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也其何衆之能為是誠在夫官之得人而撫之有道也不可以是而議夫役也

治河總論

葢聞河之害中國所從來久矣自昔君臣相與蒿目嘔心未聞有稱善治者何也以治之者誠難也河源自星宿踰崑崙已折而趨積石乃會雍浮汴以達于

淮夫以萬里奔騰之勢無重岡巨磵以閑之故常衝決而不可禁此一難也河有出有過有逕有合有分有屈有注有入何多變也乃其行則至悍猛而不安其順豈緩急能釃其流而殺其怒此二難也河之性善下斯得其平而不爭今亘齊梁之野曠衍如砥而以洪濤洄洑于其間卒有方數千里之水欲其建瓴於地中也得乎此三難也河雜灉沙淤泥非有迅流常滌之則勢必益墊而其身反欝起而高於岸夫堆

出於岸流自湍之況值霖潦百川復為之灌集此四難也夫誠難其治也而遂委之於不治則非也治之已難也而使不得其所治之道則尤難也葢上世惟陶唐時鴻水沸出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禹起而治之乃行山表木灑沈澹菑故道河自積石下砥柱歷盟津雒汭至於大伾乃厮為二渠過洚水至大陸又播為九河夫由大伾以上地形高而水峻急易瀉合乎其所不得不合也由大伾以下地形卑而土

輕脆善潰分乎其所不得不分也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此禹所以通其法也嗣後殫碩畫之思者發盈庭之論逞奇譎之虛者競作舍之謀故有欲以人力勝者則曰塞之便愚以為是障之也有惟諉于天運勝者則曰不塞便愚以為是猶滋漫也何也水氣之導也過為防壅終必盈溢焉能築垣而久居水乎然蟻孔之變禍且不測而欲徐觀其所自定又惡可得也眉山氏曰不塞汜濫不止塞之則水未必聽是

塞與不塞皆非所以永持至安之長策也夫使其決也而幸不至戎毒可且勿塞脫或溢阜汨陸將有閭殫為河之患固莫若隨決隨塞即不能保其勿壞尚足支數十載寬近憂歐陽氏曰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而已是塞也者猶為猝可倚救敗術也胡不引漢事觀之乎蓋自周定王時河徙砱礫禹之故道無可求者故迄于西京而其為害益綿綿不絶孝文時嘗決酸棗矣乃大興東郡卒塞之故金隄之潰

旋復而白馬之波不揚終帝之世瀕河民不識濡足之患孝武時再決瓠子矣乃自臨河湛璧馬卮從將軍已下皆負薪使公卿將卒寘決口已而築宫宣防侈其盛由是而觀用塞之效可覩已夫孝文海内富庶非不足修禹之業而計卒出於塞且僅再傳而復決武以雄才大畧猶然長歌悲感既徼靈于河祇窮數年之力而始塞蓋即一塞且不易如此甚矣河之難治也我朝歳漕淮取濟黄流宋之疏汴元之引汶

皆所倚爲用焉利盡東南半天下之賦由此以進若人之咽喉然繫至重矣然惟南行則利漕或東決則害漕今之言計者正利害相持之際也乃欲盡去其害而獨資其利則難之難矣葢嘗槩水患而測之河非汴不得合于淮故漕之憂常在汴猶之內關之疾也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轉而危我之汶泗汶泗定又虞其盤而危我之清濟清濟定又危其越而危我之豐沛即幸底定俱匃割又虞其畔而不南重爲

運道之戹然則奈何其治之易哉往事不具論比者河失其行決于崔鎮黄池其縣邑魚鼈其人民行河使以菑告上喟然南顧特爲置督府假以事權令一切理水形便於是改邑起蕭縣之溺布捷堙崔鎮之洪絙葦埽髙隄之壩隤石櫬清口之隄一日之内四役竝興諸使塍牴無肢庶工膚革不毛而朝廷重憫被灾之地首詔賜民租又爲出司農錢鉅萬以哺諸隄縣使鱗集竝河而爲之作吏有謀撓其計者即褫

厥官或媮墮僨事輙汲逮之不貰乃今天心叶順川靈效職水得所壑而緒業漸用即功夫新顛木之邑非徙民當衝之上策乎閼滅決口非疏塞竝舉之故智乎捲諸埽治遥隄又非圖上請行之遺謀乎盖昔人焦心銷志殫數百年錯出之竒顧卒崇空語者而盡施行于今日此曠世之業也乃議者猶謂河有故道宜及時恢圖興復茲過計也河流既久走沙漸淤水沈滯難行自不得不棄而他徙茲欲奪新河之河

必趨強幹而回注于已滅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也往者孫渡之役不有覆轍耶或又謂當别開一河以備運道之阻茲又過計也遠圖不可倖致將穦糒傭作必倚辦縣官勞費且什伯卒未有能濟而乃設不必然之慮以徼難竟之功非所以軌事也近日膠泇之役不苦蹠盭耶揆今之計亦曰慎預防之術規善後之宜而已是故長隄遠護非不可約攔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妄也則畚鍤之工可弗常飭與

隍崇填閼非不可抑遏浚流然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栅落之具可弗時集與歲當夏秋信水旣漲而忽有非時之客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故平準之候人宜議選也地居河壖寸壤方齧而即數百丈之息壤因之則其陷也必廣故廵視之番卒宜議補也上流不暢斯騰涌而為災水之由泗入者不可漸以濬之乎下流不疾斯羡漫而為害水之由徐入者不可漸以疏之乎而又于青兗兾豫可由之處各正溝

洫以引水之漑而披其勢則治田亦以治河也衛博徐邳經漕之所多開月河以伺水之横而折其猛則漕通亦河之通也夫飭畚鍤而集棡落則成業保矣選候人而補番卒則警備嚴矣上流濬而下流疏則原委導矣溝洫正而月河開則水利廣矣所謂預防而善後者或以斯乎昔管子論備害之道首請置水官故其要尤在以擇官為本謂宜妙簡經明禹貢之士俾領河隄而又博求習水者分置其屬使之共行

視圖方畧得便宜經理則職任專而事功自立嘗聞江河在天地間猶脉絡在人身中然則河之為患非即脉絡之病乎而擇官之説則良醫之求也由前數説則鍼砭湯熨之法也試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泇河附

泇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于利國監經蝘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黄河有六

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隄一也梁城侯家灣葛虛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硐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吕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吕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泇河即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泇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良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況未必成六也治泇河策宜永罷之

## 漕運考附

程頤曰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止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衆有饑色

左傳晉薦饑乞糴于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

之曰汎舟之役　吳城邗溝通江淮

按汎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黄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按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

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武帝時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築衛朔方轉漕甚遠山東咸被其勞

武帝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以璀璨

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損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盛德事哉鄭當時言關中運粟請引渭穿渠涇易漕度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中都所用者省漕運之法未講也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宣帝時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

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罷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充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

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法亦便民隋文帝以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塲収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

置而或發或留也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玄宗時裴耀卿請於河口置倉有武牢洛口等名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比于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在當時未行又請罷陸運而置倉于河口凡三歲漕七百萬石代宗時劉晏主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減錢十

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宋建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陜西之粟自黄河入汴至陳蔡之粟自閼河即惠民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

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轉般倉于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備

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竊以宋人都

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日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湖各達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時其勞有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

卒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暇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此者伏乞推行宋人轉船載鹽之法于今日少寛士卒之一分寛一分則受一分賜矣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牐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

陰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為利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吕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高郵之湖南起杭家觜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于潮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

防水患即今韋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牐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十九年加以甎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甎土以備風浪往來舟楫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議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泊之傍別為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甎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

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物之死亡為利實亦不小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顔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考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盖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自古漕運所

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請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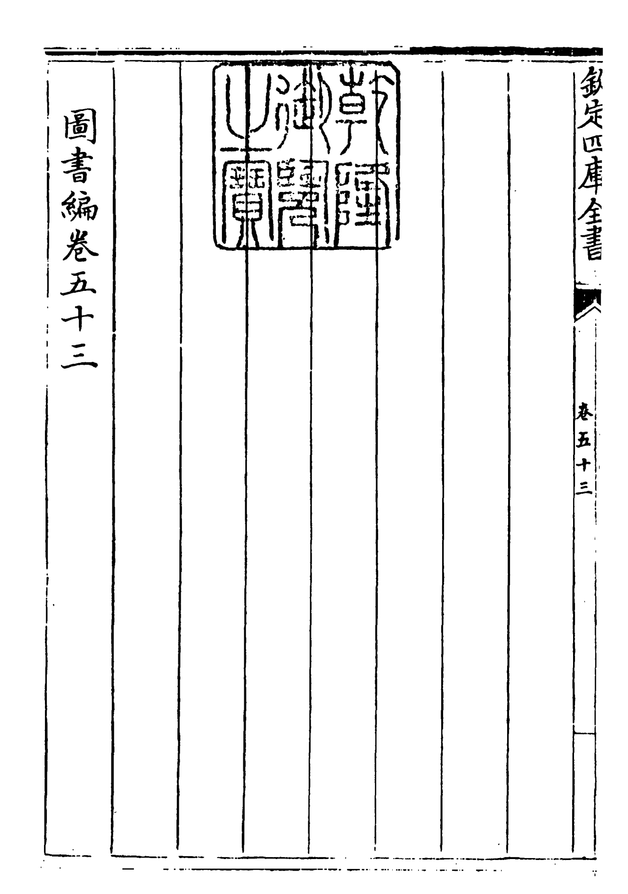
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户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為之設法圖畫具本以防傍海通運之法是亦一良法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歴二年止備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

海運無剥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海之患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絶濟直屬漳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河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起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

知潘叔正因州夫逓運之難請開會通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黄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盖永樂十三年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安莊閘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便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也又按歴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

者阻關陜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緜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吕二洪沂泗水至濟一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此盖居兩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

有腰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支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艑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為防守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圖書編卷五十三